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册目次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
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年譜一卷（二） （宋）王宗稷撰
明成化四年程宗刻本 〇〇一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年譜一卷（一）

（宋）王宗稷撰

明成化四年程宗刻本

東坡集卷第十四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并叙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
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
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
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
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
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
在黄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

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
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濕下
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撐掌
動鄰里遶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冪久聞蔞
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黄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
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瓶泣黄州豈云遠
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庵中惟
見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
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
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不見王
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
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
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
嚴詩編杜集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
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
為我取黄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

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西
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主客不
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飲酒但飲濕我
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
推甕盎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冪何從
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為君三
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踰垣卧想春甕泣君奴亦笑
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
屐莫厭頻來集

鑱齊膏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
爲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頭爲
雲鶴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冪故鄉在
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坡萬頃白一歎寧復再
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
豈無一鉄各僉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
白道所集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

銅劍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

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
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
光兩首新詩爭劍鋋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
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
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咮何以此
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
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
生從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
成功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囊玉匣與塵垢
措譁支床亦何有况與蘇子鳳咮並戲語相嘲作牛後碧
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
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
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劍向
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窗
下爾雅箋蟲蝦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蒯
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
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
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使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秦公子
揮其欲與冠爭裏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蓑
蕲鋏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
恐君琢琢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
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那
將屋漏供懸河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覊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朞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摇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懽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尒衣薪那免俗變臧須叟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毋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濤[illegible]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彌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真實造物聊戲尒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煩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弃置一寸𤴓悠然笑侯喜為公寫餘習鉏曇[illegible]一時耻闗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麃幾到東門子社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蛇已走尚未省蠱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𧊒不作𧊒未老輒白僵求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次[illegible]公韻四絕

[illegible]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illegible]黄逆闗開

[illegible]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覔𥥆栽細看造物初無物[illegible]到江南花自開

[illegible]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舊後捨宅作寺

張厩民挽詞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illegible]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香[illegible]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黄香[illegible]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亦免歎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枝文章何足道要言孱却是文殊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

□□行雲夢澤南州妥涼林此緣吾發避近秦淮為予留
詩□謝西湖舊日風月故應時許步中游
次韻段縉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在福是家傳細思種□五千本
大勝取禾三百廛君得與君達北巷故應終老在西川
短衣疋馬非吾事只擬閑門不問天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為天仙足官府
不應尸解坐□□
戲作鮰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
何妨乞與水精鱗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
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絕頂夾路蒼髯古迎人翠巘偏龍腰蟠故國鳥不窺曾
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
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不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至真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

年北上□陪驥東行且趁□雜亭花映肉醉眼驚窺蓮
梳□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過分步古□□闌道
滿香閣新蓉白玉泉真教□梳夜坐待月流天小□
禮關空庭碑獨煙公詩便□唱為付小嬋娟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食無根柳空中不待年肯
留歸關獅坐待逆風船特□門傳斎那知箭起蓮相逢
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側追思百尺巔躬耕依
谷口水石美平泉茅屋歸元亮雷覺暴醉樂天行聞宣室
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泄下一函宜教李娟
次韻答寶覺
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腳不解滑
誰信石頭行路難
眉子石硯歌贈胡闇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點
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
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
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
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
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亦有新堪玉帶圍鈍根仍落前峰禪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illegible]稱
乞與佯狂老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中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illegible]胥江[illegible]澤
自憐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耰手自
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聲殊未語知[illegible]是我

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illegible]活
輿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illegible]戰西羌
夜渡冰河斫雲壘飛霜[illegible]笑[illegible]對妻孥真
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illegible]凌滄浪東故人不復通
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略
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
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嶺南舟沙已付君汝陽甕盎吾
何恥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illegible]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
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
下烹煎皆美人萍齏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
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
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苫屋[illegible]晨炊孤
煙[illegible]春[illegible]光似玉沙餅者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
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
家去

余方病[illegible]發痛而苦之者[illegible]是[illegible]發之極是歲

[illegible]晉賢薦余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胡[illegible]三代上執殳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要
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
而未[illegible]真賓特以純臣蓋非古饒音曰[illegible]稱寡君豈
公卿相有汝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懽友其故草
袍蘆[illegible]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群聚曲江船舫月燈毬
是謂[illegible]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
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
棺勸子勿爲官所腐盎車羽蓋皆假設著眼細看君
勿誤特來卿後一飛爲進隱不須煩伍舉

金山夢中作

萬家賈客未停歌[illegible]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熱
臥吹簫管到揚州

次韻周[illegible]惠石硯

銅腥鐵澁不宜墨[illegible]此蒼然深且寬瞬眼翻波湯已作
龍頭拒火柄猶[illegible]塩少蔡初勤不遺[illegible]
乾自古函牛多[illegible]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

期豈敢便爲難忝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蔣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illegible]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
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
忽驚堂宇變雄[illegible]坐覺風雷生謦欬羨師遊戲浮漚間
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永
與名山躬井碓

贈潘谷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
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
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徐大正閑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著知闕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
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
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氈取鹽坐視麥漂雨語希
舌頰強行少腰腳僂五年黃州城不踏黃州鼓人言我
閑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覩頗訝徐孝
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頗來役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
閑名字掛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
轉盼略燕楚莫嫌銜轡重終勝鹽車苦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
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
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先生好自譽孟賁子路并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
信口自比契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
入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

去家八笑何山謂貧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
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王中父哀詞 并叙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凡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容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子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云

生前不獨比前人東嶽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痴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蔡景繁官舍小閣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長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肯為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東閣坐虛明目淨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窗紙文昌新構滿鵷鷺都邑正喜收杞梓揭來一[illegible]

永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慘淡雨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眾禽事紛爭野雁獨閑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苦雪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斿二首 平甫之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蠶叢春風遠渡閩娟娟霜月照坐遲遲留歲晏[illegible]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閒

次韻張琰

新洛霜餘兩岸陰塵埃挂壁汝識西風照壯自古名士樽酒相從樂盡公平日偷閑歌嘯罷[illegible]待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illegible]

次韻王定國[illegible]見寄

一毫洞花蝕愁水要須悍石相磨砥十年水磯吁奇姿
萬里溪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紡鯉
撕府往酒樹蘭蓀不記槐堂收舊硯都忘度頃今何在
更說彭城真夢耳 東坡詩述彭城舊遊 君知先生一笑甘井袋須得
令如苦李安心不後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陶
定較只有無何真我里 樂全老子今禪
伯 張安道 聲電掣鮮不容擬心通山呈猶問云何印可聊須
答如是相逢為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贈張道人

挾蔡寒公下岸高遊笑看金狄手摩挲 老人大父識君久
造物小兒如子何窮盡山中無肩日斜斜江上一漁蓑神
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題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漙漙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蟬

蛻形濁汙中羽翼便翾好秋來聞何闕已抱寒莖槁

蝦蟆

懵月知誰臏鰯腹空有眼怯勿因蝃蝀 飢蚖不汝放

蜣蜋

洪鍾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為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蝎虎

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為虎君勿笑食盡蠆尾蟲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 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香草故名也 竹屋松扉試乞漿但
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
山下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
郎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
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堦
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泗州除夜雪中黄師是送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黄沙舊游似夢徒能說
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

花使 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
忽有麴生來座隅對雪不堪令飽暖隔牆應已厭吟呻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床頭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荅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水玉峯明滿戶
隔淮雲海暗人家來疑有信迎三白詹句無香散六花君問梅子花也與雪皆有六出
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
分無纖手裁春勝況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
夢回布被起顛隅君應猿腹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
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東坡前集卷十五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
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峯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
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日務開寒谷飢鵶舞雪
城橋聲泰市散塔影失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窗夜自
明

劉乙新作射亭 乙新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騎
馬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旗
行斜手裏弓燈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謂墨工潘谷也
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
蓬萊宮蓬萊春晝永三殿明房櫳金箋洒飛白瑞霧縈
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鷄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擣踐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此
中有何好秀色粉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偷康
給尚方老手擅編削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鼓齧天池研寶煤著臂書柿葉
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唐林夫寄墨十丸先生文章之主辟
淵藪蘊清芯洗硯坐地判稍轄結便有好事入敲門求
醉帖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
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
發奇思點黮出荒怪詩成一自笑故疾逢蝦蟹

留題蘭皋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還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
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
明年我亦開三逕寂寂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黿婦洗盃餅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殺兄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好詩恐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罰觥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齋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要知太守樂否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驕樽前呼不應為公雕琢損天和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太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箇様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本滌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東坡集卷第十四

詩七十二首

寄蘄簟與蒲傳正

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筯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幌不動花陰移。霧帳銀床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棋。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好去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為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李憲仲哀詞　并叙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游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贐。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遝遝已逝人，悵悵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盬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

其問來往施鋒鏃笑談紛紛日若□若頭為□□□
運斤去斲如揮塵□□一斧子善之□他技誰符祝子言吾□
道此理君未曉形骸一塵垢忠良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
妄見反與王而我初不知剌眼如剌肉君看目與鼻□
斲要非目日斲苟二物易分加□□參蔽空閣老農丈去尋
更傷殺鼻端有餘地肝膽分□□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
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輕重□□空花誰開落明月自照
胸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相生焉未樂全先生門下客也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
髮老來老此去江淮東徑
寒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綫網衫暖襯甲紅線勒巾光透額禿襟小袖鵰鶻盤
大刀長劍龍蛇揮雨軍鼓噪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亂
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鋩如一掐書生只肯坐帷幄
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竽猛士應憐小兒黠
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
一枕清風過若霅

王伯敭所藏趙昌畫 四首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絶日暮集微霰
動小梅花□□吳姬面□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
畫圖老眼漫欲迷幽□不可□歸夢君家倩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杯照耀初日光檀
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絶誰似昌晨粧
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飇已掃林積水漸收涼谿□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
看池邊無獨伴霜□□幽姿□一笑□景迫摧倒遺涼
似□女□晚□早□少年□絶人□南老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
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
□子中□丹砂□此□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
工

可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
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

[illegible]聞河東獅子[illegible]拄杖落手心茫然誰[illegible]濮陽公子賢
飲酒食肉自得仙[illegible]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illegible]忘家禪
門前罷亞十頃田[illegible]清溪繞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
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
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
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
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
謝家夫人澹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

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
怱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
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
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
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
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
更肯悲吟白頭曲[illegible]我笑吳人不好
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

菊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illegible]有丹砂奈老何繡[illegible]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illegible]芳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
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
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為強分別有倉貯田廬不

見袁夫子禪[illegible]與游於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閑
為我池[illegible]何以遺子孫此身自遷除[illegible]風暗
[illegible]欲水淨芙蕖懸[illegible]我知子不惟子知魚

蘇子容母[illegible]夫人挽詞

[illegible]其冰玉[illegible]風[illegible]類從夫人高節稱其家
[illegible]寒松映脩竹雛鵰為[illegible]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
[illegible]家室宜[illegible]與朝廷異人[illegible]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illegible]頻擁[illegible]我視去來皆夢耳
[illegible]說其[illegible]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
知有班昭續漢書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illegible]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携鄉味過江東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illegible]暫借藤床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巑岏[illegible]三千本且作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茅乞靈雨半篙清水贈君行

贈常州報恩長老

碧玉碗盛紅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清供無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扁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illegible]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illegible]我知子今日陳蔡誰從丘[illegible]路泥水滿[illegible]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illegible]將飢愛故溝[illegible]衰病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illegible]出水害時低九尺蒼須鬚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illegible]小兒不信猶疑錯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

墨花 并叙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illegible]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疏態自完蓮風盡傾倒杏[illegible]獨有狂居士求為黑牡丹[illegible]平子賦[illegible]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illegible]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鬪瓊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為親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illegible]槐高處一蟬吟[illegible]酒醒門外三竿日

臥看谿南十畝陰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illegible]帳已應傾百兩
擊鮮無久[illegible]諸[illegible]禪騎到長干寺載酒閑過綠野堂
此味只憂兒輩覺[illegible]人休道北窓涼

贈章默 并敘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畜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募於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故有以少助之人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焉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illegible]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illegible]求
不毛田親喪長夜室雖從王孫裸未忍[illegible]堅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illegible]詞毛栗施
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其不惑[illegible]無生理不
然有為迹棄身死陋林烏鳥任狼籍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君松柏蔚蒼[illegible]四朝耆舊冰霜
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illegible]已振越溪山
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illegible]月閑

贈葛葦

竹籬茅屋半欹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
欲將船尾載家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
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illegible]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煙雨裏
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峯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沚照見雙銅鐶池
臺半禾黍桃李餘蒼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班班史君

非世人心與古佛閑時邀聲利客來洗塵埃[illegible]亭在
東阜飛宇凌通闤古甓磨翠璧霜林散煙鬟孤雲抱商
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峰
了了蓬艾間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均為拳石小配
此一掬慳煩公為標指免使勤躋攀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
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
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

攙繞真千歲曆朝止一章周南猶留滯宣室送袁涼病馬空噤啞枯荄已凌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邙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贈杜介 并叙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

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臥松風吹茵露翠濕香娟娟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忘意欲從之脩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夢空耿耿窗戶曉群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歎萬物主伶婁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為赤城游飛步凌縹眇問禪不歸舍屢為飲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燎我言多君見之皇爾非魔燒仙葩發茗碗煎刻分葵葵從今更不出閑閉關展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落帆謝公渚日腳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送楊傑 并叙

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奉　詔與高麗僧統遊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灔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汙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為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追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群馬倒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棗君看押強韻已勝郊與島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元豐七年有　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檐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耶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昔飲雩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山中兒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漁蓑閑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illegible]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為誰歟[illegible]護羌充國鬢未斑[illegible]躬持牛酒勞行役[illegible]無復杞菊嘲寒慳超然置酒尋舊跡尚有詩賦[illegible]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illegible]流水鳴波下瀨[illegible]公談笑作石埭使君[illegible]亦生溪灣

海市 并叙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

㲼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
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
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
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
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
歸喜見石廩推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
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
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登州徐氏松堂

萬松叢種已樅樅半嶺蒼雲映山郡雷電珠纓覆寒蓋
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北倒景扶桑射北窗
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逢逢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
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
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
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遺直坊 幷敘
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山守李公若師中榜

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爲賦一首
君不淑出黨爲鄭相門先生但有三雍水已多言當
時那入化市無晨飲脇歲月曾幾何登王皆九屬魯經
有餘數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爲著式其廬
次韻趙令鑠
東坡已報六年穰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見
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堵墻
瑞向癡兒問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為鄉
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文不受塵至一意閑應識地籟

餘波猶足掛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
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晚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文遊翻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
要識老僧無盡處床前牛蟻不曾聞
次韻趙令鑠惠酒
神山無石髓生涩甚難當十載真三暮青
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樂然見從知我憎市
旨洗盞看誰與其聽一啄直魚得尺素
送范純粹守慶州

以人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翻[illegible]無乃初勝上手
雲無根帶黃綠能須是知經幾成敗何況[illegible]羽旌
照夜闌談笑安邊鴟當年老使君赤手[illegible]於苑諸郎更
何事折簽旗江離吾知鄭平叔不闘月支胡

次韻王震

携文過我始平閣露爲當時始一班聞道吹[illegible]借餘[illegible]
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
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家我練裙子負薪躡破屐

豈無故交親漸去如覆水不如老使君談笑說詩美世
家不可恃如猗頓足凡得符有賢相手握天下柄謙敏
亦名公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婦
料理欲說且止止宅相開府公久爲蒼生起如何乘老
別惜醞蒼耳親嬌妨雞爲相對發撒此新詩如彈丸
脫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詞三上章有
道貧賤恥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兩兩歸鴻欲破群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劉郁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
市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
皤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疏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青山別族尚烏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
來待詔望西山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
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

老人明光踏舊班梁須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
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便
須置酒吟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 二公自言先世同居在西旅

旅亞老吏識郎君並轡天街兩絕塵汗血固應生有種
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身
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影只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廷綴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

詩成珠玉看朝還誰言戕酒山無賀記取啼烏巷有爲
但恐璇牂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東坡集卷第十五

東坡集卷第十六

詩八十八首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
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
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
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
莫歎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
還須雪夜去尋君

送陳睦知潭州

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緑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
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
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卧
聽風鑾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得
生還雪滿顛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
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
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雙鳷蟠礎龍鑾[illegible]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
鉤大宛立仗[illegible]鞾風敲簷天雲雨隔孤臣老淚肝

賜新美君意氣風生坐[illegible]求上樽日日寫黃
封賜茗時時閒小鳳閉門[illegible]太一分給扎看君賦雲
夢金奏不知江海眇末介屢[illegible]堂堂唯恐交困追
攀已覺詩史疲奔[illegible]還宮[illegible]爾久御溝餘甲
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illegible]成弄

次韻王覿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有詔寬獄市好語夜昭街[illegible]後紛紛
然退朝後色映宮掖媚欲奪[illegible]刻不收上朱盛袂我方
執筆侍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閤爭[illegible]少對[illegible]霏止
還作盃盃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illegible]行當見三白
拜舞讙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illegible]

和詩發運

夜語翻千偈書參文一言此身真佛祖何處不[illegible]軒朌
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遥知思我處醉墨在頹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婀娜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
刺史迎門倒鳥舄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
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
柚石頭山高闇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
憂債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illegible]

[illegible]闕病眼不花因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illegible]
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和人假山

上黨擬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三峯外
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閑
何當擘取西征去畫作圖床六曲山

送王伯敷守虢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
柔桑綠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崤函土囊口
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
日長睡起聞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斷雪股
山椒[illegible]散人安寢[illegible]年歲陳廩歸來只作水衡[illegible]
我欲攜壺就君飲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作客携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荇
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
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時心
閉門試草三千牘灰席求人少似今

書文與可墨竹 并叙

亡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没七年覩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質却吊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洮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擁具争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携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何妨一笑千痾散絶勝倉公飲上池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翻水瓶爭鋒鏖劇甚鬪鼓或驚鼙大欲成就之後彌紙筆落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寫五石樽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鄒忌子廡下操吞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掛桐孫

用王鞏韻送其姪寀知蔡州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擧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靑雲裏叩門驚鶴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奔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闌月闇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儕玉牒未擇筆削煩

君勝劉歆紛坐繼共與過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

詩云佐門吾甥爾

及後子孫諸孫

虢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洺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喧雖與鼓吹幷豈容切暗求對千年宮室老死三家村惟君獨抱信刻我進門細懷故人意欲使諸夫敦新年對官室白首代言詔逢問前輩所見多後出皆盈館雖云懸冷卿當復遷要地剗大節却駕朱輪軒黃堂方用事白頭宜少存朗聖大生知撥民知救熾初因其銳蠹極湘江挽坐臺東鄒咲老守思委薑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隄流云自栖止老幼忘歸奔得閒聞聖勿使追殷運聊乘桃栝抵直済無生源歸來成二老夜綱當重論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班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儀鳳中明開殊鑾梧桐雨
獨試微涼熟閣風課苑君方續承業醉狎我欲訪無功
兩鬢一抹浮浮暑年殘新除病後聰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焦煩日欲蓬傳說霖雨坐知千里是初晴豈兩阿流破
屋常時祭無新谷變化今猶可從庭燎蜂美未安啟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聖主新除社稷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
風肅然

玉座親題祝冊金壇來侍天香禮罷龍池泛拜參來前殿已
過偏湘

解劍捐珮行露月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旅枕將魚已
響梧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早盍却迎朝日紅雲正
遶宮墻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
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
草萋迷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illegible]能知魏年橫身當黃河滔天不能浸尺箠未易詞世
松自無常念公故遠遊別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當時
無限人毀譽日邊空阿盧設了無實夜蟲鳴啾啾後相逢一
笑外李此白髮何天變此翁吾長鳴飽對柔雲睡旅百
憂入貝門弓戈君獨一笑誇衣欲養五稼晚甘叢古衆國
白酒金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渴客足穀言東
堂記分攜此外但坐默落生工拙譬

送賈訥倅眉二首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肯再來童子遥知頌襦袴
使君先已洗樽罍[illegible]頭北望應華為人日東
郊尚有梅[illegible]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
子淵才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
小軒臨水為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雨
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蒼髯白甲待歸來[illegible]
[illegible]

送程建用

宛丘不舌辯文字浩千頃空食付公子坐詩勞道頓寸
[illegible]

蘇南咳意太息北堂紛織穩褓求一方進採新教學書業勤
守一經救水資玉食今年聞起廢曾是復光景鄰學亦
毀官三款繫馬頸歸來一笑鬚素髮颯垂領舍酒存金蘂
詔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

次韻李脩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鼎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寿露
盃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
我欲祈縣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
此生別袖幾回麾吾事衰遲州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
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忘家意衰病難堪送客
悲好去江魚煮江水㓐菊歸路有姜詩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
略遣幻翳生明珠頼君年來屛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
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illegible]傷門守
色不廢當為念先傷書空漸覺新詩健把筆[illegible]
全書又卻老懸為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戲周正孺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會當千鎰謝推敲勸君莫聽猶聞事
蹋斷閨中揚仰扶
天廄新頒玉鼻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
换馬還應繼二生

題文與可墨竹 并叙

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
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没八年而軾
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遊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
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
古難合淹留不少待雖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凄涼老逐臣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
弦誦常聞孟母鄰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須去一阡新今
年我欲江湖去冥雨連山哭樹春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簞暑風招我
老玉堂花蕊為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
鬓間新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赬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
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讙尋尺素書
醉眼朦朧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疏疏

送杜介歸揚州

再入都門萬事空閑看清洛漾東風當年帷幄幾人在
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薊子問禪何處識龐翁
歸來鄉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

秋詠石屏

霏霏黯黯素壁開重陰風花亂紫翠雲外有煙林雪
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十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
觀先參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斕斑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
老心閑

再和二首 來詩言讀書不飲酒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且復歌呼相味隔墻知
是曾參
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時窺一班五字當還靜節數行
誰似高閑

武昌西山 并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游寒溪
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州與武昌相望亦常
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老試館職與聖
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
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
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
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
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

十一

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
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
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
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
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寄
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再用前韻

吳鏡發過如春醅胃中瑟瑟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
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鑒面得真意

此從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鄉僻
邃朝豈獨羞老病白鬚才盡傾空疊諸公渠渠若夏屋
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
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洄邅知二月春江闊
雲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轄空山雷
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至要甚何從來碩未南宗一勺水往
與歷賈流餘哀（青陽物詩云水本無聲石中間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送楊孟容

我家峩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
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
國洪鐘噎微撞我留侍玉坐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
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慇勤與問訊愛
惜霜眉厖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
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
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門戶照千古文章固應爾須縛餘似窘雖
非家傳尚有壁國書誦書口瀾翻布穀雜杜宇十年
困齏走轍沛飽風雨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虎灞陵
閑老將柏直口尚乳白君兄弟還皆立知有補逢山耆
舊般故事誰刪去來迎媽蝴傳出錢會稽組吾猶及
見詩酒盛同府頗君唱此風揚觶斯杜舉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
誰能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
雨來折寒鴈起竹間的皪橫江梅晝堂粉壁翻雲暮十
里江天無處看好卧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漏頻久已歇殘雪茂眼何曾眩落暉朔野按行猶雀躍
禾堂瞑坐覺烏飛（道家有烏入兔宮之說）漫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
（白有詩欲少年豪天字韻之孔輕兄）若問樽前舉世稀待向淮陽求水竹一犁
煙雨伴公歸

和三舍人省上（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屬車駕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恍如一夢墮壺中
却見三賢起江右（曾子開劉貢父孔經父皆江西人）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
虛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輦朝宣光武
星已老白雲鄉正與群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送錢承制赴廣南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堦鳳尚從天日下
收駒時有渥洼姿胡牀到處堪吹笛橫槊何人解賦詩

丹霞破佛手先聲應已懾群夷 廣西僧寺有佛像動之與戲樂師而投之江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
喜復接陳陳雍容已饜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
歸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

入仗𥌓驚悅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蹕蹕日傍金輿轉
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
近報 學士試 道傍憔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病馬羸騎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
思歸少傅袁朱陳蒙年壯觀空驚目嶮韻清詩苦闘新
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拄觀飛樓凌霧起
山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
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 時方關會稽

次韻劉貢父省上

客雲今日破郊西陳雨脩脩未作泥要及清閒同笑語
行看衰病費扶携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
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 貢父詩中有不及吾其兄之嘆然其

仲馮今為起居舍人

次韻和

西共嚴飽糟與汩泥白古赤丸成君從
因公見提携生還各有青山約病起猶能小字題
醉歌呼數和和曾將獄市寄金雞 貢父為曹州盜賊未大赦貢父舊有詩云

從來有客翦裁衣

送顏子敦奉使河朔

我友顏子敦雅望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
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慍喜磨刀向
貉羊釀酒會鄉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
手鳥組會當勸無然廊廟登朝履斷然向
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此不長如舊宿再拜

次韻子由送家近宵知安軍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事
既違頭已或不假齡人什如中鶴俛仰在一庭 吾州
友今三人入今存者六人而西南正春早廢沼亂檜柏翩然
一麾去無謫仙句侍郎沉香亭空
對内廐馬天仗覺無終補誰改令
永懷舊山叟君守丁寧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

書寄君留君言拙輒報已畢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鬱穆與
我六尺食肉飛黃里雖云遠近殊等是朝廷又遙知淡
劉處醉墨淋紙我以爲八社內商頌空振鷺後會知何
日一歡笑要水善保千金軀願言戲之耳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勤忘寢食百神奔走會風雲去秋林夜五鳴一尚
喜有朝回起敝紋勝覺洞園開好句帳空斂冷於簾
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看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分西掖承平事已取劉郎種竹初記得德稱呼名字外

後生推續笑談餘 [illegible]
筆亦知種竹事時有筆工許文正
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筍供庖計已疏白
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 李簡公竹寺借日報平安

獨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
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嗣辭客法士兩小兒
陳遵張竦多何知主人有酒君獨辭轂何不左手
持螯復見吾橫氣機遠人追君絕無盡力去花君
自癡暇謝與酒同一府明君乃聞文殊師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潭潭古屋雲幕垂省中文書如亂絲忽見伯時畫天馬
朔風胡沙生落錐天馬西來從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
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虎脊聊可友
開元玉花何足奇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
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
而況失實空餘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
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廐馬萬匹皆吾師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畏日曉先暾高柳鳴蜩午更喧節老新詩疑有物
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生馬君先瑣月軒

共君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
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零坐閱諸公半廊廟
時看黃色起天庭 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左丞劉公皆自講席用
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盌仍沾講[illegible]陛橋諸郎空兩
立故應懸悔不儒冠
兩鶴推頹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援聞九奏聊飛
舞可得袁回爲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

未世緣終淺道根深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使君行年五十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春波如天漲平湖鬢紅照坐香生膚罍藉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諸孫歡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

郭熙畫秋山平遠潞公為跋尾

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伊川佚老鬢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遥聞爭誦十行語無異親逢六尺輿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絕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盤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洒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書皇親畫扇

十年江海寄浮沉夢遶江南黃葦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挂猿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
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
此兩幅疎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
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
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聞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
人

畫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缾下碧井百尺鳴飛瀾俛
仰清夢餘受此一榻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肺肝秀眉

玉雨頰嬌嬌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滿紅鱗對
白酒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還家酒盃寬人間有此
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閣起舞盡餘歡

和張耒高麗松扇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
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
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

故李承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
無阿房宮可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朴大古
用光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己知公心[illegible]棋集
驥少小稱偉奇俯仰白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
白首仍憂時頹斬橫行將請葬乾没兒言雖不見省坐
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髮歸來耆舊盡零
落存者誰比公孫市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
多雄詞淒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翁
公思九原不可作千古有餘悲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illegible]提刑

送君應與鸝鶴來邀杖千錢洗別愁晚帽風流餘長史
[illegible] 理輪家世等留侯 [illegible]

卿子河敢馬方爭出 [illegible] 肥義處兵亦少休 [illegible]
[illegible] 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輈

送張天覺得山字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illegible]
光入巖石神草出茅管何人扣指似稍稍落人寰然心
壁指兒虯髯茁永頭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痾瘝我亦老
且病眼花腰腳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

次韻王定國揚州倅 [illegible]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
空教何遜在揚州又擬[illegible]淮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

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東坡集卷第十六

東坡集卷第十七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 并叙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閔景仁宗朝中貴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遠火得罪當死君僚其獄令赦後死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書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故家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為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illegible]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湘纍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 [illegible] 班心突兀見長身 [illegible] 江湖前日真成夢鄜杜他年恐卜鄰此去若容陪坐

深鼓應客主靈詩人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
雜野鶩家雞定誰美豈知天上來紫衣於伏闕
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慕
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桁
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
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
似要令癡兒出饞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

聖智恐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
諸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
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
見送與襄陽孟浩然
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

虞他日終煩顧虎頭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得血滿鼓阜何從致千里紛紛猪麴間欲試賢公子
君家江南英澄退盜浪水渺渡舊黄河張沙理馬耳
由來付造物得失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慍喜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
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
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微花絕句其詞
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
坐黄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因各

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黄繖下西
清風動槐龍舞交牽壁中蠹簡今
千年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
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廻鳳宇蒼顏白
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歸
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鉤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
喜見雲章第一篇以玉堂晝掩文書靜
鈴索不搖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
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

登上□巴覺談笑無西戎（時畫河隴棄數十萬人皆沒於□）
文思天子師文母湯閣王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殿
花試草尺書招賢晉（[illegible]）
（以上諸詩皆寫為衆□□□）

和王晉卿 并敘

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也元豐二年予
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
既召用晉卿亦還
朝相見之
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悲慨厄窮而不怨
泰而不驕佳其貴公子有如此故次其韻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把明月對影三人足
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
悵焉懷公子於飧久不御欲書加飧字遠託西飛鵠
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
不知兩相忘此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
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卻對金蓮燭
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驪駒有定分尊俎守尸祝
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
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真將家滑面氣可掬

（[illegible]）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
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張天覺時為河東提□）
（之始）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
白室邇何妨人自遙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閤不
須招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無當紐八蕭（[illegible]入宰相）

閉戶端居念寂寥小軒朱檻憶同臨嫽復誰識英
公意（[illegible]）黃髮聊知子建心（庚子）
（[illegible]）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
作詩斯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平）醉陸瑩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孫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
酒特因識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
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釣天一餉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嶺已穹隆不戀□□□安

不但使毋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鷄弦鐵撥坐
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蒻翁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
蟻癡人强覓棘端猴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爲婢
僕憂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敘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
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
賀元再拜而去 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
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翁澄者詣闕
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
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
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
仝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
嵩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甚
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絶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妻
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
士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
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濰郏（濰郏郏檖名）
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罷
垂胡上山如飛嗔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
老仙佛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曉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桑田
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
姓悵望雲霞縹渺人

垂老區區亦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
帝正似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
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
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刑
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
夜談空説劍春夢猶横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
須煩凌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
初開編簡香始覺鋒鍔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修翎

嗚呼應唱律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淮流落豈関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
見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髪蒼顔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
滿頭上銀旛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髪門生幾人
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虻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
怪人間差樂勝巢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
老却向清涼礼白毫

次韻黄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卧聞齕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
橫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
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
雙橘紅黄有老母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
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説古戰
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
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
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
子非癯仙

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
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
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
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數千艘下瀨舡貪看翩翻飛鬭
艦不知魚鼈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
十年自笑馮唐逞宦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此君何處不相宜況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
子猶將縞布染緇衣

黄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采黄精

去不見春山鹿變茸
杏花白鵬
天工剪刻爲誰妍抱蘂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
夢不如閑客此閑看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苕
上獨見玄夫曝日時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爲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遶門生時小
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絶技來千里班白遺民数
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遥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既奉新書勞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爲一門
事唐高祖謂溫大雅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正爲卿一門耳宣政聊同五月朔中正述口攷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
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
韓康公挽詞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
德業經文武風流表縉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
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故吏總能文
西第開東閤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
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
柏石圖詩 并叙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
作詩以爲之銘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
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耳
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柢
畫師亦可人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
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
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
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
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
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
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
橋邊路獨遊還佩平生壺慈姥巖前自喚渡青衣江

上人爭扶今年卷市數州縣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
之黠相指似白鬚紅帶老不癃我欲西歸卜鄰舍隔
墻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

次許沖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移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余與高君奉使契丹辭見不行
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驗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勳
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
平生

次前韻送程懋老表[illegible]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當朱輪家萬石筱使猶勞判史
符尚方行賜尚書局爾年持節受[illegible]到[illegible]有方收
囊粟歸來閉口不論功却是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
如淵松我老得全猶杜櫟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
有千鈞積德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
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
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頗收紙上影骸骨何由歸
一朝見縶縶蟣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

送錢穆父出守[illegible]州絶句二首

游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illegible]從教思處
淡會樽俎喜得方回
君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illegible]
澤勸君莫棹酒舡回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稭如嚼竹蹏間三丈是徐
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廏馬好頭赤立仗歸來卧
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銅歷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
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閒
使君知天馬朝燕莫荊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
聊當出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
赤子視萬類流岸關人寰但使可此人餘事真茅菅

送曹輔赴閩漕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
詩成橫槊裏楯墨何曾乾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巖灘
平生笑貧口並海得醎酸一從荔支飲豈念苜蓿槃
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
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爲者索身良獨難

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厄
不須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故無釋
後生不自收呻吟空挾策揠苗不待長[illegible]
此卽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爲飢所迫
遠風弄衣結小雪穿門席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
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爲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
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白橫斜
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

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能聽獨識慇懃
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
引不學陽關空斷腸

送[illegible]賢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就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至不
六鑿相攘婦姑爭席法師遣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
遠往者二三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綿綿不絕
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
來與子游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
鎖院是日苦寒　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舍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
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川

茶爲西南病甿俗記二李[illegible]何人折其鋒矯矯六
君子[illegible]君家尨出力流落初
坐此謂世[illegible]履胡爲犯風雪歲晚行
亦已念歸藏得計顧自爲謀耳君聞江漢間蠶常有
未起莫[illegible]蠶老君王付尺書君還當有[illegible]謝
鄉里獨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

木山 并叙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以爲之記與詩詩人梅二
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下來又得五
峯益奇因以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聖俞詩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雅水竹
秋錄肌爛隨沙湯流惟存堅骨蛟龍鏤形侔三山中
雄酋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侵尤蘇夫子見
之嘉且喜買於谿叟憑谿裝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
殘不爲薪樵兩侵雖幽得石硬宜與夫子歸隱丘

次韻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什沙洲時來幸逢河伯
秋慨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嶺巧雕鏤盤蟲行蟻蝕
委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波尤城中古化
鐃坤軸一林瘦竹吾莫裏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擡
木行可頻會將白髮對蒼巖吾人不厭東家丘

十六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
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滋鄙豈無子孫念領遺以安
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龐翁鄉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
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纖紈五子如一人奉養事寡難
烹雞獨饋母自饗百菜樂口腹爲衆人宰我食黍肝
西家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
忽然捨我去歲晩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

以時寂翦我瑯玕楷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
施行入城郭小團生微潤相從結茆合隱者誰金盃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家書人重而況東西川才騎許上冢
望門下車入父老自驚嗟如何武賢不李長卿寵
消時養材傑把握方搜摭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
如君尚壯歷顧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慚不勇
豈云藥療浪賓自知衰冗爲我掃墳墓畫像或祖壟
獨對掛藉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
曲時向珠宮舞幻仙
醜石寒松未易親邱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
眼終日傲傲舞飲新

十七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動文家
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
遥知句谿路老稚相扶擁看畫學古叢祠百怪朝出拱
牛頭與兆率雲木蒼堆壟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
邸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

附錄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

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聞參盃與子不妨中聖賢下策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南川此身盡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與范以時侯甫一日識生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以蒼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獨誰君家踏冰凌浙戰疲馬知門前嘆驚寒鴉羨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巧頭風已倩檄手愈昔譽於樽仙爲侶銀餅寫酒浮蛾酒紫盤鋪栗盤龍茶幅中起作鍋舞擊鼓醉撞漁陽撾孔燭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暾晨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緲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篷窗何人似退之青行無路欲從誰雨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栢詩

龍勢雖高卧雞鳴一不麼時炎冷是自變戕悅兩相知已負孫袁賞兹君九安姿那憂霜雪貧未喜日遲遲誰與孤高語永無人賓悲誰知此植物亦解荅天彝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

畫之英士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
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
上野移事隨應潜然管絃去處賓客散惟有烏啼
僉泉灌注故自千里來足要飽風雪輕山川房屋華屋
喝盡蒲萄年前俯仰之間前却因病復出奇骨照草之
厄写非天風流文字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
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
勢挽回三百年欲與叢苓話窮途留峯賸添運筋
人間何有希世夢身將老矣三眠山中幽絕不可
又要作平地家居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對我當
誰緣顧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山篇有

夜直玉堂有懷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
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
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悠然後視滿初今涕露入溪花欲
闕所寄吾君家小兒子他特此句一時綴

景仁和酒燭對後次韻謝之時公方謫

璧發分均上下堂苕溪魚蟹獻
白首忙來初識洞韻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一首

寬詔隨春出內朝軍壺氣挾狐貂鏤銀錯落翻斜
月翦綵繽紛舞慶霄腰雪強飛纔到地曉風偷
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
勝幾人黃壤隔青霄猶能出
數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紛綸方略亦堪朝歲晚凌風憶早貂共喜鴻賓歸禁
槃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
受條強鑷霜鬚簪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徑
寸自慙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蕊離離欲
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傳第中

一首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閑客管青春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縱香餘步輦回相從此才萬馬衰病若為陪

王鄭州挽詞 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寺樑外便有悲歡讌遊際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醉中山

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斕斑我心空無物斷文定何間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送呂昌明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勑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為蓴鱸橫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
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嗔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書恐獨賢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與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 與音預

東坡集卷第十七

東坡集卷第十八

詩一百一十五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眭黃龍稍如京蔵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群南遊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兼刺史轅已變湖苦衰老子故知聲亞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乎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湖伏吊煙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封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驅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作鼓旗借君佳句發天時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繩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雨深時雪未滋爲問從軍真樂否書來莫道故人知

軾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閩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孚倫法供坐令微物重瑚璉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阯未信蠙珠出泗濱顧子聚爲江夏枕不勞麾扇自寧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群臥治何妨書掩門稍喜使君無疾

病時困送客見車轄捺頭白髮秋無數閑眠丹田夜
白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滄天雲骨有破碎
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累累彈丸間瑣細或珠琲
閻浮一漚耳眞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
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千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
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已熟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溫如春公子焉得寒
與雨自有特膚寸便滂霈斂藏以自潤斗斗何足干
空庭月與影强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淸國圓
所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
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追子關眼時種子田中丹
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項在東坡秋菊爲夕餐
未悟被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足上單無下完
時時亦設客每醉筒稱嘩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
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燈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傾
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鄭宗古還鄉

廣漢有義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猶知過其廬
至今空淸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
夜坐指流星爲測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衣甘瓊琚
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嗟宗文公撫之及樵漁
淵然有幽討幾近眞蘧蒢歲晚終不食心閒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軾得心字

淚水返舊谷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淸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
茶笋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
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
一眠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
湊欲補詩亡淸言得未曾豈真相遇諸生眼爲行
非無伯仲儕忍得何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獨能使我思

兒書莫浚慟老眼欲枯姜會吳皆豪傑誰爲感舊詩
又與黃書記漢文姜晃曾少游諸妹壻已皆逝[illegible]

龍困常魚服羊傑或虎蒙怨怨成鬼錄情懷到天公
偶落藩牆上同游羿彀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

異鵲 并叙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飢得民有二鵲栖
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
是時烏與鵲巢鷇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群呀
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
手足之所及二物不[illegible]去人若不信[illegible]不我遐
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豭柯侯古循吏悃愊真無華
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栖其衙
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
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白去詩記學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點天
涯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
隨御史軒詹爲御史時據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
霆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待從骨寒只受布
與綿床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鼻御
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騰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
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
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襛絲下老
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鬚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
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
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

當年大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郡人有二丘公太守王規父客云[illegible]
[illegible]父忠玉相父[illegible]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碧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
看知有真娘墓道邊虎丘有真娘墓
雪衣歌舞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莫共吳王鬪百
草使君未敢借鶯鴻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

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
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笋不論錢霜髯三老
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葦吳從唐舉問封侯但道麻
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龢

再見濤頭涌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
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卧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闍梨以詩見招
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强半清陰月屢遷

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婀娜風枝舉離離日影翻
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 谿在廬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
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遭寒手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
塞投文易水弔荊丹 余昔年館伴北使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
節遥知遺老泣山前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 予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
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 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蜾蠃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
鐵此子何勞爲買田 時猶子遲侍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
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闍梨詩
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

闍因市知皆告入 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尋發浮紅
任早驚天葩尚青蔓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耀儒
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縈飛春戲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
後 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 遨頭要及浣花前 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
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妍
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撓鼉鼓駭清眠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
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

過慶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是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綠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滿飲半甌玉明朝厨然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鷄爽和門非啄木浮蛆灔金盤翠羽出華屋須臾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溧陽尉捨肉懷歸穎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鐘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賜龍從此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裴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愁空寒中乘輿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方驚落木風

參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雨餘北固山圍座春盡西湖水映空明狂賤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翠爲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
宛轉回紋錦繁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纏車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爲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問題謾説碎龍鱗俯看蒼蒼了玉身一舸鴟夷江海
去尚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
歲既行作絶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易多學王子清脩寡言病後空攜[illegible]
或作鵬騫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illegible]
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illegible]
遥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棹潮齊
要欲留君君久住念君去國踰年空使[illegible]
歸拜舅姑[illegible]
爲予遠致懇勤瑒草橋邊老人紅帶雖[illegible]髮已[illegible]
光汜新春[illegible]
贈舊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illegible]有
數忽流勇退豈無人[illegible]吾守苦覓元非鼓醉裏微言却
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孝[illegible]何人[illegible]解憐翁十年[illegible]須從[illegible]

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illegible]
西風叩頭莫嘆無家客歸掃岷峩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遥知説此翁聊復戲舟尋紫
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illegible]
寶風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illegible]
扁舟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爲鬼錄世間
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尚餘三策典刑
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
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
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楊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
幻色雖非實眞香亦竟空云可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
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
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秦公濟謝吳撤詩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卧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
楚汗水流骸始信吳 [illegible] 自笑方求三
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美君清瘦眞仙骨更助[illegible]
鶴背軀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甁罌聲官緘未歸東
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眩腸勝游無礙胸
味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甚年困柔濕高堂磨新塼頓覺利胥足
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
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
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眞西子煙樹點眉目

浙江少酣諸高浪翻雪屋俛仰指四海百世飛鳥
遠[illegible]餘近吊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
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遒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
秦[illegible]彩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鴂起莫與寒螢續
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
兩游得三勝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illegible]

秦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憧醉夢來此六月辱君詩如清風吹我[illegible]
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慕已在履
是時風雨過晚雲歸麓跌星帶微月金犬爭見伏
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illegible]來讀君詩恥猶在目
却思少年日聲價爭[illegible]如翻水成賦作叉手[illegible]
秋風起鴻雁我亦絶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
相見兩衰翁青衫各破帽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
莫嫌薦書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倅舊好許重續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illegible]谷
無駢君不見入吾我所欲何時[illegible]武門相約掛冠服

介亭餞楊傑次公

驚龍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畫[illegible]風堂
消璞照空響桃花源[illegible] 前朝欲[illegible]巨辯

[illegible]雲白雨如傾盆今晨捲霧卷千里豈是觸熱
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父與青山爲弟昆孫峯[illegible]叟
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住清風萬
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轍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歌佳江山
失松無時花安得神髻鬟惟將老不死一笑[illegible]
我甚似槃天但無素與蠻桂冠及未老當援一紙[illegible]
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illegible]濟
仲氏新得道一洒目塵寰 謂之[illegible]於佛法[illegible] [illegible]家
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溽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
之游 二首

先生嘗諸儒飲食清不溽空腸出秀句吟齒五味足
華堂鬧絲管醉子漲春渌先生疾度遊西冷毒在腹
歸來炙熱茱萸弟子歌旱龍聲淫及[illegible]夢中有[illegible]伏
功名一走兔何用寸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閒目
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騎節客亦不待速
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澗洞金碧涵水玉
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泉付[illegible]高[illegible]招得[illegible]

武庵有老人宴坐天魔笑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
吾情詩酒汙欲往無乃解齋廚曾晨炊東騎滿山谷
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
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難爲容江水[illegible]
帶眠卷却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

安州老人食蜜歌 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
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
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
如得蜜蜜中有藥治 平 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
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
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 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 因
若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
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
少物化無涯生有涯 白樂天前紫薇花詩 [illegible]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illegible]盛中尚有絲綸

台坐一覺天光照海涯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頗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眞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烟子患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照眼新若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翦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霸陵醉尉誤誰何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

[illegible]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illegible]飲黃四娘東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嘆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

蛟綃剪碎玉簪輕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

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illegible]盡已無擎雨蓋[illegible]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
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聞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illegible]垂又欲開[illegible]
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illegible]他年著子時酸釅不[illegible]
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illegible]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illegible]
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
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
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
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
來如珠還浦魚鱉爭[illegible]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

送程之邵[illegible]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illegible]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
賢哉江東守收此暮[illegible]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遺

[illegible]一吹[illegible]伐觧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illegible]
行符[illegible]伍在[illegible]改林[illegible]移去此當安從失[illegible]徒自悲
念君瑚璉質[illegible]臺閣[illegible]去矣會有合[illegible]常傾其在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真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
畝園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成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illegible]
崑門無貴賤[illegible]各琴樽我本放浪人家寄[illegible]
激蘆[illegible]尚在小閣誰當[illegible]愛君欲歸去[illegible]報恩
愛子幸[illegible]久要[illegible]明年過君西爲我空郡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
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
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
蕭然三圄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
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
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蓋坐令老鈍一觴詰獲少休
卻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鈌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垌赴鄂州舟中注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遺之且歸其書居氏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群鴻消詩不敢私囊篋人道當門有父風黃門 [illegible]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稷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消愁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似冠惠文讀城旦曉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弃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富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萬艘紅旗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公二 [illegible]

聞錢道士與趙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靈根為腑玉為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閑鬧歲吟月掛空簷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幕莨可屈指崇享相繼武今宵掃雲陣桂日洴天宇嬉遊各忘歸閑悶頃未覩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鐃鼓新年消臘雪舊歲添絲縷何時見江城相對話 [illegible]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為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邊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烟

醉眠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折新一朵含風
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鬭生枝擅心已作龍涎
吐玉頰何勞獺髓醫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illegible]
意恰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illegible]
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横斜他[illegible]

而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秦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illegible]
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雖萬戟壽頭未順千弩射至今[illegible]
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illegible]
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淮南北坐
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illegible]
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
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
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卧洞霄宫井有丹沙

求長亦
荊溪父老愁三[illegible]下[illegible]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
之文字猶爲鰐魚[illegible]門之役萬人耳前鼠不爲吾
已隘江湖開案古[illegible]雨鵲飛來言成壞勸農使者
非常人一言已[illegible]上饒使[illegible]更超逸坐[illegible]浮
山如累塊[illegible]紛然[illegible]生詩酒淋漓出狂怪[illegible]作
水衡生作丞他日[illegible]同此拜

棱筍并[illegible]

棱筍狀如魚[illegible]之得魚子時如[illegible]而加甘芳蜀人
以饌佛僧甚[illegible]之而南方不知[illegible]生膚囊中蓋花

之方孚若正二月間[illegible]澀不可食矣取
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illegible]所莖略與筍同
篆黄醉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沙[illegible]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illegible]子魚子[illegible]又剖瘿欲分
甘殚龍藏頭敢[illegible]茹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
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怡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
移我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紛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
君詩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猶[illegible]鐵石心

罷酒要妍暖春花須後陰及此陰晴間恐致燈雲[illegible]
殺雲知易散鴨鵝先分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
高豈獨湖閑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illegible]
似服尊前俏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東折衝為破[illegible]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峥嵘有懷二三子[illegible]
共爲竹林會身與孤鴻投秀語出寒鐵身窮詩乃亨

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
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illegible]風掃
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
斂昏乞得湯休奇絶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氊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
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寫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illegible]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
山林等憂患[illegible]亦暫[illegible]未即歸休師宇便安逸
王城繁豪傑議論紛黑白聖[illegible]第一義對面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出岫本無心既雨亦得歸泉有舊約何年挂錫

書單令公藏魚朝恩圖

成寧英氣以論[illegible]容出紅旌不須[illegible]頭萬匹
錦知御未辦作呂張

東坡集卷第十八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新渠詩一首
顏樂亭詩一首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上清詞一首
歸來引一首
黃泥坂詞一首
清溪詞一首
李仲蒙哀詞一首
錢君倚哀詞一首
傷春詞一首
蘇世美哀詞一首

賦七首

灧澦堆賦一首　屈原廟賦一首
昆陽城賦一首　後杞菊賦一首
服胡麻賦一首　赤壁賦一首
後赤壁賦一首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并叙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台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勑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以登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并叙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逃人服耕于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

始識秔稌新渠之民自作及潭挈其帑始或走而顧
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
爾旣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
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
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illegible]

顏樂亭詩一首 幷叙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
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
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
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
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
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鶩而不返跬步商受
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
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幷叙

[illegible]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
[illegible]振野神將駕載雲車從玉料畢旣
於[illegible]進陳婦兮
傳[illegible]有無日慘變神在途飛者[illegible]參差閶闔走盜
風爲幢雲[illegible]集水宇
[illegible]蕭滿堂爛神旣至紛醉飽以[illegible]百川
[illegible]淸渠敢且舞兮
騎屬車班班鼓蕭悲神欲還[illegible]振凱聲秋紛執妖
爲[illegible]賦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illegible]其迫德未
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淸詞一首 以官名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昌爲一朝去
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
固不可得而執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
龍隸辰星兮役太歲佩[illegible]兮雷隆隆咸發兮帝庭
夕弭節兮山宮識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
虹流血之滂沛兮又嗜殺而爲與螟蝗鑽首風
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燭融銜帝命以下土

之旆鏘秉飛霆而追逐暴兮欽若掃滅而無蹤忽出游
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
旗纛騰驤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鏘翽佩之相諧
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設容既約束以反職
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濟蒸其無功
君之去兮天門闢欸閶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春雲
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匡階兮存亡勞君良苦兮焉
極顏閔人世兮迫隘陋下土兮帝所褒返瓊宮之岧
峨兮役萬靈之喧極默清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
兆詣通明而獻熙陟兮秩蕩湯其無回忽巷裏之嶷
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爲丘四
溟爲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
樂兮去非以爲悲惟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
違陛設殿以內悖兮魂寧漂而上騰忽經藉以有得
兮散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 時在坊正時

歸去來兮退不汝求胡不歸汝北望之橫流兮渺西
顧之壓霏紛野馬之決驟兮舉今古之未艱出彭城
而南騖兮春丘隴而增欷□□□而俯陼兮□□音容
之是非合東坡之遺老兮悝今亡而狀余雍共雪堂
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暉邑爵泰之未熟兮歇□□
之櫛栻我俺神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悠渺渺其何極將撫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
之北於此有人兮巖巖峩峩其豐碩孰居約而備肥兮
非鍊殺其何食又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
居世之荒浪兮覩樂昏而聽然然非之子莫振吾過
兮以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從之由兮子何畏而不
即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黃涯坂詞一首

出龜阜而東遊兮汎蒹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兮
歷黃涯之長坂大江汹以左繚兮渺雲濤之割卷草
木竹樹而古附兮蔚柯丘之莈得余曰往而夕還兮
步從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尚娛余於一廁余
幼好此奇服兮覺前人之誤幼老更改而自碣兮㤭
驚俗之來遲釋實跡而被紲絜兮離市人而無斷路
悠悠其莫往來兮寺一廊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
路窮盡而旋反翔繞黃涯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
煙喜漁鳥之莫余驚兮幸樵漁之我嫂泂被酒以行
秋兮忽衣杖而醉倒□□□而敞爲材兮移華堂之
清坐紛隊哀之溫以兮於空月之圖湖父老之呼

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吳楿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新涎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乱清溪水渺渺兮山無蹊路蓁複兮若迷爛青紅兮粲間代松十里兮稽千畦山無人兮靈朝躋以淒淒兮淒淒嗚林谷兮茫號水淙定繼滬兮下鳥駭忽孤鳴兮隱重岩杳兮茫兮閒犬雉鷩萬瓦兮鳥羽翼翩浮軒檻兮飛拱栟櫚南歸兮與烟斯弃秋水兮杞玫瑰朝市合兮雜者觥抉筝琴兮佩鉤纕鳥獸散兮相扶携隱驚啼兮猿長嘯苎翠微兮古招提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為門兮雲為閭塊虛堂兮法音妻呼猿狙兮子麂麛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學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學以司封郎在史館為[illegible]室歧王府照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能歸某徐相與賻之既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岡山西其孤顯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怨不報嘗有與君為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為之不平而恬不以為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為懷州郡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歧府以經術輔導箴諫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從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交人兮學詩逆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黄者隕中身兮兩不一獲胡怨神兮我傚先民沸酸辛兮顛躋衆人寧失真兮嬌嬌濟乔白晝跡兮欺世幻俗内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逝兮或若冰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野兮渾朴簡易弃弗中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歸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慕此邦之多君子有其一人兮睟然而玉質頎然而瘦竞

亡多闕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炯然蘭而
汝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荅辭不答其
忧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
而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
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疑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任
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安
歸豈存者之寡兮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
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特立兮纔如
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 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邱吕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
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
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
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
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
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
塘淥其流緩步荒園而訪遺迹兮翦百草之生滿風
乏乏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吵飛絮之無窮兮爛
夭桃之欲然燕哯哯而推嬌兮鳩穀穀其相□蝶群
飛而相佑兮蜂抱蘂而更□雖若萬物之得時兮痛
伊人之湄此究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
熒熒而捷睫兮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
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
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
翔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
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
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歔欷歷落進趨□兮達於從政
緻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與然文矣□得□顏兮
會頊抵几走群盜兮聞名見像已稱□兮敬事友生
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遂□兮
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親石
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怙兮我窮于黄歲將淹兮
子後八年夢復見兮曰吾子劒甘□鹽兮冬月負薪
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劒守窮潛兮
苦心危腸自磨礪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
老闇闇兮生歡死忘我言□兮

賦七首

灧澦堆賦一首 幷叙

世以瞿唐峽口灧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必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合百水而至於夔滙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大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不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為天不敢前兮俛然怗合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覩乎灧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關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灧澦之下喧豗雷霆[illegible]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illegible]孤城之當道詗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匈折兮適遯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吳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想夫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豈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恐不能退默而深居獨敫敫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茍宗國之顚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家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曰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為圓兮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予為非智惟高卿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

安兮

昆陽城賦

渼平野之霧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横潰聲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噬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交始憑軾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五佩彼狂童之僣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負荷獻瑞一朝而成群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尤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饗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 并叙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者敷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
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
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
久乃藏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
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
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
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
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璧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淸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羡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集卷第十九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硯銘九首
金星洞銘一首　文與可琴銘一首
山堂銘一首　遠遊菴銘一首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　三槐堂銘一首
菩薩泉銘一首　石鼎銘一首
六一泉銘一首　大覺鼎銘一首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

贊八十七首

孔北海贊一首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王仲儀真贊一首　王定國真贊一首
秦少游真贊一首　參寥子真贊一首
徐大正真贊一首　文與可畫竹屏風贊一首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郭忠恕畫贊一首　黄庭經贊一首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　[illegible]黃鳥贊一首
師子屏風贊一首　石[illegible]贊一首

[illegible]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鋨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繳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苟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吒訶不去唉齧棗栗撤盂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蹋壁家為兩門窮則旁出靳橋捷術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群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王雜居猫兒不噬又乳于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昔刀槃水致前欲夫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霽以驚夫猫䝨為畫巡夜伺夆懸彈耳目不及顧鬚擺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是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illegible]賦子勝為之銘曰坡陀瀰漫天開[illegible]欲岳源[illegible]蕩齊神泟鬼出與可之筆爐南山之[illegible][illegible]淮陵陽之水維以濡之上陵陽在高山至淮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踼蟲隕弃喪厥咢羽淵之化帝視尾不周僨刴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予為此昔未始識名其臀石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敘

軾之外孫[illegible]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嘘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咮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御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斵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illegible]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壚墜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升石決雝痏金星非寶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惟哀斯堅土伯所儲滌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殘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厯幾為戲一笑而已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叙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

而翊鈞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
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
昌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
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
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
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
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敘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
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欵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
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
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
一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蠢往鑒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不在洛中蓋鼎從革矢鏃皆金之職有堅而忍
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并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
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
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
閒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
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閒
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
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
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寶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烝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畏以享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臣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謂致仰其德不敢荒皇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謂鄧公務信與慎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畏天地弼余一人其二曰聖人知天將發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皆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六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敘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屨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
胙漢公與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
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
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 朝廷淸明無大姦
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
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
起之

王仲儀眞贊一首 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
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
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其拱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畏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
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
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
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伊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
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
從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義以爲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棄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
尚論其世登唐城漢三國之士我將北海安識子義
願觀伯符嗟哉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
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
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
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 并叙

右朱虛侯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杖流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稾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於菘蓬天窮穿掉水憑欄飛觀縹緲詛子空家冢壁
烓雨烕沒怨先在焉吁之或出

黄庭經贊一首并叙

予既書黄庭内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偉妙遂爲希世之寶予欵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黄庭真人舞胎仙儀者兩卿相後前卅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琉璧羅貌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箕人世莫傳毀以二士登龜鑑兩贈道師壁山濡山人迎

笑喜我還問誰遺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叙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皆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坐外𧶘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偏蜀待詔丘文播弟文蔚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𧨏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黄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亦長於花竹羽毛蜀人甚貴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盖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道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

少林悟壁不以爲礙蒲天同筆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睹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未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東坡集卷第二十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邪正論一首
後正統論三首
思治論一首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穴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愼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愼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不可救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王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殆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雖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以爲君子者皆如顏淵以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竊一旦之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 經知二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將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是以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奚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乎弟為壽乎其兄之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姑妾謂姑吾將曰以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妾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吾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吾不喜其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魏者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媿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知至公大義之為正也

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統者則章子之賊古賊之也）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王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illegible]則吾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者

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正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晉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

弒而其弒君之實皆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之罪晉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后商周曰人名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書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偽其名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賤乎名而賤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每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忘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迂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度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匄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設之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泰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家如此其疏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鬨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
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
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
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
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
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
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永興軍秋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試館職策問三首
省試策問二首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誅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慮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illegible]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歸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以爲天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夫漢之所憂者凡六変而其亂與亡
拯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從趨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変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変雖有小患而不足恤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
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
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
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
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
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
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illegible]

之故其民爭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illegible]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illegible]
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肯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久人自喜終老而不
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躐等
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
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
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
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
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
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
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
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
中之事文諸君之所親覆而日見者昔者六國之世
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illegible]
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illegible]

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力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皆因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補卒用內郡之錢對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資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蓋全國不可以一旦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

一焉蓋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坐之今也無尸而受所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術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

而後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
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
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
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
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
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
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
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

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與賢
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
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
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
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
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使天下不爭今
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
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既亂而
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
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

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孰其一方而執以
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
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
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
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
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創
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
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
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
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
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
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
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
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末也而莫或正之故頗聞數
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拓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
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
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
安久治其道固不享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
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
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
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

紛紛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
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
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
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
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
將已得其術而紛紛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
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聞
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
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
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
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秦皇之衡石程
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
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
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而有志之士所

常欲嗟慕企蹺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
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
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
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
理而勸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
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
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覽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梁之民而商鞅亦以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
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其後以

來丁口，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
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
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
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
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
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
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
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
今之法觀之特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

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
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
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
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
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
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
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
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
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
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
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
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
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與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聞
焉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

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
不□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
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
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絶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
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夫治亂相絶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
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旣命丞弼之
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
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决當今之滯論也官

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動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飢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所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二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群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竊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激旌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是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己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祐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

不相守法如常，變則不免於簡易同滯之譏，用人如始，務則必有威福下移之漸，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此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令者喜名，智者以功生事，以為樂與病而自炙，則天下騷然，財竭力屈，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二百州為十，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去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譔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技之心。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情民勞益不勝弊。今者騎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救，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識其要，願悉以著于篇。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問：肯堂肯構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亦或向用，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世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慨然立用賢之法，敦教養之法，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敦諸而走爵祿者，皆果而治經書者，固不為少，然發在字無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之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採擇。

東坡文集卷第二十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雜說一首
日喻一首
問養生一首
怪石供一首
後怪石供一首
書劉庭式事一首
書狄武襄事一首
書孟德傳後一首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書鄒陽傳後一首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書游湯泉詩後一首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書樂毅論後一首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書篆髓後一首
書吳道子畫後一首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明正一首 送于伋失解西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于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乎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惑矣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擇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惑為正也然故吾願為子樂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

之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
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
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
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
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
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
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
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
䜣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䜣何從生
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

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
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
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
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
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
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
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
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

使吾爲之不已難乎哉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之
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
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
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
以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
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
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
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
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
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
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
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
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
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
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
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
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六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宋卿□□式益且皆作詩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吳郡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鬥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抵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　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畝無所從施歟世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
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
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
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
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
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
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

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
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
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
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
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
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
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
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
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
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
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
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
為完好知其存者廢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
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
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
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嘳然
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
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犁然如戛釜竈撞
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
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
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寞續微學
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
必將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苦澀

[illegible]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所詠所謂庄盧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知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

性與畫會得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輙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皐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然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

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
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

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

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一首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時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又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本草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

[illegible]古夫闕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呼于征有[illegible]
[illegible]闕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
曰[illegible]上有不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君子曰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
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
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各有當也而
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
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攬揉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牡丹記叙一首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聖散子叙一首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居士集叙一首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楊薦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

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
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
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
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
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
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
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
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
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
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
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
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
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
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
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
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
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
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
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
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
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
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
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
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
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
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
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
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
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
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弃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
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
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
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
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
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罪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 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鐻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亦惑矣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眾勞以殘其身且疑其有病也明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冉耕之疾孟軻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
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
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
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
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論之以爲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
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
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
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
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
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
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
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
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
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
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
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
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敘 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
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
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
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
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
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
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
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
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
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
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
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
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illegible]

訖隨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靄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夫天下之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讖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

長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痎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眞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漢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不忍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

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

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居士集敘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　以愈配孟子蓋
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
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
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
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
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
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
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

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
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
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　天子明
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
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
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
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
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
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
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
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
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
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言豈不
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

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
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
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
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
友文君與可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
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
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
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
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右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尚己而告之曰君子佩玉而服韍冕而爵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儀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而爭其若蹈之在闠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而不敢至於其旁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

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喜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之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孰如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

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三物也哉然謂穀爲米謂米爲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二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湖州謝上表一首
到黃州謝表一首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謝上表二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謝除翰林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illegible]記二首
辭免侍讀狀一首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　御書詩表一首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伏念

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之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　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於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消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兄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慎重不過如此雖云跡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愚

未盡情臣敢不仰體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
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堵則爲臣之報國臣無
任瞻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賢府撫
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
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
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睿鑒豈有意於爲異蓋蕭
信其所聞頗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
既久而猶堅遂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

深特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
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
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俾付善
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
賜竭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奬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勅以臣去歲備城捍水粗免
疎虞特賜奬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
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絳綺既已不深吏學

又其所短罪泰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恕無
取於張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
姓皆汗益係吏之初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
下拾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
罹特遣使以存問俾獨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
録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
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
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黄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
莫違歷邦十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踰時遂消
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
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
十有三載乃同漢塞宣防之宫二十餘年而定本有牧
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
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之無虞故患
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
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按古所無溥天同慶雖曹沛

之久淳實亦河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堙迄兹平定荷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遇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 勑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搢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眾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御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以善地投畀麏鹿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與勳臣前任知徐州郡劉贇等首姓字郭進
等臣等具析在任日曾遣差所州百姓文程婁令
收捉逆賊久致來告獲前件賊眼伏乞勘會施行
今年七月二日復奉勅送逆賊隣坐準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從發所臨守臣因當
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為殿遂之餘猶在
愆尤之敢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
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
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行僭逆聚其不
軌豈勝誅死况逆黨之中重羅雷霆之譴然宜而

擿已知危至捕獲擧盜之功乃是臨近一夫之力躬言
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收賢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
足言勞苑自列於消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
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畢刻退思所以
為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虞舜之矜不入不
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苟有可
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臣謹
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
衣蔬食或未報於寒石心忠勝盡不忘於忠義臣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緣從內遷示不終弃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
悅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
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
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高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
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
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
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豈謂草木之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悔悟許以
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
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度具興多士奮集彌
縫綏緝共欣千載之逢擁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
論滴以及孫枯飢雅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誓呼天
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
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

詞号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
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常對便殿親
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
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
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
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
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
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
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
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
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
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
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
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
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
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
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
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
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隔於疑似中
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
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
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
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
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
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
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積罪如山難逃末經誅殛至仁易感許即便安
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
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
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豈期朝廷推恩收寄命於
江湖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宗奉
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謨念此菅蒯之微庶幾簪
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憂但日聞於新化
杜門自省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哀忍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弃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豚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殊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容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収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實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躋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陋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

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豈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荅聖知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懽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軾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顧叨虛授之恩庶免素飡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狷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

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定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荒而冐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叱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淹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冐除直授顯職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三品服者史記言已塵西選視草復玷近班雖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司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

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文翰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詞翰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 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一官而修故事闕三省以待異人曲盡至公一新名實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與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若百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

賢之雖逃請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并擢往昔青敫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頃惡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謚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寬譴流竄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巳覲分膂履之永奔豈期晚遇又過初心列外制之深擁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所得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數人蓋同列之先遊遊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數求哲人以遺嗣聖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列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辭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瀆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知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免其猥恆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日酉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復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獨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而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

亦如歷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
堂賜篆分御府之珍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樣既厚
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
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非
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
而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啟成王之心首擇輔臣
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
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
私人之誚臣無任

又

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
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
詞雖至誡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聚李於座上功成與
議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滯愚自信
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
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
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
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

其有成功不日必以獨斷而無他技舉用棄成推其類
以及臣節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替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驚懼撫念臣經術空疎吏能淺少年自守無用於時
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既收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臨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
初心期無遠之漸磨證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
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早雖篤志皆場屋
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理絕搢紳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
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
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
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蓋君子所以昭令德

分六閑之翹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
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
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
畝豈謂便蕃之錫華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
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而被光華攬佩以思遂
識斷金之義揮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仍服出筒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

生徒叡德不得將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
功惷愚不學已分鵜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豈謂此恩
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無迹盛德
無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進於委任實老氏之慈儉而修
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
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
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拔已弃之材將肆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
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
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
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
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才微生終難
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當以備顧問
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
廩賜之厚益貫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
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
加於寒詢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
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顏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
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鬆文則
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陋何

與學彌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
高拱淵默之後正宜帝勵精之初舉論並陳悉心照其
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
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溫故知新
恪勤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竊非據
儒者之極榮而學士賢俊侍臣之高選者猶非淺陋
愧交懷中避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者功深更
無殿日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啓沃之益非臣愚陋
帝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勤深長保
公大度　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
前後之人罔非正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
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
於討論奉承日之清閑未知所報與徼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詩表一首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illegible]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　御書詩一首者玉堂上署帝若雲天之深寶
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顔光生懷袖臣軾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
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
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
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
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邁於鍾王心
存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
遇之難欲以寵榮其老鐫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
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
乃紓異恩而許休退中謝伏念臣等猥緣末技待罪
禁林戴星而朝雖粗備其勤劬卒日之力卒無補於
絲綸遭家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
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用追靜治之風伏當早
歸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劄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劄記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謝制科啓一首
賀楊龍圖啓一首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賀吳副樞啓一首
答許狀元啓一首

表十六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清嚴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肆職其間尚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厲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粗輸之收遂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强置之繁劇知其進不由人故特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貴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之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比雖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靦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黍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蹇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斵釁之漸故求閑散以避災迍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忘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遂臣詞臣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争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壓鈍自循履冰知戒庶全孙節少荅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鮮驄之賜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疎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闓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瞻望之美援鞍有愧束帶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辱與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恩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義荷寵章之舊無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光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于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益務報恩勤求惟廄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家居承流闕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總攬群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遂廢清華徒傾艸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旣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盈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巖縣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據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

物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剛建中正緝熙光明無為益虞舜之
仁為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樂然
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貴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
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
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
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臨方面皆人臣

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念臣受寵過涯積憂成疾既恩退就於安養又欲少
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擇近侍為太守蓋聖主
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絶臣之厚幸豈易
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
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念孤忠甚恐遲欲保全其終始
兄弟孫立胥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

杭州謝放罪表三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
章符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
求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
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
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
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
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頓於衆言
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
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
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羸使臣敢不省循過
咎祗服簡書春此善民自不犯於漢法特有貸捨用益

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咻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
俟詭何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
繩察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
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
墨之馭若乎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
輒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
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累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
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

綫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備累朝之盛典端門肆告答萬宇之
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
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
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
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主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
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躬用五福大河備復奏與道於
東流潘島領懷鰥濡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

想聞洛寢之鼓鐘昔叨末列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
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家
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
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
所難幸從生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叡高任姒
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
福畢備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
從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

福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
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羣吏之常而臣
供奉內朝便宿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
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文
明憲古恭哲先天歷象敬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已蓋
禹湯之仁周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凌因歲
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
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辰日不失日官既有
常先時不及時罰在赦中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
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
用心臣軾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
冠古順帝之則雖亟用於恩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
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老傳閭里庶德
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兩而立子有開

以先朝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至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恭逢節年之觴抃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 祖宗元勲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知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聆象闕阻奉瑤觴恭與海隅之人同蘄華封之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忌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辭拔以相夸王公大人頗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黃帝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士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頗欲矯弊常竊惕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遺炎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業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翰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介者無所乘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而合於今非有奇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圍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眾翻然如昇之羽翼追逐聯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比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碌碌於塵埃落莫之地雖繼恩之所

自竭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

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　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紳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薄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銳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

有所裁此聖人所以周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庭說豎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變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宜爲權衡故　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耶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

才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
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
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
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
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
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
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
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
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
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
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
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
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
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
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illegible]君
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數此君子以爲近古軾[illegible]
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illegible]

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
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
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瑜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
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
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寡爲臣者又失
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
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愛其君而不邺於私計故天下
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惟
所利國豈吝樹恩今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
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緣者衆儒
者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
所以謳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
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
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僥進之俗去浮僞[illegible]
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
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illegible]惟大臣執法如
此之堅將大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積感荷
[illegible]功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救冠曳卿大夫馳騁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竊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

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 天子之光與相知之深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閽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得人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捨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語之以忠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既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謬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

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失不育者安得而容栻才不逮人少而日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顯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彥而並進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疏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待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倫為時之凝屬緩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茲蓋補求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祿優然顯前第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權司諫垣待闕庭遐邇竦動觀瞻咸謂國家之錫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諍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蓋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聚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能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左尹子革因賁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徐讋趨而及長安之質使聳奉然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

忠臣要君之至今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雖相踵而繼去一身之譏固是以免矣而積歲之弊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俾陋願常歎憂以為必得群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某官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柔能自屈兼領邊事深知兵病頃持鈐衡兼議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較其所深知固無少補方傾耳以聽碩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瞻望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嚮繼何廻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望日署已交割訖某本凡材緣爭進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伏躬自省豈不愧華秩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病獎庇曲加拔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雖著一局乘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栰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銷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酌減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斃詳指

署置之必於始使股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拔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逞勸參以為一六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輒為率爾之賀速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允以應用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

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受此不訾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扶持富貴之來豈能為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其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發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儁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尚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輒為貊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録庸虛忍

承牋牘之臨寄自聰明之誤禮非所稱愧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沈盈憑几尚不忘於選賢肅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名抱與手鈞之悲臣子之心遠近若一即日某已拜命訖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賀韓丞相啓一首
荅曾學士啓一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楊屯田啓二首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賀呂副樞啓一首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荅陳齊郎啓一首
賀文太尉啓一首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荅試館職人啓一首
荅李寶文啓一首

荅王欽臣啓一首
荅彭舍人啓一首
謝賈朝奉啓一首
賀范端明啓一首
荅范端明啓一首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莫提刑啓一首
荅王明州啓一首
謝生日詩啓一首
賀林待制啓一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闕書之醜顧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延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藏櫝以養其全知楩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 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能

世小則欲以數術以取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
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
之列或又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
隔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
所由之途亦爲毁與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時難副
論高則與世常殊故雖絶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
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
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發時文之靡陋權居異等
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擧貽賢者所難
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忝冒可爲危懼是以一參
賓幕輒遇亳機已曾名掛於睹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
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布寬弘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旨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
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內兼容之時而乃匪越
賢豪當以微賤雖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
懇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
寸尺之長將來多聞故引消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
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歷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
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向道類
非公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然惟上聖之后春
秋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就敢
爭能捐三萬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
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爲帝伯之望堂堂
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蒙蕃種惡之叛命慨然
當宇以請行威聲所加膻狨斥辟淮蔡既定而裴度相
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綏復遺種部羌遊魂沙海嚮言之辭
喬豈足爬搔必得訓兵擇帥而授之規畫積穀塞城而
磨以歲月破斧之蟊四國實賴周公之東還析羣以賴
亦省無頻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遐徼
苦寒合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經奉啓起居

合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册府允愜朝論增輝士林伏惟凌
賢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藝槿之無方豈拔賢而
待收將如華野猶為席上之珍遂若傳嚴盡入殼中之
選況玉堂之顯近生門閥之家固宜看曆羅琛之求
於以助成爾雅之化府判學士天資舜美儒術講明向
在麾於下然益遊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眾少翁之

最賢無念老成，未義訓世之獨援宗之盛典，固將祭責於耆，特自顧庸虛，復思懇含忍，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眞愧于心，跡非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人臣之大節。雖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因循縈之於前，履考之訓推前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收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恭惟智者察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不言無轍見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不私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若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吾輕而發於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吾重而不入於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責其所爲，蓋其從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明足以斷取捨，則何以晉庸民望，力輔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歷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於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倍於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羅自任。矧茲頹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屬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游謂之陳人，由佐條，若得

脫罹羅之患豈期幸無憂之禍豈伊罷榮術及衰鈍且
盡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
敢開無枝遷徙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循支郡以見
收銜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精鈍兼采遐荒雖無
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詞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
厚是為衰拙之光反復究觀屢汗夫案伏惟通判屯田
學承經術名望儒紳頃者猶外廉臨白里之間已是郎
中更歷一下人之數豈伊季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

之博哉居是邦豈大夫之賢者欲郭璞然之既逢若篤
書之頻言之不文不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既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壹
直亮多聞直古之益友謂將戀此而得見豈意閑然而
有行伏讀教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欲通敏學
術淵純非獨東州耙拜之珍將為清朝瑞興之寶纔臨
范敢行廢委仰而哉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攢官而
遂泰離當時入以歸耕自致懋遠者出處之跡故然敢
望於[illegible]恨慊之怨[illegible]析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擧啓二首

猥以庸虛濫參知遇既免乏譴復加薦論自省於懷加
之衰病生而賦朴寄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仁已
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特忌言為身災薦而去
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物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為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封望重
重主知己深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搜羅於小過憐其
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也雖迂疏有
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軾求不捨畏簡書益
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恍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舊鎮之雄既
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
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
氓知識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幕府自知拙直之
難成晚乞守符恐闕苟全之善計然自從宦三郡首尾
七年足跡所經膺庶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
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樞衡協
萬下一心頃煩學士繫賁陶鎔之力微材琢磨淑施封
殖之恩[illegible]磨杓鈍十酬天造次谷己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丕總樞機中外僉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爲國推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繇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致敬於公擁篲迎可以折衝蕤藿爲之
系採哀此風流之英繼久矣叔季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浮囿已試言而中病出領數郡共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知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誕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

其難進循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恭桑梓而斬樊
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
之望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紳紱從觀閭里相慶竊謂富
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
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
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
至君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
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左右逢諫

之風所臨有辭 此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
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見故人而一笑紛有餘歡
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下二獨遊無何默
追緊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試荷知有素貪蘇志歸蒙
纓鵩之高翔眷契龍而永歎何須之泰壽無窮

答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丕塗拜嘉之庭閑逢徵發式觀者聳
書士友披華藻之燦然顧此衰殘寔難繼華伏惟齋郎
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優寫達一操久困有司之
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泰吳閭也非達世深然

遠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宜權與千里幅巾黎杖願
爲二老之風流甲第諸山坐看諸郎之拜欲頌之至
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乎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師之鉞齋壇夷夏增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性德度宏
遠故與富貴而若無斯爲三世之宗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丈丈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威行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
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八十而遇武王既奉肘書

益新民聽方將咸懷比□係頸長纓納東河公軌洧□
道然後入謝伊傅之□□蹤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
可必軾誦官有限趨侍無緣瞻望之心實窮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
遷延憂患之守沒齒不移廢棄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廢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獨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既過又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深戒屢盈之咎非常
之過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廢所未及期年擢置周
行遂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
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
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
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汰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哉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征附馬援者必先其在用舍

既見好惡白明人知所趣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
之務方遵前代之隆雖明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
安民寬征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
老搜求儒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
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敵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
狂猶嬰鱗之患瀕中不死於青蠅下無心於宦徹誤
蒙收拾已出覆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
從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
蔡下同卿士之談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
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
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然悉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
足以解卿大夫之憂務哀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
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叨本寵恩擢居禁近仕逾疏遠表發與冤并內自顧於衰
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踐劇伏與英游此蓋伏遇某官
流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
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駑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遑
睠秘書之見及其為感佩難盡敷陳

答試館職人啓一首

伏承射策壬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illegible]，進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illegible]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illegible]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illegible]以深而望重。某[illegible]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illegible]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騰貴。得士之喜，非[illegible]敢私。載采病侵，尋文思[illegible]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illegible]，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求爲[illegible]筍之[illegible]，愧乏瓊瑤之報。

十三

答李寶文啓一首

伏審祗奉異恩，遠臨全蜀。[illegible]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并絡提封，挺出分於憂顧。風[illegible]以所暨，謠頌寧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illegible]之金石，盡稽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illegible]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候岷峨之舊；舟車雲集，[illegible]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歌政，載佇淹久。竊[illegible]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一首

伏審祗奉明綸，特膺異選，以[illegible]高才，望冊府以令德。王[illegible]

臣側聞除書，大[illegible]，伏以[illegible]僕學上之鳴，早歲[illegible]前人，稱音雖老於中[illegible]，終升於清[illegible]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illegible]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餘慶之未呈，屬[illegible]言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答[illegible]舍人啓一首

伏審顯膺[illegible]命，[illegible]拔垣除，[illegible]目播[illegible]，[illegible]輿情。欣屬國家，是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illegible]用事者，必兼[illegible]，[illegible]堂有閑，無預於文詞；儒館[illegible]學，宮不闕於[illegible]。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一[illegible]之長，非[illegible]通[illegible]，[illegible]以代王言。非曉達大方，則不足以分省一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其才，來膺妙選。伏惟[illegible]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指有古，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首[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illegible]名臣之風，罕從言動之司，取掌絲綸之業，[illegible]獨一時宗廟之華。把持異材，[illegible]固爲[illegible]之用，[illegible]貞法從，稱祝餘光。聊陳輿[illegible]之言，少答[illegible]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illegible]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illegible]里；[illegible]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解以雙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孺今矜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殿之嚴實逐安車

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覩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循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衞律行雖甚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淺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名儒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丈老期獨追往哲多聞進不謀安書保以身而徇義退猶發閒今措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中和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楗為郡豈偶

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甚愧輕實徒涌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事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拙雖尚嬰於簿劇庶漸即於安閒竊以登遐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旅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蜀武於東流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服本上心政拙催科句占賜號之考蔽容獄市敢師齊

用之言處實爭後老之情知愚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轄簽書寶中字懸書之病分符浙右更殊稱雅之歎既書少壯之時還復衰老之年訶閑養病即治之所撥成坐嘯之餘颯然鬚鬢頹皆為衣冠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絶俗雅望鎮靜禪師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頌蓋借之餘潤成此處多豁大夫之才豈堪治劇從令尹之政或許告新輕負於有郭脫係愈切

答吳提刑啓一首

古城蘇得詔江湖遼遠平生之願剩而獄市豈堪老病

之德藉德大而有容惡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儀惟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郡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為感怍未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治辰從事教條清簡曾無顛指之勞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效風聲所暨鄰境為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鄉中莫屈天辯若訥恥為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群枉身乃穩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茲

食自爾猶當為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遂天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褒衰我之感追喜於老而不忘豈謂京師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鍛類出妙語以慰枯槁提王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永性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書聖時陞華法從命言諧允有識歡欣萬不識寔配喬松於下栖舉蘭若夜文稟明月與長庚命羲肇須紬繹進傳聞四遠欣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邪山聖

高明飾文章爾雅蓋淮決之餘風冊相照耀亦東京之循吏凡問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為之瑰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懸喜良甚天書曰為賀鄙意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答安師孟書一首
與曾子固書一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解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肱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御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勞弊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三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名字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

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
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
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
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
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
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
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
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
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
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
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
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
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
昧惝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
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徹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
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
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
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
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
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
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
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
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
全故能兼受而獨御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
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
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絜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
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
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
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
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

許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
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
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皆習爲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
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
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
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
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
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
莫不咸在雖其狂獝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
亦躬爲說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
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
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
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
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
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雖必至其有合矣
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
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
以勢劫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
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
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
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
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
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
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爲未至

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
爲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
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
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
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數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
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摭取之故凡皇皇

汲汲者卑非吾事也若者寧明公之處矣以大臣之
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緼飯
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
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韋布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寄詞而悉知者也軾不佞
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 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
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
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
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
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
以下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
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
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
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知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
得其處紛亂其道而已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
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卑而勢力不足救於世亦明矣
而諸公之貴不啻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
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譏於貴賤之際矣雖
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致敬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以其言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
言其所欲言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

此也轍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
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
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
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
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
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轍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轍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

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
朞年而除吏八百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
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
各效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
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皆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弘鄭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拔出於此二者亦然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烜赫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王者莫不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驟將發畝之思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以言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以挫抑而險阻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恐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繞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怯而不出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哉非敢以虛辭而曲說之有所冀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易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必舉而指之矣遷者不容於口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函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碎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今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附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

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敝而救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向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向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誠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游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役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

矣然而鬻官之害殆以二千四百分而取其一所謂輕而
可以狡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驗入焉擬
發贓弊者驗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術前之所獨任而
六百分者未能絕被於局前也民之罪罔之可知矣今
之最便且重難日損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誠之
新為區區議以官捕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
以聞者從數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公費計者載嘗
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鹽筴是二
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約多補少要以
其出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害

異日無以行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
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載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
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
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至狹於人之
論乃首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蓋要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夫歲入書使資
日貫不關中之民始知有主意猶非相公果斷而力行
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崇司類聚其說而參
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甚者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

如此而民何望焉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誠不可於此
時議以官権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闊
略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
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
有大故則取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不率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
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
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歲定其數
當使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於萬世之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軾於門下蹤迹絕疏然私自揆度亦以見知於明公者
非常然因緣闊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懼
然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疏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
亦如凡人拘於疏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
不敢推少留聽軾於府中實學理欠負今歲參點以來
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
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擺日鞭撻理亦
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為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粮
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不足以為當官或指深遺

欄納司以為官員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簿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等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下諸路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之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illegible]其業

受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既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乎主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昔也聞七子者之失怳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為自為喜者少而為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為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儕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因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銘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遺書得先君手自疏記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

歟者知其無所不至未在於此也因得寬容亦一旦卒然則先矣之意亦已不能復達即莫若知其去而行然以掩閉年不敢望交以出於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戾退休之幸抑亦豈有知其實愛之軾不任懇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以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告軾勢窮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辟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眾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錄諸公千冒左右無任戰越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一首
答李琮書一首
答黃魯直書一首
答宋寺丞書一首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與章子厚書一首
答李端叔書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惡郡也所宜久處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複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

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殺
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所
令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
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
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
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輒所不敢言也 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輒以
爲定簿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
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

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
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謬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
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輒以爲如是足矣但
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
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今出錢至少乃可專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今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
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亂成不能周知
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賢有才者可以意度也
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
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

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
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
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
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
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
於典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 朝廷又何
求至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
已意之而中其實不實不中杖六十至[illegible]十極貧小
人何是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

民典牛甚於妻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
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
至是乎載在錢穀每執筆斷此盜者未嘗不流涕也
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
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轉撥令相度所謂王伯
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免慨
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十八百餘萬爲鹽
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
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爲歟而不
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

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責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冀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勢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 京師來者皆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强盜賞錢書一首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歲荐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强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徒減半自流以下得十千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千以捐其軀命可乎 朝廷所以深惡强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又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伺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爲度必不問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勑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 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關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蠢無狀孤危

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
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容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一首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
憂皆無知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
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
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
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
鹽 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中之
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
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
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
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
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
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
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
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
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

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
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
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
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
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
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
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
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
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
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
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
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
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
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
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
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
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
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
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
課之不虧殊不知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

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財賞傜
築劫庚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
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
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
監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
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
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辨之矣則他日因用不足
添價責有司以爲執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
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
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

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輒欲奪之是病天下
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　朝廷既
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之
禱方熾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
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
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
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
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
之言幸而聽雖已必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
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悉其於退也亦易矣願少留意

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
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答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
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
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
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
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
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
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詩句其語有見

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
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
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豈僕荒唐無實横得聲名者所能髣乎何其稱述之
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騖不顧
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
恐未易過非獨不肯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
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
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
緣會面一笑爲樂未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
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
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
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
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
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
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
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
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

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
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
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
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怱怱至今裁荅甚緩想未
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
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
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宋寺丞書一首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為一書以問左右又苦多事竟
為足下所先愧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
狀所能堪軾自少小為學不過以記誦摹刻追世俗
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舉所謂寡淺者
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
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
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為重地　朝廷
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輟以畀之自到郡
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殍流之民札瘥之餘百役毛
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
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數其所不逮而更譽之何也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為好而已當有以告
我者不詳大略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閑暇書不能盡
意惟深察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孟冬薄寒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軾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嚮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産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安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既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逞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掠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書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　先人墓碣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伏蒙寄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　先人早歲汩沒晚乃有聞
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
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
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嗟其甚矣之諫
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因已論之
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
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
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

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笑此奏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複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徃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徃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李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若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徃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

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捐軀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戀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

軾本非所部吏民而欲旬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齎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户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弃絶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黄魯直秦太虚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肯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東坡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答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擧求之應擧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以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歸中亥詞輒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
矣初到黃廪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
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
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
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
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
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
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
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
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
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
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
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
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
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不宣軾再拜

答李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闕的便又以為書不必能開釋
左右往往更益悽惱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愧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
不能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
軾凡百如昨愚瞶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笑至後杜
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避居　非
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赴　闕　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
言蠻事天常父右侍禁雄緣故與西南夷戰歿人信畏之
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
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祖子亦信用其言向嘗
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寇變之由作過如此者皆

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古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殊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一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何者蓋爲討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亡又貌畏而心

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山殺害兵士官王宣等千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類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令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折章取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審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糧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濺於溪谷間伐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因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亦求之用

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然後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限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想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令諸將兵稍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粮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

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
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
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存
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
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
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
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
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
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
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殘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
以降如其未也則乞　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
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粮於寧遠寨以
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
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粮於本寨亦以諸
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
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粮於安溪寨亦
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
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剗削小醜二
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羞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
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
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
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
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
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
反議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
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暑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為九眞太守張喬為交趾
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
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蕃藥
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
發無不中今與烏蕃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
上張弓弩射之若猝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爲實也諸如此類彼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矣可驅使耳柔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校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今見遞至此奉錄職事然欲救弊許如此與見忠臣愛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所以罪廢不當言而至此雖若狂而可使天知我旨見必爲諸篇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甚妙雖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開覺蒙旅示及待眼爲轉求奏令公擇寫上卷泰太虛續得勝安國往公齊見取乃亦聞令判公薦見之歎等覽初見報奏一官耳不知其寵郡餘不勞勞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於坂在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又事亦爲患見說沙湖頗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不臨皋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怨謗識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勤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啟起居慰甚幸甚不謹軾頓首再拜

答陳師仲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蒙示徐州得一冊其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執夕相從適會出許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波離異同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戕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他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

於事從來不曾編次綴有了二在者得罪日皆焚(?)寫定人婦女喜焚毁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與然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書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歟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浮於法得出入嘗復從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頑鄙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執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顔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巨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閒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擧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寺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户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户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子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恐看久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宣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来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来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謝再拜詞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大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會有以反之魯直既表裏純嗜好蔬食飲水此亦易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来亦以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歸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已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悃悃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答李廌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来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說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闕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複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志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
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志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一首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覼縷

答毛滂書二首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
多可喜者亦眾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

貴少也數保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毋問中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孝見既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京尚得一見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泛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皁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廢於其身，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沒就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

當衣錦者難於衣布當爲其大者不暇爲其小此天
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
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
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
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
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
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
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
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
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
曰物之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
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
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
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

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
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
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
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荊棘
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
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
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
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烏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病者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甞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歎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殘毁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與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覩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能寒燠人者其氣殺亦未至若霜雪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

死如是而變者病盛如是而條達遂茂枝葉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檐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君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救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旣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椎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

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瀦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
使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扃鐍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令
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以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
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

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
時夫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
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
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
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
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
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
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
笑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竊在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
藏此筆實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
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
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
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糵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寔暵燥濕

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眇其出一也有能有
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
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
所謳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
此學者之所宜盡者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
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獨吾學者至於爲
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
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

大以欺佛者也杭州監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
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
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病已而力不給
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
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illegible]記余嘗以斯語
告東南之士矣蓋世有欲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
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菴集卷第三十一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旣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守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泉也端不立除治不嚴潔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聚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宜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者郡守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顏神神之生斯我職其蒼者卑聽神不汝弃西山之泉言詠其蕪瑞以薦神神其飫之

醉白堂記 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不吾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

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illegible]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之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寶繪堂記　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

而不欲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與將歸老於故丘而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黃侯之遺愛尚未忘也元豐元年十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一首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婢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治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從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嫉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舘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淸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悔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

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璧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
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
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
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
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
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

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
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
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
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
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
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
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
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
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
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
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
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
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
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
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
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
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

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
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于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石鍾山記一首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宸奎閣碑一首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方山子傳一首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劒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絶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尋亦廢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縑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與可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勿要斷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
其為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趙郡蘇軾記

黄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吴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為黄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黄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悦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鍾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
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顧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鉅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導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鎭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

哉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賢然論事易作事難作學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知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雖如神人至帝眷焉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蔭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殘所歸弗諫弗咨先王之
志我繼行之天胙忠孝世祈鮮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
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
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
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
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
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
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
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　京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
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
閣未有銘君逮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
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
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
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
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
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
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
師傅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
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辭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廣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三儁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
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腴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腴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腴以家財助而悉遣子弟入
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贛俗歲歛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把火亦不作毁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讞抵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illegible]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某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宰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然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毋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
捕盜自贖時剌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
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
嘗舍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以首南陽市曰此党
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
州詔賜何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
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
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
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
乃悉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出得還故鄉然奈

伺去父母寺至今張文孝緣相爲代還執政欲以降
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一推所親頸得一郡以自效
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𣑱與橋爭率常壞舟公治
作飛橋無柱至今汴上皆飛橋滑州奏事殿上
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
提舉河北糴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糴物價
已而擢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辯明對上
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果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
和不得爲無罪力請護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
禁兵捍之厯楫所嘗沐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去嘗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究句軟濮州通判
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　上曰吾
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
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
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
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
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
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入爲公言
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
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句院又兼
開拆司榮州鹽井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産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
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
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
丹使還自薊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
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
兵押之曰以是付共縣聽吾命敢至今日汝已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
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知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
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
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
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
之衰息徐州守踐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
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府秦屯下

年主者以應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或
曰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
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從人入市掠飲食人
戶晝閉公聞之謂其譯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
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
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
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
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
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
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
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
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
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
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
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
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
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故樂人

亡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
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
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嘗薦輔子弟
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孫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
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
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
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
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
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
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
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祝文三十五首
禱雨磻溪文一首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謝雪文一首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祭英烈王文一首
杭州祝文八首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蓄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賊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蒳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罰棄其命罔了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熟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獲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顧下雷霆之詔分敕山川之神朝隮寸雲莫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秀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秀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旦種十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秀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禱告乃用太根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跂以雨望公

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享

又祈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凝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蜿蜒蟠蜷匀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 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礼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盡亦鑒之也以無負 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太守李選作

伏見當府郡縣太白山雄鎭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 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往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陰陰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爲大雨周不周飲破驕陽於暴戾起三麥於垂枯神雖幽寂吝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崇使其者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援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錫公爵尚虛王称按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 朝廷要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鎭四方仰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徠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矜惟衛士探符訪乘謂爲公崇寔爲公羞中原顚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治 皇無祷求褒本煌煌赤寫繍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享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 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雁農不力雨則時當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享

祈雨吳山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不雨則爲水一月不雨則

孤旱故水旱之請驗神為甚今省止雨之禱未敢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能為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宜箕之次陰淫為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騤之發旆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憖尚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弥月農工告窮歲之豊凶決於朝夕而丞走群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享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衆殤為孽卧穟生耳農泣于野其恐安覩生為楚英沒為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為暘何足告勞有累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閼斯雨念我東南餔餽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潜澮絕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起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髮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詔神或可籲尚享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乂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享 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享 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登其間有麥如暍得凉如行千里弛擔得憩今神何心焚此雨雪敢求其他尚閔此麥尚享 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癯身為民尚莫顧惜列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享 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共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　天子以斯
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瘼職其
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
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
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
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
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荅神休
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
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忍以隳此名若曰歲之豐凶
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

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
凡吏之可以請于　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
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享
峩峩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靡精
應不旋踵迫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禱祀曷答其德
陶瓦並作新其殿楹豈以爲報民罔不祚歲云徂矣
麰麥未殖荐歲之憂既謝且禱惠然雨我以承休烈
尚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爲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日
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
不滿囷籭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猶嗟我侯雩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詞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享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奔走群望惟神聰明
慈惠求無不獲既已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寔
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
聖天子之意其可不荅而飢羸之民將轉乎溝壑其
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　詔封常山神爲潤
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
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
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漠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
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　吾君者
可謂巍巍矣祈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
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
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
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
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

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頑佚益脩其實
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
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其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
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廣宅陶穴寬溫
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尚享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
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禱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

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麰麥牲酒匪報
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慙慄尚享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
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
罪斂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
幣報神之賜若捨絕天澤棄民之祀帝臨視神其
不然尚享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
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先聖先師間所當先於學其
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
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
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祗飭莅政之始
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
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
出佐浙右莅事之始祗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
尚饗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
實與天通闢塞陰陽斡旋濤江保郭斯民以食此邦
嗟我惷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
海若伏降完我岸閘于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豈
敢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為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色抗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薦少答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疑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揩胼老弱號呼吏既愬於無術陰陽舒卷神何惜而不為頓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來事永歲益慶尚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時無說之心寔民所共式陳菲薦少答神休尚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建此秋暘載穫載蓺陰雨害之稿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易歛雨官逸止其淫既曒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報我溝壑天災烈武雨雪在于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怨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illegible]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薦酒用報惟以告虔尚享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為眢井而下湖[illegible]後幾歲矣是用[illegible]鄉之餘資與開聚之利辭以日奏功所患者淫雨釣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築葑解析而迎鋭後有廬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還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湮塞積歲之患十關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

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歲出幽賛大提雲横老對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秉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咈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祭柳子玉文一首
祭單君貺文一首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祭任鈐轄文一首
祭歐陽仲純文一首
祭王君錫丈人文一首
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祭張子野文一首
祭陳令舉文一首
祭任師中文一首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徐君猷文一首
祭陳君式文一首
祭蔡景繁會文一首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祭石幼安文一首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祭王宜甫文一首
祭范蜀公文一首
祭黃幾道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維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與進士妙齡秀發來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

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居丞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一帝山陵天下惴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顧假息天下嗷然引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公曰殂征遠是卿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我在我有孫氏世與穀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乎復誰之公之云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

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偕息淚泣定哀斯人
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子玉文一首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横武庫炳
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
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州相伊昔朋友平視青衫可到卿
輔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
遂侶程孤夜衾不暖朝甑絕餾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潜
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苦莫腴凡世所欲有避

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
塘惠然我覿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游南屏莫宿靈鷲
雪窗飢坐清閥閒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
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
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
後顧我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
一樽往侑尚享

祭單君貺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恂恂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家外
敏于官民謂父兄吏畏容敬信于朋友人得其歡禮學

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
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恨莫歸悲念我孤甥
生逢百罹既嫁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
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從何延厄窮何陋官達
何妍命也奈何道配牛顏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幸皆友
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蓋百年見其孤子駁駁雛鵷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
祖華州見君逆旅深雨彌旬道浮沒危人爲泣君若有

餘其後七年君赴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後七年
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雖寡而翔駒亦千里惟
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坐今存
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孰
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曰贍于堂
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
歸無悢尚饗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扞城吏畏其故練
達物情佐我治兵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示西

横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致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濩黎蒸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淚俱零尚享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可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雖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憾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講道而救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益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兹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

拙懸絕殊難細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箕箒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歛不拊棺葬不親隧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其愧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尚享

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疏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面淚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

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髮須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究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言其悠焉欷歔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棹臂莫夜我非至此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誠哀尚享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張丈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疑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鋭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厖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投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歉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欲忘年脫略哥謳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蜕堂有遺像字照留慶入亡琴廢帳空鵠咲醉觴再拜泣溢兩眥尚享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致而不遂使少見其端末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三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謹爲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哉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遂沒元身惟陡與軾匪友則親自內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尚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二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脩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流懷思適其所安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爾雍譪潔喜兄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背種種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措兄畀誰去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還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觴豚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慟兄實臨我尚醻勿辭嗚呼哀哉尚享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茸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

蓋熟筆硯爲笑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我我來今熟其鏘嗟禍歌呼得淳而醨天力自然不施騁觔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慕參拾仁施草木信及麏麋衆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僂儱莫君設談笑大釣徒勸喪之西歸我寬江濱何以薦君條豆之芹掬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享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紈綺留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譪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猶吏追繼襄陽之耆舊得建安之風流無愧高致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愚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絶交爭蒲前無後十遷而五謫中流蒙清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縈綿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湘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將然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

士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黄急吏
饑民食黄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
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坫紛
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
然絕塵去黄而歸卽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没身務欽
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怨如浮
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享

祭蔡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淸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
兼百夫斂以靜順子之事君惆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

如進猶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毅淸愼綏民急
吏不肅而寬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
工於造語恥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
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黄泉所遠損惟子
之故不我羇韓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
瞬富貴無能俯仰挨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
穎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我困于旅愧莫子賻歌
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持不同而
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勤
網羅散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劇
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覺一紀門人凋喪
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
伯和父解發疑殺今其世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
日化躡風希景安所止矣子猶確然求之愈數斷以凡
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卷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
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繼以涕泗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歸還故鄉親友尚前覺而無有淚
下迸泉寓居江湖特以自憐忽聞人蜀音回首愀然邈如
天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
經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携手同歸
相視華顛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還行
卽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有子文務森然
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未歸無憾舉我一觴嗚呼哀
哉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
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臨危

我知昭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父兄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顧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凌我若言利非天誰敢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斂則鋤有疾則醫閭閻所生鰥老民疲和我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壯剝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子孫雨泣路人垂涕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畤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

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薤章以侑一危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宜甫文一首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己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幽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

祉聞趙人子孫其昌將其薦羞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因而種之有待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箕門而升燦焉其庭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爲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我是施公昔所言吁嗟無遺維樂本和公寂不知樂成而覺公往則聽凡百君子願公無恙胡不萬年以重王國我雖之忠嗟矣助之哀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謙德不揚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數則無間豈以問罪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

在陳貧夢告行泣起出門先友盡矣我亦何堪報公之喪方食吏嗟吁嗟我公豈其云亡望公何時然猶與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至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騏驥風騫鴻騰人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刑獄不緩不絙姦民情吏實畏服懷帶亦知之因事求稱之左右有聞莫應君聞不慢與道降升丘豈羽毛爲人所矜恤然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夫布蔬糲妻子脫粟玉食交朋我遷淮南秋殺五登坐閱百吏雖刀枉仍有其佐

于濤乘是乘移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綺垂履
啓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以我均股肱別我而東衣
袂僅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蜀夫在天雖聖莫增君趙
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
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
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授其合
簡肅之廟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進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微福
文忠以我先君出守東南往返其類病不能見奔以赴
闕自歛及葬魂奠莫糊匪愧于今有醜者人留訂千里
荷此一觴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行狀一首

司馬温公行狀一首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
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以兵部郎中充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
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

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 真宗 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
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
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
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
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天章公當任子以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
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
郎以天章公在杭詞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
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illegible]

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薦闕
下直講還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游見
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
之臣非有元勳大功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
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
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遷殿中丞爲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罷相
出知鄆州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

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輸麟州屈
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
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使公
按視公爲畫五策莫若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
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
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
年能耕屈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糴無所得而
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
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
備遇賊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

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
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
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
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
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
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詞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
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
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遷

以爲常選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
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
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
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御罷燕飲安養
神氣後宮妃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
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
鎭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
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
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
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
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又公爲諫官
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
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
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
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
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
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
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
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
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
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
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
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
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
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
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
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
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
辭不就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
凡人爭錙銖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二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
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竊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而禮使者受命不受則臣子不處朝廷使者不當徒反
況召皇子內臣皆乞召諭臣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
入 英宗遂受命 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
疏言 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
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
疾以姚坦撿束欝欝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
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新國獄得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然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 大長公主爲法公主宜以
嫔殺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

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嫂逐其家人公言
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
落陛下獨無兩露之感傷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
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
判翰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詞至八九改授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
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
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
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詐譁而逐御史中丞
羣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橫

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
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
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
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
爵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
同妾盛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

三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
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
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
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
者當信用之邪佞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勳者當疎遠
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
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漸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
中外窘乏不可比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詞則乞許
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
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
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擬論以爲不可
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
而得使相陛下只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

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臣而都知任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
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
反覆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
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
彊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

此章六上不報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宣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
綰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
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
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
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誠

成珪即救吏以公手稾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
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
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
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
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
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獷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
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
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

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
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
故輒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
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
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位
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詞不許上面諭公左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詞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
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擧進士取高第而云不
能四六何也公遂出上遣內臣至閤門趣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翟公
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
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
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
可已白頭宰相押權東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
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亟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

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
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
近歲居此位者皆轉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大意
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
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
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
知涇州劉渙等奉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
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鄜州中正所陳陛下是去

二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
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
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鄭昭選
等四人爲閤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
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
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
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倍三百兩三上章詞
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
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
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
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
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翰林
侍讀學士王[illegible]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
議并作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
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

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削公議然卒
從安石意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
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
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
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
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當爲答詔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議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
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
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
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
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
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
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
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
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
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
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
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
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
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
官者公薦呂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
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
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日漸東北流自議新
河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
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剏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
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
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
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

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吕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

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

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復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

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

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
之言不然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
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
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
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

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
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
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
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
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
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
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未補外上猶欲用
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
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休以
遣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illegible]

獨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京兆長
安河中邠三郡騷然公上疏極言方今公私困弊不
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之務宣撫司令
造後無用散糧之宣撫司令臣皆不敢從若乏軍興臣
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焉公求知許州不赴遂乞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
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
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
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其尤病民者但免役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

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
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
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　神
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
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
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
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

言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
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有此者
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
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
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
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
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
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皆已行之矣小臣
猥蒙選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
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
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
之資勵精求治慨然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

之流以此得志後皆苟慕之幸先知其為天下病矣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
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
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
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
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
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
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　人主
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
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　市易法所儲

物皆樁留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
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
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
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下
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
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
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
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
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
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
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
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
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

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
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
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
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甚貴
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
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
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

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
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
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
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
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
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
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
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
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不爲子孫計生產置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
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舉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
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
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
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
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

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
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
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
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
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
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事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先重其書以爲賢於
荀悅親爲製序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以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亦自以爲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
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

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
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悲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
報之也大哉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
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衆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必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已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日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
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
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
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
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
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
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
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
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
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

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
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
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
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
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
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
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
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

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
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
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
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
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
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一

年八公家貧學有大志汜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
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
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
節度判官事丁泰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
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
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
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
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
相氣名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
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
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
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
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

用都監李康伯皆棄城而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
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恐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
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作樂公
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
召問且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
省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恐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
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
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

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命速
必思懲盧守懃黃德和覆軍之轍可使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
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
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庸才小人不可用詔道侍御史陳
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賊
近關自關以西爲計之耶詔皆侵就攻自用兵以來吏
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
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
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建議

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
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
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
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習
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挪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
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
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
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

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
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捕繫人而不及吏公白
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
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
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
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
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
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
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

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
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
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
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
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
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受且使宰相章德
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時范公仲淹爲參知政事杜公衍爲樞密使韓公琦
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
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　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
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餘條
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illegible]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
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

可許乃詔其使辛臣也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
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
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
虜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
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頓兵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
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
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呆兒族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
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
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
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忌公
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譖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
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
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
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

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
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
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
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
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
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
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
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

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
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
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
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將楊俊詣公告之齊
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
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
郎公又懇詞不受還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
侍郎從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禮

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
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
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
之歡躍脩發臺殿上止真以語脩臣曰古之求相者或
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脩頓首稱賀 仁宗病後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
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因留侍止之不可因以問親祝禱爲
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
爲虛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欲自爲地
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下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獨宜
去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又徙河陽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并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
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
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
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
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
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
之即日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
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又臣苟非意在愛君誰肯

王室何以致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尋
顧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
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頼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
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
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
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
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
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

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
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
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
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
險遠不可以貪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燕薊諸州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明日有瘳故寢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
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
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
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
朝内出祭文遣使致賻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
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
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

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
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
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
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
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
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
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
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
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志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二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

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臣軾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以仁宗　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儁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攷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成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使者皆以事詞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以遼不

敢居而向之詞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此而議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搆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恬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埽濟敢探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之逮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竊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雖家進退宰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娛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悼之命我祖宗畀有鐵推往銷其鋒謹謂氏遠我聞其呻寧弱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嗇命是豢勿剗削人剝敵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狄謂我驕帝嘗其言折其芽萌年來公尺箋皆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公相望再聘于遼北方以寧景德元謀始盟實乃公生是敬天命則然公之往毋泰同寤焉往誰謂焉彼其庭去有天敲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於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承

潦若饑啟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曰泉
流瀬其在四方自衆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陪星其堂有增其丘公豈來藏
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illegible]
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illegible]
[illegible]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太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士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

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所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安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及究消亡而志良全要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片為唐閩人五代之亂從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景滁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為西安人考諱亞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擧監潭之稅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從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察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憂廬于

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滁守以廉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滁公至從容如平日滁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illegible]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illegible]上既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illegible]非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illegible]復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illegible]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illegible]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illegible]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illegible]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illegible]

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illegible]非是[illegible]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illegible]皆許[illegible]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illegible]河陽[illegible]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illegible]歲爲[illegible]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蒼地公爲秦隴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
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
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
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变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
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
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
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
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
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

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
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
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
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
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可辦
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事爲少衰以屢
空改修鹽法疎鑿灘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
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
且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未閲月爲度
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
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
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
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
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
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
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
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
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一察其無它曰是特
坐禱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益愛之曾
榮謹除轉運使陸詵上面諭曰趙某治成都中和之政
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者入爲
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illegible]
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卿匹馬入蜀以
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
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爲

默皆骨鯁敢言久之遂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
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
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
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
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
司馬光詞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
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
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弃禁近耳
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

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
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
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翳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
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
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
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
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
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
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
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

如他日兵民皆安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立堂下公好諭
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
汝亦宜清慎畏戒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
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
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嘯聚境上肆為剽掠
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殺婢以盟公
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縛婢引弓將

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
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
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若生
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
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饑
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
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
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
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
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

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
廷有事郊丘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
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
提舉兩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
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
日而公薨寔元豐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
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為

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
數皆如己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
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
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
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
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
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
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
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公真世人
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

禮師儒民有可興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
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
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
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
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
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追昔孰如清獻公
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
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
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

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云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无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夏河始決曹村築隄平後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駭然而今歲夏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
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
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
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
為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
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
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
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
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
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漆石者
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
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
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
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
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

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
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
妣皇甫氏祖妣薛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
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
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
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
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果為

邊患已而纍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凡所施

至治矣而公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泣不已時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元祐三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軾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未已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知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

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爵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天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僮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志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遊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擢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常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

使公言管閣法史無法矣未聞禮官無禮也請詰問前
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瑑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
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
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
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
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
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
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
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
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
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
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
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
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
令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
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
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

舍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真
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
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
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
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
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則其禍豈獨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鬢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

亦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
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
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
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
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　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

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　考然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陛下既考　仁宗又
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　武之比矣凡稱帝若
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　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　翰林侍讀學士出知
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　貫石以貸不及奏監
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　所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　復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
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察違滯著於所授

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及
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公
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
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
不報因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
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
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
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
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
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
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
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誅之深入更以為榮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
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
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
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賙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
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

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
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
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
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
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
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
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可換改宣德郎且起

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
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
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
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
甚厚數月後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
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
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

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
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
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
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
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一
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
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斷方嘗

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一□以起公
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慟以公清明坦
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
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仁者莫能勝
所居第於行義坊請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葬
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
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
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
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
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

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
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
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
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
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
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

累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
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
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之宣德郎監
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慮太康主簿
先公六年卒次百虔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右司諫吳安
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封長社
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
祖淳祖舒祖京祖思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曉家于
許許人愛而敬之其卒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
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

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
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
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翕然師尊之無賢不肖皆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豈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犯其顏嗟乎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來近歸于洛孰其雍之莫之聽從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
解天刑競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獲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穿除渴飢公雖不用亦潤其行
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
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
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
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
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旣嫁事
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
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
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
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
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
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
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
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
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
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
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
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
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
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
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頹

保母善也爲爲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巳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
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東坡集卷第四十

銘贊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大悲閣記一首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大別方丈銘一首
法雲寺鐘銘一首
召伯埭鐘銘一首
淡軒銘一首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阿彌陀佛頌一首
魚枕冠頌一首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玉石偈一首
地獄变相偈一首
磨衲贊一首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光道人真贊一首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書楞伽經後一首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太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宮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

子明以昇之七年試自吳安思徙臨汝過而見之
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
泰方爲塼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
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
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圓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坑泉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憮焉不取衆所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聞如穴受風不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雖有大身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坐觀大別三門之外
江漢東流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
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睥如長虹問何爲然
笑而不答寄之言誰作見尾氣秀眉月面縱濮賤膿我
作銘詩捐其不容與其鼓鐘

法雲寺鐘銘一首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光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
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
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鍾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
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
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
所苦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雖無
盡聞則應曰三海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鄧伯埭鐘銘一首并叙

鄧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
爲之銘曰

無量智[illegible]大悲以無明[illegible]戒定以為證鑄成無[illegible]以
波乎[illegible]慈悲[illegible]溢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靜持動故動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色[illegible]焉哉復知淡叟之不淡者[illegible]口腹之變而起[illegible]窮之爭其[illegible]之一言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眾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者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眾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眾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說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詰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為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眾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為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 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眾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為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巍然冠五岳方其為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為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為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處樂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

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謂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昭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言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鐵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凉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説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　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
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
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
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
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
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
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所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
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
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
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篆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
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
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
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露無一事長歡喜
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
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字寶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足脈未立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
百億千即委而真是真是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本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鏟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和物。是故東坡，即此爲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烊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簽

設爲僧正其一曰元復故經禪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鬚寸餘目光璨然骨秀[illegible]如畫須[illegible]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戀戀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益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沒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十

第一卷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次韻答馬忠玉
別諸山作三絕句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留別蹇道士拱辰　次韻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四明狂客　西塞風雨　[illegible]　題王晉卿畫後
破琴詩　東堂次諸公[illegible]時[illegible]三首
聽武道士彈賀若
次韻子由書晉卿所和二首　感舊

戲作放魚一首　復次放魚前韻[illegible]
九月十五觀月聽琴西湖[illegible]　答[illegible]陳履常見和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之韻
六觀堂老人草書　次韻劉景文見寄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　[illegible]常飲
[illegible]作三絕句　別[illegible]公[illegible]
兩歐陽[illegible]和[illegible]　[illegible]長老
次韻答錢穆父見寄　[illegible]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illegible]
[illegible]諸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見餉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　和趙景貺栽檜
黃待制求先君水林亭詩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小齋
聚星堂雪　叔弼誦淵明事嘆其絕識
喜劉景文至　禱雨龍公既應次韻劉景文
戲書樂天身心問答後　西湖戲作一絕
送歐陽季默赴闕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和劉景文見贈　和劉景文雪
次韻送劉景文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
新渡寺席上次韻送叔弼

第二卷

詩五十六首

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送王竦朝散赴闕　次韻張朝奉仍招晚飲
閻立本職貢圖　次韻王滁州見寄
和趙景貺求東齋榜銘　洞庭春色
送路都曹　次韻陳履常雪中
謝二鮮于以詩文見寄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聞世亭詩贈任仲微
新渡寺送任仲微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贈朱遜之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上巳游塗山荊山記所見　淮上早發
次韻徐仲車　次韻李子中春日書事見寄
送陳伯循察院赴闕　送張嘉父長官
西湖戲趙德麟見懷次韻　次韻趙德麟見懷絕句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　戲謝毛正仲惠茶
雙石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雪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滕達道挽詞二首　次韻蘇伯固送李孝博奉使

送晁美叔　王文玉挽詞
送芝上人游廬山　送程德林赴真州
谷林堂　杜與秀才求種松法二首
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次韻劉景文贈傅義秀才
過定國有感　九日次定國韻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次韻定國見寄
次韻顏對稷父從　駕景靈宮

第三卷

詩六十四首

和范子功月石硯屏　次韻純父送王觀月石風林屏

次韻錢穆父會飲　次韻穆父侍祠郊丘
郊紀慶成詩
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玉芝圖　見和仇池　藉田
海神廟不果遊　沐浴僧舍與趙德麟遊近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以仇池石借王晉卿
次天字韻答參寥起　石塔寺
次韻蔣穎叔二首　唐使君鑑官　微祥池　和叔盡畫馬次韻
王晉卿欲奪海石復次前韻　昭易畫晉卿難之復次韻
謝劉景文以畫松鶴爲壽　謝程德孺惠海中柏石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次丹元姚先生韻
次韻元日立春三首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
送蔣穎叔帥熙河　再送二首
次韻穎叔觀燈　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次韻同賞田曹梅花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得先子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呂與叔學士挽詞　次韻丹元子
書丹元子寧極齋　種稗桔檜書此短下
次韻錢穆父寄蔣穎叔二首　表弟程德孺生日

次公乞詩復用前韻　吳子野出家贈以扇山枕屏
秦府雨中別子由　送王敏仲北使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次韻曾仲錫食寶淸生荔支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再和曾仲錫荔支
次韻滕大夫三首　雪浪石
同前　沉香石
石芝　鶴歎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第四卷

詩七十首

[illegible]詩　題毛女真
寄蘄合刷餅與子由　次韻子由[illegible]
書[illegible]得茶[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　[illegible]小集[illegible]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illegible]
送[illegible]　中山松醪寄[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圖　次韻[illegible]上人見寄
次韻王雄州[illegible]　三月二十[illegible]
三月二十[illegible]　次韻王雄州送[illegible]
臨城道中作　過[illegible]

子由新修龍興寺吴畫壁　過高郵寄孫君孚
見長蘆天禪師三絶　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
贈清涼寺和長老　懷中和璧
廻湖夾阻風五首　過廬山下
壺中九華　江西
秧馬歌　初入贛過惶恐灘
鬱孤臺　廉泉
塵外亭　天竺寺
過大庾嶺　宿建封寺三首
月華寺　南華寺

碧落洞　峽山寺
舟行至清遠見顧秀才　廣州蒲澗寺
贈蒲澗信長老　發廣州
浴日亭　游羅浮山
初到惠州　寓居合江樓
白水山佛迹巖　詠湯泉
自笑　朝雲
寄虎兒　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再用前韻　新釀桂酒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花落復次前韻

第五卷

詩六十八首

江郊　詹守携酒見過
[illegible]江　上元夜
遊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　與數客野步涂觀林氏花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贈王子直秀才
次韻程正輔江行見桃花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
再用前韻賦　真一酒
游博羅香積寺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　江漲用過韻

連雨江漲　初食荔支
桄榔杖寄張文潛　荅周循州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　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荔支歎　江月五首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再和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與正輔游香積寺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次韻子由[illegible]月中梳頭
和　夢與人論神仙道術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到
小圃五詠　人參　地黄　枸杞　甘菊　薏苡

雨後行菜　殘臘獨出二首
新年五首　過□□堂何道士[illegible]
次韻劉□陝山寺[illegible]　食荔支二首
和子由[illegible]九花一　遷居
兩橋詩（東新橋 西新橋）　悼朝雲

第六卷

詩六十六首

和子由重九二首　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吳子野絕粒不睡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種茶
[illegible]并過□□石盡得泉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謫海南作詩示子由　夢中得句覺而遇清風急雨
次前韻寄子由　安期生
記夢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
聞子由瘦　[illegible]子由勸不讀書
宥老楮　[illegible]墓
糴米　入寺
次韻子由三首（[illegible]）
又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次韻子由浴罷

借前韻賀子由[illegible]　獨覺
夜坐達曉寄子由　謫居三適（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臥濯足）
子由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壽
[illegible]寄子由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上巳與老符秀才飲　新居
五色雀　倦夜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　縱筆三首
貧家淨掃地　次韻贈吳子野[illegible]
被酒獨行三首　夜燒松明火
聞黃河已復北流　天門冬酒熟[illegible]
追和戊寅歲上元　[illegible]
真酒一歌

第七卷

詩八十九首

汲江煎茶　[illegible]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illegible]亭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自雷適廉宿淨行院
廉州龍眼　[illegible]
梅聖俞[illegible]　[illegible]
留別廉守　[illegible]詩

歐陽晦夫遺接䍦琴枕　次韻王鬱林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　東山浮金堂戲作
鮮于都曹歸蜀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書韓幹二馬　將至廣州寄邁迨二子
贈鄭清叟秀才　和孫叔靜兄弟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趙昌四季　芍藥　躑躅　寒菊　山茶
和黃秀才鑒空閣　韋偃牧馬圖
題靈峰寺壁　眾妙堂
題[illegible]明月湖詩　次韻鄭介夫二首
十
九江[illegible]蘇伯固[illegible]和　次韻韶守狄大夫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狄韶州煮蔓菁蘆菔羹
李伯時畫憩寂圖　贈龍光長老
贈嶺上老人　贈嶺上梅
龍泉鐘上次前韻　過嶺二首
留題顯聖寺　過田氏水閣留題
乞數珠　鬱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
虔守霍大夫復次前韻　贈虔州術士謝君
虔州崇慶寺榮師湛然堂　和陽行先
用舊韻贈清涼長老　和猶子遲韻贈孫志舉
作六[illegible]長老　重[illegible]和詩[illegible]首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
書東皋二首　呂承事[illegible]作詩不[illegible]
[illegible]工部別王子直　次韻江晦叔二首
次韻江晦叔兼呈范之　夜會[illegible]范之[illegible]
武昌范之同參玉版長老　[illegible]謝道士求詩
贈詩僧道通　張[illegible]永康所居萬卷堂
題杜與長官定花堂　和[illegible]九華詩韻
次韻郭功甫二首　次韻[illegible]詩
十一
次[illegible]光　[illegible]子
夢中[illegible]作　答[illegible]山長老
寄[illegible]歸[illegible]

第八卷

賦八首
颶風賦　秋陽賦
洞庭春色賦　中山松醪賦
沉香山子賦　酒子賦
濁醪有妙理賦　天慶觀乳泉賦

詩一首

何公橋詩
琴操一首
醉翁操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　鍾子翼哀辭
頌一首
桂酒頌
銘八首
四達齋銘　擇勝亭銘
德威堂銘　洗玉池銘
雪浪齋銘　漢鼎銘
潛珍閣銘　九成臺銘

第九卷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　王仲儀硯銘
端石硯銘二首　黃魯直銅雀硯銘
陳公密子石硯銘　龍尾石月硯銘
邁硯銘　迨硯銘
卯硯銘　唐陸魯望硯銘
贊八首
九馬圖贊　黃初平杜介所藏圖贊
二疏圖贊　延州來季子贊
偃松屛贊　三馬圖贊
李潭漢馬圖贊　李端叔眞贊
雜文十六首
太息一首　書王奧所藏太宗御書後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趙德麟字說　書杜輿子師字說後
書東皐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外曾祖程公逸事　藥誦
書柳子厚牛賦後　剛說
補龍山文二首　東坡酒經

續養生論

第十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第十一卷

志林十三首

第十二卷

表狀劄子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逐前請狀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辭免兼侍讀劄子

謝兼侍讀表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

賀車駕幸太學表二首

謝賜曆日表二首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謝賜新刑詔書表二首

賀立皇后表二首

賀坤成節表

第十三卷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

任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定州謝到任表

慰正旦表

謝賜曆日表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謝賜衣襖表

到惠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提舉玉局觀謝表
慰皇太后上仙表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太皇太后本命齋功德疏文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第十四卷

啓

答杭州交代啓　答館職啓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與京西漕使劉某啓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答范純父謝諸郡啓
賀蔣發運啓　答杜侍郎啓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謝本路監司啓
謝諸郡啓　賀隣帥及監司冬至啓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　答丁運判啓
答陳提刑啓　答藍賀州啓
答王承議啓　答王幼安宣德啓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揚州上呂相書
答虞候俞括奉議書　答王庠七首
答湖州吳秀才書　答謝舉廉書
答劉沔都曹書

第十五卷

記

眾妙堂記　瓊州惠通泉記
南安軍學記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碑

上清儲祥宮碑　昭靈侯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峻靈王廟碑
伏波將軍廟碑

第十六卷

傳

率子廉傳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　謁諸廟祝文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遣張龍公祝文　立春祭土牛祝文
謝晴祝文　祈雨僧伽塔祝文

定州謁諸廟祝文　謁文宣王廟祝文
北嶽祈雨祝文　立春祭土牛祝文
春祈北嶽祝文　春祈諸廟祝文
祈雨諸廟祝文　定州謝諸廟祝文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文定公文二首　祭龍井辯才文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祭韓忠獻公文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奠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惠州祭枯骨文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祭柳仲遠文二首　祭吳子野文
第十七卷
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
第十八卷
墓誌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王子立墓誌銘
寶月大師塔銘　陸道士墓誌銘
惠州官葬暴骨銘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碑
第十九卷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捨銅龜子文
書若逵所書經後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觀音贊
羅漢贊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
釋迦文佛頌　僧伽贊
阿彌陀佛贊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無名和尚傳贊　蘇程庵銘

思無邪齋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書金光明經後
金剛經跋尾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第二十卷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　夢齋銘
十八大阿羅漢頌各一首　藥師琉璃光佛贊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繡佛贊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
補禪月羅漢贊十六首　談妙齋銘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南華長老題名記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靈感觀音偈
湛長老真贊　清隱堂銘
觀音菩薩頌

東坡後集目錄

東坡後集卷第一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慙愧當年邴曼容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載酒從秪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强說重臨慰別情衰髮只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

[illegible]移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那堪黃散付子
虔空羨杭蘇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遠
朱絃辯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荊棘梨棗無從生
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
庚桑託雞鵠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
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

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頗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遊桃花縈葉[illegible]水到
人間伏流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賴我胸中有佳
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
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雪谿乘興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
道爲問還從何處來
四明狂客
覓號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
去更求敕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蒻
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破琴詩并引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
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
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
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
州還朝宿吴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
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
損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
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
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

晝寢復夢珠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珠遂至
惡其非夢也問之珠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
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
璉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
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脩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
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
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卧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多
少數到雲峰第幾重

聽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
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
味未飯鐘聲已斂茶

夢覺還驚屧響敲人來花影簡齋騷白髮成何
事一帖空存老遞汝（[illegible]）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曾社今誰
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
和二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真欲擬湯休璣雲寄我山中
信雪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僊虎頭落却來顛倒拾
遺裘（[illegible]）王孫辯作玄真子細雨斜風
不濕鷗

此境眼前物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
月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瓊歸田進老一
年來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

感舊詩 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
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
始有感槩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常
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
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
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
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
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
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
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
扣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
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
與柿霜（[illegible]二物皆東川[illegible]出）憐子遇明主屢患已再
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
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
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
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
忍膾攢攛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
損鱗鬐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
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
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擾擾萬生同大塊掬掬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
芥黃河復繞天門帶長饞韓子臨且陋一飽鯨魚何
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逝將歸脩

[illegible]又欲乞鉤之雲巖[illegible]此爲[illegible]
[illegible]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
兵木腸兒腳和兩般歌小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illegible]
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illegible]
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奏舊曲[illegible]
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illegible]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illegible]
叔弼兄弟

作詩李長吉識字楊子雲端能望此府坐嘯獲兩君
逝將江湖去浮我五石樽眷焉復少留爲世所醺
亟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朱絃寄三歎未害聆耳聞
共尋兩歐陽代薪賦黃昏是家有甘井沒多終不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鳳雛驥子口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
軸却來小邑試牛刀

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
老汝潁東流子却西

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

酒吏勸重新畫舫齋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緜蕞新故國依然喬本
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潁一首

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
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
遶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
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
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

肖
陪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
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
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為醫
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
髯飲松腴剡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
羞澀羊氏姝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其人蓋于性情於學而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人莫知者故作此詩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
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
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首

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
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義之生五之總角出銀鉤
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
千鍾斯為堯百榼斯為丘陋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
酒中那有失醉則不獨醒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對鄰云讒常不飲故不以詩勸讒常飲一

首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
吐酒茹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恃
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悄焉得長愁為計已大誤
二歡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强為釂一酌將非作愁具
成言如皎日援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
病臥看紫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秖愁戲瓦閑童

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小閣低窓卧晏温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誑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尚有赤脚婢能烹赬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歟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文忠公贈原甫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

贈月長老一首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雙輪五霸之所運毫端栖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嗔拱手但默坐墻壁方諄諄今宵恨客多汙子白氎巾

後夜當獨來不須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酬韻作詩見寄一首

大耿疲勞已離群小馮慈愛且當門軾本以舍弟貺甚清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轓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宗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吾言豈須多吟味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真脫兔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為長白主名字書絳闕

告年設吾句上前令以為長白山主然何賀也明年
呈仲序以傷心清韻尾巳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
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頗子書
之第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佳蔭露坐方獨酌
月華稍澄澄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
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醻酢
此生獨何幸風纜欣初泊逝逝頹蘇網行赴松喬約
莫嫌風有待漫欲戲冬廓泠然心境空歸來笙鶴
上

獨酌江藥玉滑殘有帳諸君子明日望夜
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

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盃規摹定州瓷
荷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
昔侯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
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徒施
請君詰歐陳同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歐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
作小詩

書窗拾輕煤掃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
癡人畏老死何拘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爭一南山竹
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明日復以大魚為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
復戲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翔那將一寸金今三冬學
餉魚欲自洗鱗尾光卓犖我是騎鯨手聊充庖角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物青牛君
時有再生枝還作左紐紋王有古意
書室延清芬應憐四獨子不墮凡木群體而桷柏姿
冤木葉初扶疏立未出龍纏筋巢亂
細葉秋蟲紛乃知赦莽初甚要封植勤他年寸
孤根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閒籍半齊民
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
佳哉鬱蔥蔥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十家輪
新松無麼獨香柏有烏馴待公歸上冢淚菜乃宵春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書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首

以漫亦何有而我常安居蒙君開此室容膝眞有餘
對床琴動搖弄筆窓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
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辰未驄尚四更起而六至兩日乃雪夢回聞剝啄誰乎趙
陳予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𧈧主孟當鬥我玉鱗金
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遂蘇

聚星堂雪一首 并叙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
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
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
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

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
各賦一篇

窓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
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
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
更鼓晴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被作衣棱却怕初
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
檐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
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百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詩稱見訪謝陶淵明事歎其

翔既去感槩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
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
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喜劉景文至一首

天明小兒更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眞是髯
手迹起坐熨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
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
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

一笑乃適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
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
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
湖

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
精誠苟可貫賓主眞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罍
言從湖州牧遠去焦氏臺倒傾瓶中雨一洗麥上埃
破旱不論功拏雲却空回豈能與我輩用舊還我
使君今子袁英風冠東萊笑說龍爲友幽明亦相遭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
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
當成幾佛
西湖戲作一絕
一笑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
簡秖有并兒一葛強
送歐陽季默赴闕一首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白今白
鬚令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十朔君去若平我
老莫霜風淒緊正脫木顛水清淺可立鶴莫辭白酒
湯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還夢
得出奇句郎君可是兒庫人乃使驥騄隨蹇步置之
行矣無是道賢愚豈在遇不遇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
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
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
須折無情豈亦畏朝寒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
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朝來雲漢接天流顧我小
詩如點纈歐陽趙陳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
淡似雪柏堅聚散行作風花暫晴光融作一天涯
有何事真無說涯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為噲等
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為我風黧面獨卧無人雪
縞廬留子非為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我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
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盃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
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
千夫（君昔馬兩使事並相詩逆旅多李尚書急謁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
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
鬚（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
謂夫子駕復迂兩來又見三點柳共此暖熱滄罇蘇
酒有酸薄紅粉暗秖有潁水清而姝一朝寒風雨
散對影誰念月與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陳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如為之不亦過實家之盛須所未有此不能日外詠景文成之皆去爭）何時歸帆泝江
水赤酒一變甘棠湖（江景文近卜居其下）

以屛山贈歐陽叔弼一首

温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為貧聊復仕棲於紅塵中常起青霞志屛山擬贈子莫遣汗簪珥爲目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妙類惟粧半更刀乃扶危倚市必醜悍平生魏公業忽斷郢人㨛詩書亦何用遙道須此館

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子詩如清飈參發將旦胡爲久閉靈綺語眞自惠許時笑處處隅屋相詠歎竟識奔道否絕叫呼百萬清朝因多士入門子皆冠莫言清潁水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揚柳貫持歸不忍食尺素辭悽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春愁結凌澌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巾笥鄭人纔

東坡後集卷第一

東坡後集卷第二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紫城理枯瀆放閘起膠艇傾君嘗此樂但事何時竟[illegible]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渚急枉押荷葉從白酒[illegible]紅裙已放鄭[illegible]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潤鄭公羽不量力敢以老[illegible]玄黃雜兩戰絳青裳雙蟠[illegible]烈氣悶强敵仁心惻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illegible]難祈蓊蒼搜枯潤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一祀穀春蕣得雨雪少助先生繫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安閑閑默自責神交清衿閑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一首

歲莫自急景我閑方緩觴醉此西湖曉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閑久[illegible]蔬麥青漸老榆柳黃

蛩蛩春欲動淼淼水未央水禾八鷗鷺靜月霧松檜香
撫景方婉娩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
我意正摩挲君才亦圭璋此會恐難久此歎不可忘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
蠟取蠟為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
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
神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
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
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減否不出口默識如蓍龜
擇子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為三十載尚作窮苦詞
吾人不妄語未如此可疑獨來清穎上淡泊中郎詩
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髮
頤言指松柏永與霜雪期君伯父知為衡州日與有送行詩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掃白非黃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
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蒸作霧楷火滅噀雨巴
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

[illegible]我寺二
三人[illegible]昔一念差前生或[illegible]氣餘騰蛇儒曜湖
赤松[illegible]悠丹[illegible]時一篇然授授四座萍清詩詩
可觴[illegible]笑語多[illegible]回車入官府治具邀貧家萍盤與
豆粥[illegible]可賦煩嗟

聞立本職貢闕

正叔又德余鄉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豁舒服奇
尤摘施藏海道濤瀧彌侖瑰璋爭牢杠名王解辯部
差[illegible]懷務本還呈開明憲我胃而擇心未峯巍微封倫
恨未堅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斷人何似似奮兩歌舞瑕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
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負赤紙玉堂揮翰手
知飛發狩泠人解吟詠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
盡卿相將來坐歎鉛山上笑指淨刹一雞肋多取清
名幾能享丈夫自覺貴難謂醉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
太守更風流要作前人作詩瘦我勸公明苦求出到
處遺踪尋六一憑君試與問琅邪許我來游莫難色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
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illegible]

王孫天驥轢群子奧而敢衆宇學僞塵區人更傑
我若言盍放筆落座爭傳欲求東壽緩受欲西湖雪
莪瓣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笑一石愛陽滅

洞庭春色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
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爲作此詩醉後信筆
頗有沓拖風氣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醉遠餉爲我壽
瓶開香浮座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受甘）

莫遣公遠嗅（明皇食柑叔見一柑中金字明皇以問法善云公遠也之道二三蓋）
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鉤
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正是嫫母黝須君滟海盃
澆我談天口

送路都曹一首并引

乘逢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
歸錄曹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
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
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厚禮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
不聞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詩
留之不可以撲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送趙德麟陳履
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
我亦倦游者君恩繫疏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
踪更課升斗積崎嶇等鉛舂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
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援白首抱關望夕
烽子意元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
胸我田荆溪下伏臘亦粗供懷我江南路會作林下
逢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塵老檜作花真强
項凍烏储肉巧謀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讙呼我
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陽老奉使猶未還
逕來向我言青蒼藏方難斯人乃德星遺此虛危間
（司馬溫公謂我曰子駿極星也永東人因苦且令往拔）名用既晚矣爽命夜復
慳一朝失老驥對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耿耿有餘
潸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高論已河漢清詩鳴瑯
球遙知三日雪積玉埋松山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

管故人在潁尾投詩泝滄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卧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為掃除

閬苑千葩映玉宸人間秖有此花新飛霙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

楪暖嬌黃不受轅東風晴與色香歸鵲逢白隨爭春手遣入王孫玉斝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閤燒香一病僧未恐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illegible]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秖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士龍能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

任公鎮西南管聯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真驥騄詐甘百謫堂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傳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并在記此王粲宅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君古寺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瘦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群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靄靄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為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腳輕猶堪踏泉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頮頰忘音餘摻撾曾坑一掬春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酒闌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逢君情未闌對此月猶横

贈朱遜之 并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或言洛人善
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於
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知其為人予於遜之亦
云

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
一從人偽勝遂與天力爭易性竊此挨改顏隨所令
新奇既易售撫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
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政評顛君為霜風一掃紛與頹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而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蕭雲鱗
五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茲游實清醉
卿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沙水吹玉塵
君行踏曉月跳木挂寸銀尚寄別後詩贈到淮南春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荊山記所見一首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揭来乘樏廟復作微禹歎
昔白兩河之拔州 時益二十二年矣 從祠及彼岸 有節 蔆蔆偈此緣
謂塗由代 秦祖當偝坐 嶺蔚伯 夏郊亦薦裸 有節 娃 可憐淮海
人尚記孫矢旦 雅南人相山上塗傳記不載然相傳 般竊人曾山上次月六日生是日
知非 荊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刖人有餘坑美石尚溫

潰 州東山下有下代綠玉變也石不見溫羅不 龜泉木杪出
牛乳石池漫 石泉在荊山下色白而甘真陰羽所謂
羅珉 石池漫者有石記云祭王以中跪日 小兒强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
遠岸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
老默數淮中十往来

次韻徐仲車一首 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囀春鳥蒼蠅莫亂遠雞
聲世上誰知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 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
四年赴杭州今見仲車于揚州 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雙瓊真
蟻應笑人呼作鬬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孫雲樸被真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
手却為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様碧笑我花時甑
有塵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 來詩有春之句
揚州近歲率為萬花會用花十餘萬 枝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當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
龍騰與虎變鯉豹復何施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

聞君射策日妙語發嘻咨一日宣萬口嬌倒同舍兒
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遅遅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
屢信反覆手獨於君可髮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轅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韝
于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識瑚璉誰當收
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難牛歸來我盍歟蹈博用白屑
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振酬但當記苦語高節貫白頭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一首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
裏未覺杭潁誰雌雄（[illegible]）我在錢塘拓湖淥大
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朅來潁尾弄秋
色一水縈帶昭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脩
朣朧二十四橋亦何有擬此十頃玻璃風雷塘水乾
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
夜號秋蟲（[illegible]）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illegible]）

壺中春色（趙德麟餞飲酒名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
陳同季郭不妨同泛過湖船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

使君不用山鞠窮飢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
歲免使甔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
而豐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
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
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
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
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

（予以語人[illegible]治潁之田以餘力復治此湖）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膚寸舌
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為淮海帥每愧厨傳缺
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
為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
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
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啜

雙石一首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逶迤有穴達于背[illegible]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却掃卷旆旌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爲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飢端知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脽裹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裾[illegible]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連西南老人飲酒無人佩獨看紅藥傾白墮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illegible]我路亭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刺史罷猶堪十里卷春風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一首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欲爭訟少未覺舟雲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illegible]二豪與揩磨[illegible]嗟我久離群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人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騄耳枯桐得雲和[illegible]近聞館李生[illegible]病鵠借一枋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雲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雲隱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隱居葛衣草履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illegible]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灑冢前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鵩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荊溪欲歸老淳玉偶同游骯髒儀刑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雖歌哭挽語不成謳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齊蟬綠渠浸麻水白版燒松煙
笑窺有紅頰醉卧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
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
渡江弔狠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修連娟
顧及南枝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送晁美叔一首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
求頗狀病鶴清而脩醉翁遺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
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嘉祐初[illegible]公為久矣公今代來[illegible]出名世老矣亦可放此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
秋病鶴不病骨愈堅惟有我頗老可羞醉翁賓客散
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
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籌往看萬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
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
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擬富波瀾

送芝上人游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
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
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愈密
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峯何處訪子室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
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自[illegible]元豐天子為改容我時
疋馬江西來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
兒敬君知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駔駿冀北空
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既如海養群
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都李綱秦文李行成為[illegible]白髮何必

煩此翁

谷林堂詩一首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
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稚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
老槐苦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溪蟬獨清虛
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
矣都梁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
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蒼龍如今尺五城頭

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伏苓為問何如揷楊
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三蹑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
飲着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恆元非病倦鳥雖還豈
是休更欲河邊幾来往衹今霜雪已蒙頭

次韻劉景文贈傅贂秀才

窮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安難未能飛瓦彈清
角肯便投泥戲濺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遥知霜葉滿
長安詩成遥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殘萸囊自古傳長房寧復是臞仙應從宋武横刀
日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王山人雖老矣見恒河性故
依然王郎九日詩十首今賦黃樓第二篇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
仙人視吾曹何異蜉蝣蜩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
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
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醻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
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
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騶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
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意行無車馬倏忽略九州
避近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
力盡病騏驥伎窮老伶優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耰
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遥游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

名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鳴月未三
更客夢還家得俄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
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来迎先出省已飛青蓋
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来無物可相贈一味豐
年說淮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鵷鷺行綴寄巖廊跡
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籌流水夜自逆
故人為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舄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齋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溫（[illegible]）病貪賜茗浮銅葉老怯香泉灑寶樽回首鵷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

東坡後集卷第二

東坡後集卷第三

詩六十四首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幷求純父數句

㵎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僞何足評笑彼三子欲蘇擬無事自作雪羽爭（事見三人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窗欞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脇令人驚（[illegible]）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illegible]）林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首

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揺桑榆盡西屏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蓂白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擊雲

水歸南濵閙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吻平泉醒故抒
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
遺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
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
歎作詩寄子淨當聽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

彈冠恨不早挂冠常苦遲感服每假寐角關時伏思
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遊將江海去安與廉藺姿
要當誅三徑何暇棒一枝與君聚合散得酒忘浮漓
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奕棊世有作詩如奕棊其相如錢酒飲酒乃天成之時供則二

事害不知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
流馳行人亦結束秋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
東釀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和慶引滿醉吟一首

千章杞梓蔭雲天摶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
果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
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頒賜

郊祀慶成詩一首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
大祀乾坤合剛良日月明登壇朝拂曉寶教了
仰御園蓄盡琛觀海嶽城比派來朝易西極落掩若
形燒靈光答回鑾瑞霧迎嵩雲偏枯槁解雨遠均霑
可願非天德因歲分下情民言知有的帝謂本無聲
帝國由崇儉新年在好生無心漸格物克己自消兵
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邦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

次韻秦和錢穆父寄頴對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瀌瀌松下風靄靄壠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
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樽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

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蚹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
當呼玉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舜渾家有雷琴則丁有之号以人嘗閒君長推撃者古泄彈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痴翠羽若知牛有
角空餅何必井之眉還朝暫接鵷鸞翼謝病行收麋
鹿姿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
派在生牛分苦背暑反復合手平紫壇南峙表連岡不言運目聚花

亂空想綠林雪月光千畝何偏躬帝霜斜陽射彤

雲莊

藉田

竊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顏出蝸涎上緣極
江湖來愛旅簽且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項年錫庫功使高麗還奏乞文海神廟极
擢僕爍貨起秋溶揆書俟遷之文登因古
廟而新之錫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
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云何也次
韻答之

返之仙人迹遊戲於斯文詼笑出偉奇故辯南海神
頌年三韓使銘為破鑿承蹄来紫河字要使百貴奔
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為眷眷擊此空中雲作詩頌其
美何異列御寇我今已抬雲泉在六吶坤

詩裕路蛮傳合與趙邑鑄避逅一首

南山北湖兩非吳東須西湖送已陳季子來歸初可
見羌騁新冰之非人情不辭休休騰驕緣女稚息
息了自兴春功除一念明年同泛越谿春

次韻王仲至喜王晉卿御甚一首

三軍喜氣節飛花騰起空萬月在沙未集韓騎金騣
鬼敗殘兵鶻玉橫斜偏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
可賒宜勸不多心自醉强扶衰白拜君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
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出然以此詩
先之

海石來珠宮秀色如娥綠波陁尺寸間宛轉陵巒足
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麓初從仇池化又恐瀛洲蹙
慇懃南使魏餉淮泉穀得
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以得

伏老人生如寄衘芳久未下一夫韋可致千里逐相
逐風流貴公子窺鋼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
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更
速

次天字韻答容雜起

一聲消驛霧開天百辟心莊豈敬虔回顧鷟君珠玉
側同壯悅我藤前裘回月色喬壇影縹緲松香泛
縹煙莫歎郎潜生白髮 聖朝求舊鄴
斎肩

石塔寺一首 并引

世傳王播飯後鍾詩[illegible]揚州石塔寺[illegible]也相傳[illegible]

戲作此詩

亂[illegible]東西詩腸忘[illegible]雖知[illegible]是火不[illegible]

山僧異[illegible]母但可供一[illegible]三百千[illegible]

[illegible]養若人無[illegible]遺[illegible]乃知飯後鍾[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二首

扈從景靈宮

眞人出夢曉初罷已覺[illegible]下月壇風[illegible]

[illegible]祝融[illegible]與破朝寒英[illegible]壁從多士妙句[illegible]金和

東坡集[illegible] 六

八[illegible]已向詞臣[illegible] 路人莫作[illegible]看

題[illegible]地

似知金馬谷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illegible]鄉

鳴[illegible]自容與立馬久回翔已與三韓使[illegible]圖到[illegible]浪

[illegible]

和[illegible]益[illegible]馬次韻

天[illegible]德[illegible]備馬外[illegible]天不遣言元與圖畫同

駕駱[illegible]宮[illegible]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illegible]雲風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illegible]文王[illegible]至[illegible]

頓[illegible]皆次韻[illegible]二公以爲不可許[illegible]

叔不然今日[illegible]見訪[illegible]此石之[illegible]

悔前語[illegible]以謂晉卿豈可[illegible]不予者[illegible]

能以[illegible]二[illegible]易之者[illegible]可許也復次

前韻

相如有家山[illegible]在眉綠誰云千里遠[illegible]此一[illegible]

平生錦繡腸[illegible]從教四壁空[illegible]

吾今況衰病[illegible]不忘[illegible]收[illegible]池石[illegible]

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illegible]

一篇獨與論三占從兩十君家畫可數天驥[illegible]

[illegible]原野[illegible]尾[illegible]澗谷君如許相易是[illegible]

東坡集[illegible] 七

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illegible]

賦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illegible]

物[illegible]對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illegible]三

詩之意

春冰無眞堅[illegible]失故綠[illegible]萬里[illegible]一笑

二[illegible]先去一[illegible]明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妙[illegible]以求馬卜[illegible]還

[illegible]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illegible]無一[illegible]勝

五□三一歲吾鄉井萬里君部曲盷雲行師休破賊□
神速 案吾有叫假七律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貺嘉
篇次韻爲謝
覩予一室間寧有千里扉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
生朝得此壽死擔疑可落微言在希同妙與藏九籥
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霜枝謝寒暑雪翮無前却
何須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歎日惡
詩腴固堪飡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
君今眷等伍志興浩冀各豈待相顧言方爲不朽託

八

予雲老執戟長鑄終主爵吾當進稀松予亦跡衛容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嶽萱瓊潔知肩腴笑欲貪泉獨繼吳未欲遂舉收意
茲肖教沉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谿一
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老識方壺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章誠如海欲尋難肯捨源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
尸鞿峨笑我切雲冠門華獨怪初平在牧羝應同穗
雖看竹杞參同較同與小窓相對爲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

浮生知幾何從然一癸亥那於倚柳間用此妄幽襟
白鶴無辺勝偶亦得此生戀知當去客中有不忘存
但恐宿發重每爲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吳市門
未能有樹洪但欲目擊溫不敢知門□□□□□
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
不學房次律身事問顏陽王烈亦何人□□□□
蜀見神山開遠食石髓香至道尚聽□□□□□
先生喜而笑幅巾登我堂苦哲指黃壞要言剝青瑕
逢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
達人友四海故土守一鄉慎勿使形謀兄童識我□

九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兩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殷勤更下山陰
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巳卯嘉辰壽阿同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
上回首觚稜一夢中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
子盡驅春色入毫端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
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爲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
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來行役寫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
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侍臣上元賜宴以黃柑 近日聞之傳柑盖尚矣

送蔣穎叔帥熙河詩 并引

穎叔出使臨洮戟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
以令我來思爲韻致滿歸之意叔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句無深入計幾希我亦可
求明正須君文字粲爛大自碣雖云數留行終不果
正坐無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
我欲歌杕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有虜所得盡云麼
願爲魯連書一射聊城守陰功在不殺結草酬魏顆

再送二首

使君九節擎鶡縱冑爲陽關一斷鬼不用寬心九十
至安西都護國西門 。
餘及西磨插海縱應子詩識是遊魂歸來趁別陶洪
景看挂衣冠神武門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萬
騎諸卷入看辦千燈使因行樂令旅甲不用防秋更
打冰振旅歸來還待衆十分宣勸恐難勝

次韻王晉卿奉 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陌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
取海國何勞一弄戟宣勸不詞金盤側醉歸爭看三
鞭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役光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
忽驚庭户曉未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
聚霜木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以花前醉臥黃昏月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隣
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騎張既超然老潛亦絕俗
季子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
公堤不改昨垞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
牖獨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
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
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
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

與作少陵詩載自與君拈秃筆求南山水相招呼兼
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

送黄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
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廩飢不及搜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
願君五袴手招此半歲魂一見刺史式稍忘獄吏尊
會稽入吾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來時無復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戲得亮字
且贈以魚枕盃四馬箠一

登李久榮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闘穴中一勝亦偶然
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
仁風被宿麥綠浪接秦川歸令得毛羽先鳥落虛弦
我家天一方去路戎西偏投竿困潭日賣劍行歸田
贈君荆魚盃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
舟行無人岸自移我卧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
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
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蓑
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
不長作多牛翁

呂與叔學士挽詞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
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
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
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作詩不可數如鶴天日容
夢中我七言主丹已入懷一語遭君綽大身留蓬萊
蓬萊至今空讀知不羞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
可憐吳與蘇亂髮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却與丹元子
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鼓鼾但有學爲人
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郁鬱天不留封倫
謫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知户夜守郗孔賓
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腰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都
王郎灑紈綺蓬萊貧但卷說南游苦不繁讓及尊蹟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稚栝種之禮部北垣下

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擘括東南美近生神嶽陰皆栽不可致翁極栽之本
仙風振高標香實陰平林偶隨樗櫟主不爲樂攻侵
忽驚黄芽穎初出青玉鍼好事難力取王城少知音
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風獨未子一見捐棠金
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此閣凡木愧幸諸
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埜中推我鶴林吟
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老不見汝干霄
君更護王宵旦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卧聽飢龍吟

次韻錢穆父爲上寄蔣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鳥鼠西剩與故人尋土
物蠟梅紅麹寄晚翠
多買黄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兆人人
羨争欲尋花更著鞭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
舅壽骨遥知是秀先
也吾法萬人寧望報求五畝
却歸耕四明還見焕零書衍疑仲年幾首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

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
前韻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
意待賜頭綱八餅茶
夢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
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
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我我扇中山絕壁倚天削誰抱大圓鏡衛瘟入戶

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吏常鼓若人胸自有雲夢
千嶂在掌握用拾彈指久似知不自知以寄思玄子
短屏雖曲折高枕謝奔走出門非今日法水洗無垢
浮游雲釋嬌飛塵拂生肘忘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
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
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浴風滌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君禁
洗眼忽驚英見此玉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
飄散一夢中人託爾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傳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
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
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生年不
知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荔支一首

代北寒齏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
腊得蜜猶應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
滄溟攀髯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仲錫有十八娘爲文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已還擁推元祐冠並得永昭
全臣嘗與經筵論對仁宗皇帝嘗曰明哲且明而不仁則民狎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慢而不畏民令而
大行太皇太后奉承以一德收天下懇養康貴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
天恃臣謀要道家法信家傳寧以下書於汗足編太因示以東家法十
論事錄政紀注

紀安諸夏兆工社稷陛周廟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宿疾爲勤

再和曾仲錫荔支一首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illegible]
[illegible]本自玉肌非鵠浴至今丹殼似
猩刑侍臣鞭馬馳三峽妃子煙塵動四溟莫遣詩人
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

次韻滕大夫三首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
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
家村千峰右卷矗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揭來城下
作飛石一礟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
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
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
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同前

數頌二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
骨已見天吳出浪頭石中有此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
川卷地若爲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

沉香石

壁立孤峯倚硯長共疑沉水得頑蒼欲隨楚客紉蘭佩誰信吳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強

石芝詩并引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勞升得如小兒手以獻若爪指皆具肩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匀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尔不及宮羊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豈有三百年抵有陰功不知數跣陳八百如六翮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裝熊掌燔雖胡老慈作鼠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鶴歎一首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臆予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秖有千林髤松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儂天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次韻

聯鑣接武兩長身編籍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八州憐我杜來頻衍閑來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齋分消息不知從事是何人

東坡後集卷第三

東坡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劉醜廝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宗有子曰醜廝十二行拯飢
播聞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
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飢鴞
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髫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
我仇祝與死物色同遨遊行路爲出涕二客竟就梟
曉曉訴我庭慷慨吾儕曰此可名寄追配郗之堯
假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
爲嬌他日婦媳此初垂髫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
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徼
相國有折腸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憔僥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祗應閑過商顔
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寄餾合刷瓶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瓶良具
足稚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閑烝栗知我空堂坐
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
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
屠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纖手黃門[illegible]好
心易足荊棘不生梨棗熟云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
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春風消冰失瑤琨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
屋握手一笑寺爲辱先生室中無大遊佩環何處鳴
風颭隨飈未忍背鬼女但與分燈道歸去胡爲寫真
得世人更要分身一轉語丹元茅炎捴三閒太極老
入時往還點然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難常使物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谽谺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
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苕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
纖纖虎豹鬚蹙縮龍蛇癭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
期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户半夜珠落井
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稟
欲持一杯擬往壽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次韻[illegible]向寨清荔支一首

時於湖上聞名字別久何人記名香案似揚[illegible]
雨花如盧橘做風霜每情尋菜下盟故[illegible]
酒藥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眞合與君寄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
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霖微不到地和暖要[illegible]
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懸行吟老無代坐[illegible]
叅椽頗衰援歌呼誰怕參衰儀久灰槁[illegible]
白喫本河朔紅消眞網南章盤得青韭蘸酒是黃柑
歸卧殘帳醒聞樂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憔悴寄宮花愁聞塞曲吹蘆
管喜見春盤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illegible]君
家新致雪坑茶[illegible]燕南異事眞堪記三寸黃柑
擘永嘉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
篆槃爲壽一首

栴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熏香螺脫黶來相
羣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繆
篆紋繚繞無窮合復分緜緜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

為獻君若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illegible]
年無纖芥嬰還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illegible]
願效震中單國恩當報敢不勤但[illegible]
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枌收[illegible]
此心實與香俱焄聞思大士應已聞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illegible]
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昔治雍容已百年[illegible]
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菸三徑思元亮[illegible]
惠達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疏賢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杯酒作兒嬉[illegible]
葉[illegible]歸來聊煩鶴髮[illegible]
雪舞醒時與作隨風辭馬軍走送[illegible]
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竹石圖一首

聞君談兩衣廢食忘發晚王師本不陣[illegible]
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illegible]
笑指壓壁間此是老牛戩平生師衛[illegible]
新君定何人求用市朝須置之勿復從世俗思多[illegible]

歸去亦何須單車渡敍混知蟲得羽化已脫安用靈
家書空萬軸涼曝因舒卷念當掃長物閑息默自旋
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群吹竊邑大
時來未可知妙斷待輪扁

次韻聰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宿業遇偶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
歸心忘積風生術宰可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
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
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泫月蘂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
芳心誰剪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妝影橫斜
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袨服易水雄悲笳
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游俠窟化作溫柔家
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
益發將有州西歸也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雪鬟霜鬢語猶獰浩蕩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凡

意從來極毀小人羨是日雅錄父
西園牡蓓夜沉沉尚有游人臥柳陰鶴睡覺時風露
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紛紛茸鬢真道友熟絲紅萼是鄉人何時
舉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穿聞道名城得真
將故應驚羽落空弦追鋒歸去雄三衛授鉞重來定
十連別酒回頭便陳迹歸歟端合賦初筵

臨城道中作 并引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
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
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嘆曰吾南遷其
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
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河濡但黃塵秋霖暗豆漆夏旱臞麥人
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斑照匕筯脆響鳴牙齦
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飄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

呼勸加餐飯食貧無負吏民何當寫寫宋多綠丞三六

予內新備汝州龍興寺吳宗畫壁

丹青久衰工不藝人物尤難劍今世紛奉市井俗作
畫手賢知是吳生遺筆不肯死那得復見渭川
進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湧浮雲細觀
多持腳妙等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
花生客慧似閑還墨留淋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
金帛收休宇錯落淨剩卷新羅使君坐歎清嘆餘製
寶不放數科秘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夢

遇萬鄭寄孫君寧一首

七

遇浮風氣清一洗塵埃等不木漸幽篌茶滿雜游龍
可憐君今花青枝散紅英吳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
欽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
聞君有員郭二頃收橫從巷野畢秋穫散牀開衣蒔
業我何所愛社酒粥兩醲寬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鐘

僕所至未嘗不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甚
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問
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弁請轉呈參寥子
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游瑟瑟寒松露骨耽耽
食蔗奔頭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從渦江邊送客杖李
浦口回頭
老去此生一訣與來明日重游開闔三考白事半夜
萬風打頭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
詩為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
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
喚人電眸兩齒霜鬢舌為予吹散千峯雲南行萬里

八

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為作泉
公喚居士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卧雲人問禪不契前三
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鼓更
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
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
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
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
類獨有人間萬里風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菅蒯知心
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
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
底空餘石髮挂魚衣

月輪亭午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
快未妨明月卻當空

卧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欹側
過人間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一首 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默有禱焉未午果然故
作是詩

亂雲欲霾山勢與飄風南北爭相應知勇往爭發闢
可憐香爐中時出紫翠嵐漪沒失衆巘龍騰見西北
一時洪光突百態變芒茶暴雨破坎此清曉掃渾翳
豁然布何處頃矣足哉亭在紫霄峰下窈然白石庵
五老數松雲髮落天潭雖云默禱檄頻有移文慙

壺中九華詩 并引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
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
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
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
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
龍篙聲軋軋相舂撞醉卧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
老龐何人得雋覓魚缸舉叉絕叫尺鯉雙

秧馬歌一首 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
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
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
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
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
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
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

首削于木岫之末云
春雲家學雨淒淒䂨欲欲老翠剝膏嗟我婦子行水
遊朝分一飛莫千畦腹如壁筏首冢雞筋頰骨殆聲
酸嘶我有瘦馬手自提頭瓦尻昂腹腸低背如覆瓦
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蹫蹢滑汰（音入）如見驚纖纖
朿蘂亦可齋何用緊纓與月題趨從畦東走畦西山
城欲開閶闔鼓聲忽作的盧躍檀溪婦來挂壁從高栖
了無芻秣飫不帶少壯騎汝逮老罷何曾蹶軼防顛
蹮綿繡公子朝金闕笑我一生羈牛犂不知自有木
駃騠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
夢（蜀道有錯喜歡鋪大江有惶恐灘）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
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
知津

鬱孤臺（以下四首皆虔州）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為翠浪湧水作玉虹流
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
嵐氣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
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
廉者為我廉何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
誰為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濯許由耳何淄
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毁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
朅來廉泉上捋須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贛水清可厲散策塵外遊麾手謝此世
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
幽人宴坐處龍虎為斬薙馬駒獨何疑豈畏山鬼計
衣垣非助我（…）欲其避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天竺寺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
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
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
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
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
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
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

宥菴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過大庾嶺一首

一念失垢汚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雙闕浮空照短亭至今猿鳥繞青熒君王自此西巡
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蜀人文賦楚人辭死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真得
道南來萬里亦何爲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珪此方定是神仙
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月華寺一首 寺鄰岑水場施者常至百千聞寺三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鑠石爲銅山萬人採斲富媼
泣猶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炬會待千
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笑含依榛菅僧言此地
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晚得異
石青斕斑坑流窟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鍰此山
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
漫黍麥蘇疲鰥道人脩道要底物破鐺煮飯茆三間

南華寺一首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
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
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鍊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碧落洞一首 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遥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
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知白月夢中游化城
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
泉流下珠琲乳蓋交縷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
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峽山寺一首 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若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
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
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剑翁孫遊戲暫人間
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
之美一首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
濕海雨翛翛荔子然聞道黄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
論錢恰從神虎來弘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之於）

廣州蒲澗寺一首（地產菖蒲一寸十二節 安期生之故居 皆在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薝蔔祖師禪。而今祇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山中多含笑花）

贈蒲澗信長老一首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游自古兼支許，為採松肪寄一車。

發廣州一首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浙人謂飲酒為軟飽）一枕黑甜餘。（俗謂睡為黑甜）蒲澗疎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一首（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湧雪山。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

鬱儀自欲朝朱明，（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可異）（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鐵橋石柱連空橫，（山有……）杖藜欲趁飛猱輕。雲溪夜逢瘖虎伏，（山有……）斗壇晝出銅龍獰。（……）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淩雲賦，筆勢髣髴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子由小字同叔）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

髣髴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寓居合江樓一首

海山蔥曨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

逍遙肯爲蘇子泛江來江風初凉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無眞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予家釀酒名羅浮春）

白水山佛跡巖一首（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鶚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闢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詠湯泉一首（在白水山）

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

自笑一首

予石如瓊玉遠煙其消醺入我病風手（古詩云惠君知有風手）亥雲汗漫波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鍛柳嵇（醉）幸得天全宛宛天投覓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栖

朝雲詩（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寄席兒一首

獨倚桄榔樹閑挑蕈欲迷謨主看拈香遠老此竇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

兩絶句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中賦詩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桄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艶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一首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氷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艶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縞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黏空樽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

新釀桂酒一首

擣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已破誰能惜甑盆頹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囷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盃卯困忘家事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邀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闇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罍樽

東坡後集卷第四

詩六十八首

江郊一首 幷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曨雲水蒨絢崎巖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一首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來攜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巳銜恩時方葬暴骨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寄鄭道士一首 幷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隷也鄭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遥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上元夜一首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罘罳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氷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illegible]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

蘇橋閒勝踐脫屨欲小揭榕花巳繁紅官柳猶嫰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夐凉羅浮館風竈頗雨砌黃冠常苦飢迎客羞破決仙山在何許歸去時慣寵崎嶇拾松黃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䟫置酒蠻果粲[illegible]盤無[illegible]盆有蔫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
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
繚繞細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流露濕含
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
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黥忠義若研磨
偉節何須探寬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

遠子人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
萬里雲山一破衾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
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
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
曲士賦憐沙草木傷春春總入無情[illegible]
我兄洞達妻添落瘴江滴淨眼見桃花[illegible]紅雨
蕭然擁衣鎮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illegible]黃土
一言破千偈況[illegible]一轉[illegible]

小復此徽令卿知鷗鷺撥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爲主
尔來子美髮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清篇眞漫與
頓兄理北棣六響去知組丁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翥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首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蠻蠻舟[illegible]戶龍岡
窟置酒椰葉撹椰間高談已笑衰語[illegible]條向[illegible]清
詩屬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
春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
蘗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扣舟琴亂花
寒食隔江路雨山邊對雙烟翠峰耕不用一錢物惟
要兩腳再屬顏王琳丹鉄記分我助我金畢光斕斑

再用前韻賦一首
樂天霜髮如霜管始知謝遺素與蠻我兄仔細髮蔚如
故已了夢幻齊人間城眉勸酒卿尔耳屬仲太忌殘
孔屬三盃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逢消六公
趁翱翔杳沙三疊紫陽關酒醒夢斷何[illegible]有落花流
水空青山忽驚鏡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鷂行
無物惟一語莫遣霧霧侵雲鬟羅浮遺人一傾蓋來
繫白日留君頗恩知我是香案吏山[illegible]年許級蓬萊班
眞一酒一首 并引

外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着雪披雲得乳泓蜜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黄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着顏
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
州從事名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 并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
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
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蠻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
綠初日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穀初
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
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臼磨與相地
脉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麪隱隱疊鼓聞舂糠散流
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丸薦古味（束晳餅賦云[illegible]牢丸[illegible]）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
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
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
寒吾甚嘉之爲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鷰穴紙出癡蠅
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
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
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玉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
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戲作一篇書千古戰爭端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
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藏
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
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痒[illegible]搔
可憐鄭道士掛衣閒中吟[illegible]却私渡斷橋費千金
淨名毘耶中妙喜恆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
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腳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
葉冷淘一首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灧玉蛆暫借垂蓮十分

殘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盌槐芽餅紅點冰槃藿
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江漲用過韻一首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濱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
已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坎爲更休王魚偏横陵空
得非崑崙肉欲報陸渾衄行看北風競來救句川威
長驅連山繞一掃合沙毋孫吟悠造化何所[illegible]伏
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蓄江流儻席卷社酒謝一縮

連雨江漲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
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鰕并雨落人隨雞犬上
檐眠柁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
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甕盎闇風驚樹擺
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首

南村諸楊北村盧謂楊梅盧橘也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
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
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
知天工有意無遺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

霜雪白團椅梨霰先生洗殘酌桂醑水[illegible]
珠似閉江鱸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厚[illegible]
[illegible]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
尊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
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
瘦林下尋苗蓽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
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答周循州一首

蔬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似是盧行
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
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鈞天敔
胸中幾雲夢餘地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
黃公獻紫芝赤松饒青精谿山久寂寞詩續離騷經
抱枝寒蜩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拊掌笑笑此羽望銘
我須嘗獨游自遣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
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愁[illegible]長生

報寄我妙絶陶謝并孤鴻方遊又老驥猶在坰歎如可群永寄焉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偏谿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

羽翮見月學[illegible]我亦散髮虛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霄蓬根赴歸三人漫相屬停盃一問終無言曲肱枕簟有佳處夢覺攫攫空斷魄

荔支歎一首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illegible]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illegible]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illegible]之

江月五首 并引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絶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盃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卧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棲鳥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絶正如此驪雲掃象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濡遺流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花城

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玉鉤還掛戶[illegible]却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游雖懷[illegible]豈免跕墮憂莫雨侵重膇曉烟騰鬱攸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illegible]國[illegible]吾音漸然變西汗嘗[illegible]羞

賴我存黃庭有時仍丹丘宮跪不任耳踵息殆旋淀
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我兄清廟器持節莅海頭
蕭然三家步横此萬斛舟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
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三語賢忽潛九原幽
萬里儻同歸兩鬢當共摟（我表姊已三年前正輔近亦有七歲之戚故云）弦
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為文舉憂
餘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收由來警露鶴不羨擾豢龍
願加視後艱同駕蠲六丁輔寧飡隨齒董勿憶蒼眉羞

何時遂縱壑歸路同丹丘着意尋穉明長頸高結喉
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肉頭君方卒功名一從范蠡舟
我亦露沛澄漸解鍾陵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
猶勝嵇叔夜孫憤甘長幽南州可寄傲此山早歸休
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

倚哉造物真豪縱攫土搏沙為此弄擘開峽走雲
雷裁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蹋
飛鞚我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鶩鳥
鼓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

奩寒不動念兄獨宜與世踈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詞
角上兩蠻觸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
陵路絕無人送鈞篚擷翠介甲香素綆分碧銀瓶凍
歸路霏霏湯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無垢
人身輕可試雲間屨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
伏苓無人採千歲化虎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
我豈無長鑱真贋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
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常谷汲

我愁作機舂鑿破混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

秖知楚越為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線自縈
繞左回右轉隨繅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
褒邪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虞舜
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
摘南枝花赤魚白蟹筯屢下黃柑綠橘邀常加糖霜
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沈俗白蜜收五稜（去未）
細斲黃土栽三椏（正輔分人來一首歸韶羅浮時本月極字惠州縣書不見此字所）
（出故正桓木本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拔杖凌蒼霞豈無

軒東駕欲來亦有鼓吹娛寒娃仙人勸酒不用勺石
上自有樽罍崔徑從此路朝至關千里莫遣毫髮差
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
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
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
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
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案絹

撒有白髮近二十年矣欲止百餘莖不增
不滅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
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

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耶予嘗見
示我月中拔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轉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蓮已枯不再
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蘖芽茨珠重巳試幽
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卧羲軒風輪曉入春筍
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閒壹作雨詞之乃見戶淺始數竹節尤甚又見秋之夾拍方舍身夷穗月出云昧起予其根累累欲恐白露上若有推七者或八子豈心或乘了葉羽腦乃旁貧微之億然此二事與子由嘗生之議與故以此為實）從來白髮有

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
無形魂（傳鍊自形神俱妙者子不鍊■化之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
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
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參中於此句者了然有兩得者）更積微陽一線功
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
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
何窮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
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
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
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綴紫萼圓實墮紅米
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

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療身輔君生既食有重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
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
沉水得稚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
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餳嚥作瑤池珍
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閟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
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長絳珠爛莫摘

短籬護新植紫筍生卧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
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
靈厖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
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
先生卧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
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荑蔚已滿宿根寒不槁
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恨不生不蚤

薏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讒言傷
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
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
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舂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
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坐光

雨後行菜一首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兩漿
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霜根一蕃滋風葉漸俯仰
未任筐筥載已作杯案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
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

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堂
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
路逢怪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
江邊偶散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
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
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新年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濕落梅村

小亭人歸盡泳舟罹溺湖猶堪慰對寞漁火亂黃昏
北渚集群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
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罼弋肴引雪衣兒
海國空自發春山無限清氷銷結瘴雨雪閏到江城
更待驚雷發先催凍笋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枪燒後有麥浪水前空
萬户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
居士常携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黃壽僧曇穎遊逍遥堂

壬宗一問疾一首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士流慈有半瓶
風松時落蘂病骨不抓鋼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一首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來猶當李生未遑逃梅福
空腸吐餘思辭似蠶絲蔟寸口綃初果秀若銅生綠
荆棘掃誠盡棊棗棗不熟何入寧鑄金下士乃服玉
君看領嶠嶇我欲巾茴菁誓羅浮頂亦到朱明谷
旋觀真曆塊歸附吾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
偶從越女笑不怡蠻江浴懶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
甋憐五管寥曾作八州督胥諸謾口錄聽吸獄吏騎
甋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遥知清遠寺不翻空洞腹
塞驅步武砕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翔俯聽石響敎
千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躅狂雷失聆語過壟不容目
要知僧長說正坐山少肉人間無南北蝸角空出縮
仇池九十九 萬山三十六
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隨邦真可爲坐
理亦粗足使回藝天墻長作照海燭

食荔支二首 并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
支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
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
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偏鈴下也到黑衣郎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
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舂蘐秋莢兩須臾神藥入腸果有無異草何由識舊
身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館兩映蝶寒香知幾

[illegible][illegible]記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滿霜鬚

遷居一首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峯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墻頭𩬊鬌幾雲髻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兩橋詩 并引

惠州之東江溪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矴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為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以紀之

東新橋

群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歡[illegible]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雹殷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以責失船如去登[illegible]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二子謂守安及希固[illegible]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illegible]承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駝峯如鑿鐵[illegible]號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illegible]我[illegible]闇筆不[illegible]鶯蕭然無尺箠欲構飛空梯[illegible]天下一杖移此[illegible]丈溪[illegible]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illegible]百歲前[illegible]近[illegible]

[illegible]今冬涉水過膝　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芙蕖。後來勿忘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東坡後集卷第五

東坡後集卷第六

詩六十六首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唯有[illegible]，[illegible]生坳窪。蠻酒[illegible]毒，酸甜如梨[illegible]。何以侑一樽，鄰翁饌鵝蛇。亦復強取醉，歡謠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

[illegible]從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生閑兩[illegible]君。共飲去年堂，併看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沄沄。老去各休息，遺物豈長勤。往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娛我客，游魚在清[illegible]。水師三百指，鍰綱欲掩群。獲多雖一快，貫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割愁還有劍鋩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illegible]舂自往還。

甕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佐卿[illegible]是歸來鶴，次律寧非[illegible]

六館昨日莫尋王縣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
草木知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

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
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萸盤照重九纈葉兩鮮明

一居有古意義井分西墻誰言三伏熱上湏一盃涼
先生坐忍渴群器自拔損泉散徐酌飲遶巡紫尤長

花生飯土榴無物與劉叉何以娛醉客時繰砌下花
并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

二

宜齋手種栢今復幾尺長知有栢司馬憐弟爲護藏
直閒南堂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觀凡亡

新居一何託庇無復風雨憂發種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永
尚欲與貳師刺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脚戴一字

矣予野絕粒不與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猶有斂知半
夜老饕不食已三眠雖君解此人間夢許
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與新年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盃雖淺意殊深江同月下三人
影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行
斤奇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鶯壺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窓清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
宅聊欲娛趺看此心閒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
微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墻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
政折葵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
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頴川歸去肯重臨

三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一首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適家不隔同年
面得路方知異日心梅花春衫游上苑要來
國手教新音頻梅不用催歸騎試鐙須防舊所臨

種茶一首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縛
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孫枝乃獨壽
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
能忘流轉苦戢戢出烏咮未任供臼磨且作資摘嗅

千閒諭志官百緣樹秘關何知此一段有朱宙香廚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
得泉

海國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䆗邃乾
但苦江路峻常懃汲腰酸矻矻煩四夫硗硗鑿磐頑
稱自得尋丈下有青石磐終日但遷次何時見飛瀾
豐我築與鑿利汝椎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
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摶㳂得冷乳泉緣飲自清寒
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凄涼酒醒夢回春盡
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斕斑樹暗草深人靜
處卷簾欹枕卧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
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
詩示之

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
裡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
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
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
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
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
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
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
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
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
安知非群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
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
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

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强弓
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為適
南海復侶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
合州屬此琉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
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我眉向

我笑錦水爲君客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
游處蒿萊生故宮

安期生一首 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
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
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
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
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宗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
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
事旣兩大繆飄然籋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
豈比山澤臞忍飢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
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蠭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夜夢一首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
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
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
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
四十年仕不顧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
絶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
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
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
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荊榛短墻缺燈火破屋深
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聞子由瘦一首 儋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藷
芋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
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蒸花壓紅玉從來此腹
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 松安云大將軍食飽捫石摩曰我不負汝 時軍兩不負气是汝將乎來實此大腹負也 人言天下無正味即且未
遽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爲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
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鵠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
坐乃無一事

病怯腥鹹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
攫廚人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遊哉時到物
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

看老株一首

我牖東北隅張王維老穀樹充擁腫大葉等柔柘天
流膏馬乳濺汚子楊梅熟胡爲琴文地養此不材木
竅之得與新規以種松菊靖言究其用略數得五六
膏爲奉侯紙子入搨君銶黃繒綵成素熟面額作玉
淮灑桑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醒毒
孤根信微陋生理存倚伏投斧爲賦詩德態聊相贖

觀碁一首 并引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
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
學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
戲予亦隱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淸美我時獨游
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
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
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糴米一首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
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
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一首

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世諦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
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兩起凝念扶桑暾
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
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次韻子由三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
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遙知小檻臨廛市定有新松長
棘茨誰道茅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棲高閣多辭
客爲著新書未絕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
聲新長歌自調眞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 柳子厚詩云長歌遊故室自謌非所欣

椰子冠

天教日飮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疏巾邀醉
客更將空殼付冠師 前漢書註云齊有作冠師 規模簡古人爭
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
違時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illegible]

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茁[illegible]

先生養貴重顧論推英枝而今城東[illegible]不記名[illegible]

隨居有遠寄小園無關瑣還為久處計坐待行年[illegible]

子由明年六十 臘果綴梅枝春盃浮竹葉誰言一[illegible]

萬本活聊將玉蘂新 此世號此花 插向綸巾折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閑息兼[illegible]

頹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新水[illegible]

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之 海南無浴器[illegible]而已 老雞卧糞

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驟風沙奮鬣一噴[illegible]

性快猶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illegible]

覺斷使生處熟撈嚴左缺頭妙偈時仰讀[illegible]

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

得助長毋相督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illegible]萬里孫已報三日浴

朋來四男子大壯泰[illegible]喜見面未欲春生腹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illegible]傳吉夢[illegible]凡目

瞷瞷閑眼電曉曉崎頭玉[illegible]

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留文章滿解耗紙竹君

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illegible]

[illegible]筆頭有内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適似我窮

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illegible]

獨覺一首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寒縮頸似寒

鵝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

風裡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偷然獨覺

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

雨也無晴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一首

燈燼不挑垂暗蕊爐香重撥上餘熏清風欲發鴉翻

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

知聞雪州別乘應危坐誇海幽光與子分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霜松

老搔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

少年苦嗜睡朝謁常怱怱[illegible]紀搔未云[illegible]已困冠巾重

何異服騕褭沙塵滿風駿瑑鞍瑠珂月貿與杻棫同
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窓晝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
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
神凝疑夜禪體達㓨卯酒我生有定數杯盡空餘壽
枯楊下飛花骨澤回衰朽謂我此爲覺物至了不受
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卧濯足

長安大雪年東新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
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鵂鶹得米知得珠食菜不敢留
況有松風聲釜鬲鳴颼飅尻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
明燈一爪翦快若鷹辭韝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
土無重膇藥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子由生日一首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隔
少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
端如柳下惠爲仕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者本易畢
兄弟七男子 二子四孫 次第皆逢吉遥知設羅門獨掩懸
磬室回思十年事無乃簾中筆但願白髮兄年年作

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一首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恥
一時偶收用千載相嫉厲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
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
贄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 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
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
篇并寄諸子姪一首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
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户有八慈不恨居鄰無
二仲他年汝曹笏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
看騰躍莫指癡腹笑空洞譬如雖是兩鶴雛積德已
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於從六子
晨耕暮蠶出粟帛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方家法詩
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一首 戊寅

史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窗盤蜴
蜥卧聞風幔落蜉蝣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

欲歸擾看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
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
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
過麻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
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綿花落刺桐開
新居一首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
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
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一首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
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
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
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
果然乃為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
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鄰誰使鶵鳥
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蕭然細嬝嬝

前寘兩黎生食菜直臘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麝
舉盃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槊呼
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倦夜一首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
衰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
小酒生黎法乾糟瓦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
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饛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
里閈幾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
鷄鬢黧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翁
得穀鵝初飽亡猫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
兒瘦緣儲藥收肥為種松頻頻非竊食數數尚乘風
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
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群鴻
符吳曾對家其[illegible]皆即事實語也
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悞喜朱顏
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

獨立斜陽數過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
竈隻雞斗酒定膰吾

貧家淨掃地一首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
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春炊勿草草此意未易酬
慎勿用勞薪感我如薰猶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廋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絶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若為閑著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
放癡疾還同顧長康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先生笑説江南
事祗有青山繞建康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
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
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
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
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言換扇之事

夜燒松明火一首

歲暮風雨定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
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蕙帳芬椒蘭
珠煤綴屋角香蔚背蔚松脂也流銅盤[illegible]坐看十八公
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公被長歎海南無此物
[illegible]更未闌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黄河已復北流老臣
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
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
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篇作上元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
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
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
山作本元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
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牀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
喜麴米春香并舍聞[illegible]
[illegible]覺知何處[illegible]

風散穀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泛溢東風有穀紋 [illegible]

追和戊寅歲上元一首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峰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牏廁姜龐不解歎蟏蛸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

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雁要以空中得盡年

倦看澀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惟有長身六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園

真一酒歌 并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為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蹋蹋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欲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子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噍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為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東坡後集卷第六

東坡後集卷第七

詩八十七首

汲江煎茶一首

活水還須活火烹（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盌坐聽荒城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觜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恩厚天下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遥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泂酌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觱發然皆洌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泂酌其詩曰

泂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瓶之中有澠有淄以瀹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味我泉亦齊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棟枅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甎洞戶分角圭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溪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龍眼與荔支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

我西湖濱瑰樹羅立圖寫景以桃李一一流香澤
坐疑星漢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致
獨使鼓皮生弄色映璵姐璽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合流僉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為問庚松尚西指不知老斐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
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弦琴自和撚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園尺竹輪囷護滿非石
用剖作袖琴徽軫是流傳異處到淵明卧枕綸巾酒
新漉孤鸞別鵠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

留別廉守

編蘿以笠黏堤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
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為我醉宗資

餅笙詩 并引

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餅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繭長繰女媧笙陋詭石鼎逢彌
明止蚓竅作蒼蠅聲餅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
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
帽赤腳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
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汍瀾妻縫接羅
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
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
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
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欹寬
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
首故侯瓜在有頹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蓋

主恩洪许使君相枚栰寧聞老觸吏來斬
廣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
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
嶺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
床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
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
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將來中堂人

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濆
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
我手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
醉卧松下石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没水揭此碧蕪
送鄭于都曹歸蜀灘口舊居
篙盡雨須照君甥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
茅夜渡綿橋看伏龍從將鐵驄馬要將老
千錢子雲三世俳身在爲向酒南新客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已得紛紛渡漫身結茅都嶠笑仙鄰步而寡

未注不來名盃真許逝有妻罷學道附
故人相十日還歸去萬清游此困
寄韓二馬
赤腰半丙策如榮術廟白紫騮俱絕
比馬中流有好安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
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蛮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
大兒牧衆稀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
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遶遶

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獠
亦莫事登陟鄧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灑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爲犯二怖博此一笑喜
問君許欲仁義更我才不達人所有已
安能相子潤君疑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
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淫然求淨空九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
病骨解是喜聞新因政某故人喜
衰如夢傾盃不餘天涯老兄弟悵抱幾處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貽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虔早退不如踈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灾餘頼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彌踈賜我皆强韻知君得異書滔滔沮叓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攄

王進叔所蔵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携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開卷便知歸路近劍南樵叟爲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兩髻丫便有佳名配黄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掠盡粉絲黄落蕊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年來殺菽有飛霜

和黄秀才鑒空閣一首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我游鑒空閣缺月正凄冷黄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清絶冠五嶺

韓幹牧馬圖一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曾韓逝莫留人間畫馬惟韋侯當年爲誰掃驊騮至今霜蹏踏長楸圉人困卧沙堤頭沙荒苑莽蕘萩瓜變霧巢寒颸颷龍種尚与鶩駘游長希短豆豈我在八鑾六轡井焉迴古來西山與東丘

題靈峯寺壁一首

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一首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

薔薇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瑤几清而溫欲收月煖
殘日魂我白日月誰使吞

題湯通直五明月湖詩後一首

光衍清篇星未枯 小詩清新作語尤殊 呼兒淨洗涵星
硯索子要歌闔月湖閒道詳江空在耳年來合瀨[illegible]
還珠請君多醸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復鳧 [illegible]

次韻鄭參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許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
月太歲今年合守心 相與齒甕狩漢鄭何妨振屐出
商音孤雲倦鳥空求往 且要開飛不作[illegible]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烏未易眠 [illegible]手偶來湖汗
漫葦間猶得見寅[illegible]豚良醫自要經三折 [illegible]將何妨敗
兩甕收取桑榆種 [illegible]粟祝君肯壽以[illegible]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世[illegible]曰我要扁
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illegible]覺有[illegible]眼是
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illegible]也[illegible]日人是
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
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
來吾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
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
夢上林鴻偶乎[illegible]水杳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
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 [illegible] 一身萍
掛海中天飄然何[illegible]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illegible]
正類孔文舉凝絕[illegible]同[illegible]長康[illegible]里歸來[illegible]
年供李發[illegible]
森森[illegible]誰朱崙[illegible]梁公[illegible]有神白傳聞[illegible]
句[illegible]拾遺翁老[illegible]東海
英雄蹤跡交意兩風[illegible]公[illegible]公過嶺[illegible]
發寒梅一信春[illegible]

次韻韶守李通直二首

一篇瀧吏可[illegible]問長沮更問津[illegible]常變[illegible]
鬼歸來且喜是[illegible]人曾[illegible]令尹[illegible]古之見[illegible]君[illegible]
髮新回首天涯一[illegible]
青山[illegible]歸來[illegible]會見四山[illegible]
更有三李[illegible]從抱朴[illegible]學[illegible]中郎[illegible]
肯待我[illegible]去借君[illegible]

[illegible]

秋韶州贄〻斐菁盧菔羹一首
敘昔來田間笑庖有〻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菰蔓菁
中年失此味想像如〻甫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羹
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〻共弟亮功舊宅圖〻一首
築天孫退今安有李〻詣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
竹十年空看輞川圖〻此間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
一區晚歲與君同活〻計如雲鷗鷺散平湖

題龐元長〻元一首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〻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
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〻八〻三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〻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
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〻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
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〻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〻[illegible]

北次其韻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入貪歸路好那近中原正
下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〻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
窟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
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〻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
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
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毿毿

留題顯聖寺一首
渺渺疏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
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
前茶秖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illegible]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聳下
[illegible]鄉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
[illegible]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巉絕玉浮屠曾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
意泰三二別四方[illegible]

[illegible]乞數珠一答贈南禪湜老

從君竟欺殊老境伏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佛性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音舒卷
我者安能爲萬劫付一喝默坐閱塵界柱來八千反
區區我所奇屢攜蓋在篁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鬱孤臺 寄邑虔州 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聞游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
楚山微有霧越鳥久無秋望斷橫雲嶠坭飛蛇雪洲
曉鐘時出寺莫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
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紙有毀衰在猶堪買釣舟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本院得閒游贛水雨已漲靡泉春未流
同煮龔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鄉鬢寒衣待橘洲
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境無多日歸心夢樊州
敢因逃酒去端爲和詩留舊箋截新語淸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蜀國新從海外歸君來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
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
牛箕憑君爲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一首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
定定慧與照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
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
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
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一首 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元無病須洹不入流
若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鸚鵡洲酒
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擢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技
奚終相學碎毅會封留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
南遷皆虎擲郤掃入混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
當年淸隱老鶴瘦龜不當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
晉爭日獨喪但有犢角重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屋端陶冶一世人從渠堆錦襲誰援井鈲賓
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類兒與兵姻
失身墮一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眞
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闉深居不汝覬豈問親與隣

迷救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嵯峒吞
韜年得兵雲西郭有逸民𥿄點斟小恭又過我
獄老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絶倫巻火維李杜
夢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詠詞各雜篆
老諸徒問詩願言教夙好求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
從我渠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疊篇答之

謝風賞德禪逃引不待遣鶴稱慈庭宇沒忽來千韓
那將坐井蛙而比我天行露氣著文字槁死債遺巻
老中發耕作見月赤晏喘東被方三國南禪已五反
老人但日擎侍者慈是覽家後六疊篇深情恨語淡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
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追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
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巻
風雨生聲欸萬竅自號啼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
天殊分一月紛綴合兩蠶累叢挂禪床妙用夫豈涂
朝來取敘化乃是雖摩達全鋒嵯未露本藏已曾韓
說有隨裴顧談無英王衍書經卿尔耳遮眼初不巻
三嘆叔自醒一文何由喘詩歸視故擅靜夜珠當反
安居三十年古衲舊山僧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滲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歎中國江山清獻游與刑傳父老算組纏
風流度嶺達梅雨還家指蔘秋自愁鴻雁侶争集稍
来洲野闊横雙鍊城堅牒百樓行看鳳尾詔都下虎
顏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感食粥乞米使
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路脫進退清絶閩詩語疎通法流
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興遊隨車爲鼻芳樹
淒涼想御風句仲宣樓恨賦教相水悲歌祀神
何如玉字律品與一禱留更約登塵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錢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寡解安得貧
鷲飛賀厦燕走散入蕃寶醉眠中山酒夢結南柯姻
龍辱能幾何悲歎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
酒掃古王母香火閑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隣
所至爲卿里仁之子富經術稍如丹大春
蜷螗楚南極激此民瑕高和自寡非我誰富親
髭鼓懈谷竹萠徐俗學呀可鄙紙絹

聊將調戲兒亦從手華新願手筆為寅疼言指話問
剪適付造物得良理本均期于如太音會宙發條陳
次韻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
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示志舉
衆眼盛猜忌豈是那夫人弊衣破冠眉可憐范叔貧
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媼爭為弋
事見過之 蹭蹬阻風水横斜桂遠根青衫映白髮
今似梅子真遺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門自言揔角歲
慈母為擇鄰邦人驚似舅猶婚惡不仁詩又非他師
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為國産傑民誰然齊魯生
近出姻婁親為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鍛錬
乃得鉛汞銀自我還模外之光挽火新若書已從筆
一默金千鎰賓存和羹畜天鹵非人均時時自娛娱
宜為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雙輪車便是當年款段車上易下難須乘
細左提右挈免跌度
九衢歌舞頌主明誰惻寒泉獨自清救育千車能散
福化為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
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
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
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為蚓竅聲時有驚人句
為語里長者敬養今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
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衾送行萬里一鄉游解舟又欲尋君
去歸舍耶須與婦謀聞道年來册供十八不愁老去空家
頭剝貫山田忝鶴口廟堂新舞富民侯

次韻王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兩未驚酒船回太白稱李候淵明
季與登仙翁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横
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横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横空初不跨驂鸞但覺胡床步步高
妹姑夫一枕黄粱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
見與茶娃多方仍逢止酒陶淵明說荊茫底處所於今

紅葉下亭皐

寒食與諸[illegible]游[illegible] 寄紫霞堂

城南鐘鼓關清新端為投[illegible]老翁[illegible]堂上
客誰為收照境中人紅[illegible] 端風驚飛絲葉成陰雨
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 寺化曾與此翁鄉

諸之好談禪 言游山山中笋出成語諸
之可同衆王初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嫡嗣有横枝 王枝也 不怕石頭路來
叅玉版師那憑柏樹子與問箨龍兒禪能說此
君那不知

宋和甫都觀湖道士畫顏髮問其年[illegible]
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羁枕未容春夢
斷清都究在默存中毎逢佳境携兒去試問流年與
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illegible]

[illegible]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秖有琴聰與蜜殊 [illegible]
[illegible]語帶煙霞從古少 [illegible]
[illegible]到公無 [illegible] 香林作喜閑寮舊古井性愁斷轆
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張競辰求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鄰侯三萬
軸家有世南行秘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
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楊雄說奇字[illegible]
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占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為老
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满腹玉函寳方何用[illegible]
空從五車多把上從來一篇[illegible]

劉壯與長官是是堂

問燕言亡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属劉君是仁之徒
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為感麟翁善惡分[illegible]
邪為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illegible]
味古以判今松史行天誅皎如大明鏡百醜逢一姝
鷄立時四顧何由攪群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
孜孜辯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坐右此語爲[illegible]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
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
云

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

其形猶在畫圖中歸來
歲同花亮都稱何人伴謫遇粮有銅盆修石枕佬
苑王色日總龍

次韻郭功甫二首

君知真爲即隸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玄風更能
爲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
角萬人爭覓看孫來

書戲法芝舉畫詩一首

春季何處不歸鄉我從蘇牛路舊來但願老師真似
月謝家竟妻不相逢

次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
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
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一
首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暖胃門冬
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舟中作寄朱行中

吾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
相如起睨柱頭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
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東坡後集卷第七

□□□第八

□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

賦八首

黠鼠賦一首

秋陽賦一首

洞庭春色賦一首

中山松醪賦一首

沈香山子賦一首

酒子賦一首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天慶觀乳泉賦一首

琴操一首

醉翁操一首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一首

鍾子翼哀辭一首

頌一首

桂酒頌一首

銘八首

四達齋銘一首

擇勝亭銘一首

德威堂銘一首

洗玉池銘一首

雪浪齋銘一首

漢鼎銘一首

潛珍閣銘一首

九成臺銘一首

詩

何公橋詩一首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橫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橫水之害咫尺千里彼濫觴蚍蜉蹶漉滂涵而傑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鑿于盤渦米折齒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躍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趨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羅拜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見□者孰為此橋歌公千歲與浮□□

鄉後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賦

黠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旣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頹穿面垢落塈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淡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蘇

烋而炎非其序穆然而温非其意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肩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愛憎乃蠭蜜之三四自今如之可以無感居不撻户出不辨塗晝不言夜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而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 并序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蘇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擧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遇嗟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高燭文章之糾纆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一首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盖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稚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蠭室兮氄雛鵞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四中之荷盃暾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神聖功用無捉摸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糵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

化光之璧不可以餔啜奉施我而不我覺布帛於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間州閭五斗解酲不問妻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靴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逷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涓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疏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綴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

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逆流無窮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水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

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鍇鍠佩之落谷瀉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遺之懼守神之訶譏却下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涉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

醉翁操一首并引

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
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
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
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
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
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
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沒久矣
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
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

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illegible]
呦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
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
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
諸軍居相鄰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
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
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
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
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
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
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
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
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忠公
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
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

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
曰
君之為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
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
沒而無聞朋友之恥騏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覘其父子
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
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棨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
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君

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具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覲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覲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爭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覲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攻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訾斷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固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飮我醪甚甘醴此濁覽觀江山和歷泉石步攀瑜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茲木喔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飮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飮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琢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曦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

無滌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畏晴朗

心浮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轄安五神伐三彭

滌丹身毛輕泠然風飛同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

我常作醉中醫

銘

四達齋銘 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君

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

空洞無物戶牖闓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盜難

我無可援以守則完超俟無心得法亦欲四出其齋

以達氏達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凉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衰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遂檻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床可使杜賓燕譯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祓禊而狂可使太白咏月而狂既醉我茶

以我竟浣濯我纓亦浣我衾豈獨臥也

吾新花如秋夕月遇無脛而趨無翼而翔人

其費易償務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

廬山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行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宗　英宗　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太公

自至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

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下之事

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

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

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

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

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

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

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廟朝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維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頎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識以用爲急秦漢以還彙玉道息六器僅存五瑞莫輯璣璧婦玩圭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鍼珌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次於命[illegible]時節沐浴以季斯石孰非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紋服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之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

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爲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效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汹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騎蟠城之南麓握仙華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蜿蜒哭飛磨與鐵柱挹清江之奫淪眩古澤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歛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嶷員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蟫近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設文悼此江之獨殊歎妙質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揮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東坡後集卷第八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王仲儀硯銘一首
端石硯銘二首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邁硯銘一首　迨硯銘一首
卯硯銘一首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
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二疏圖贊一首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
偃松屏贊一首　三馬圖贊一首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李端叔眞贊一首
雜文十五首 續養生論一首附
太息一首
書王輿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送錢塘僧思聡歸孤山一首

書諸公送周判官詩後一首
趙德麟字說一首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書東皋子傳後一首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藥誦一首　補龍山文二首
東坡酒經一首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剛說一首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蓋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端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製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維易何常則昔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致紙郁泉致滴斬几佶薛鉤以全吾直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膺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緊然黃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㲀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霮䨴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贈以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恐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追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淵得之艱豈輕授旌書學畀長頭

卵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懸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碧實寶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奉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illegible]元今為然日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牧寡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北壯驥黃白以為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蹴踏是乘脂蹠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求歎

顏愷之畫貫初牛牧羊圖贊一首

士養此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
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年不世化而爲再起
楩檀流澌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手服箱號獮兩工
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屩郎襲門敲地尋豐湯

二疎圖贊一首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爽和之於赫漢高
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
毅蓋韓彭蓋二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此意莫諫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 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重子矣至哀公十年之楚子
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遂將
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僅十里將兵季子何其
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
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
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
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

以四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
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
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尊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
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
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
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札子房皆不死者
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
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偃松屛贊 并引

子爲中山守始食此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
松偃蓋爲護首小屛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奮皮下骨磊砢蟠屈
方春不知江寒秀發孫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瘠

三馬圖賛一首并引

元祐初　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户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狂逸未嘗一顧其從圉人起居不以時為有司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卻走馬以糞豈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賛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蜾姚今在廷服虎貔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邁若將西燕昆墟帝念民乃下招箭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賛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養者犀瘠見咽方其養時稿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賛一首

須髮之參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乎龍眠矣嘻乎將為既琢之玉以彼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海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

在壯而侚之銑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
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
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
在城市曾未幾年忠[illegible]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
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illegible]學自視缺然而天
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
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
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
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illegible]及吾與二子吾輩
[illegible]秦士如良金美玉市有[illegible]豈可以愛憎口舌
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illegible]從吾遊不及朞年而論
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從[illegible]觀且不忍去局予
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所作太息一篇以餞其
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
爲丹砂初豈有意哉　太宗知王帝以武功定禍亂以
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揮藻尺素之上弃
韜圖扇之中散落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
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鞏歛之
[illegible]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叙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
則通通則流是爲知異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
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
生定通於定之生慧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捨琴而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
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
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
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
無頤者聽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
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
聰得道淺深之候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悕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遂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并疑之蓋陋之也今　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其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誇之飾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敢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殺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忘切

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甚於今於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皋子傳後一首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

尚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一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三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首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掾遁滅景於人間如麋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踰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

是爲悞兮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㮣掎兢秀楡抑儁脫驥騄交鶩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墮車天全顚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

不死耶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
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
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
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
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
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
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
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
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
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
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
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
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
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
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
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
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
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
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
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
此二事遺其子勰勱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貞故爲亥子貪狼

[illegible]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illegible]
[illegible]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
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跳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
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
血精汗便利凡流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
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眞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
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
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
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
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
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
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
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
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
也眞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
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
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
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
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离离麗也必有所
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
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
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
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
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
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
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
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
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
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
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
于肌骨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
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
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東坡後集卷第九

東坡後集卷第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是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

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從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許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狗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逆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玄成以佯狂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亦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矣責重者在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

之勢作乎躬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辯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其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二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擇其近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義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其可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因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持之以力而猶不服又
以許因其君廣其將然後僅得之令之臣服而朝貢皆
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
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
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
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
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
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
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
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
處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
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哉易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
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
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墮則相與咨
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
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
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
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
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
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
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
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
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
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
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
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
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遺有如
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
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
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
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
於劉向悼禮樂之以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
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
不敢於養人也而先輩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
律謝皐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哉夫法者
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

人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賤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身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壽考之與康寧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

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播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不懈是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

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嫉妬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享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聖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
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
野雖闢民多乏食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
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
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
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
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
曰不擾獄市雖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異不同王政所
由形於詩道周公急於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之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讓當
責之內史當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
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
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
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唐代宗之庸狂元振之用事抑抗之賤且疎而一
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
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
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信也今 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無

衰而天下竊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
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 陛下也所爲親策
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
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
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曰 祖
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
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卽位以來歲曁三紀更於
事變習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
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
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
下之事業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
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
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
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
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
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
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誠也 陛下以天下之
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
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
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
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
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雖
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
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
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嚴
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錫
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
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
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
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
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
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數歲不違於心屏
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
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
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寬刑未措於成康甚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
省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禦多民不知遜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衆繫者衆愁數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
十餘者臣皆能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因執
之則斷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指之大臣而已不
與今　陛下區區以獨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
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
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投筆之武
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日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不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
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
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獨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
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辯是矣
乎度能辯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
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
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
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
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猥[illegible]不爲也則引身而去六

下又爲之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從者非衆庶御而有譴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句
蓋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譏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
急遽從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
此實不至也德之所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所有
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
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
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於官吏之衆而不行於深晨
本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illegible]曰之
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其大乎此而和氣之所以不消
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然耶則
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
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
[illegible]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
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
相支則不能居若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遷
既已安而兵不得徵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
欲小言之則自以爲鬼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

言之古之制北狄若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
能通若是夏人為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
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
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
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
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
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
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
不利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
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
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若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
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
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
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
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
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
又何敢乎所謂我入已後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
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
之費以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
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
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
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汰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
其不足恃之故而推之以多兵不免去其無用多則兵
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
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
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
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
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
有待也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
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往使之難易
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
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
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
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
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誠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
卻行而未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
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朝廷所以爲賞罰者
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
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
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
禁繁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
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詭儒牽
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

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
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
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
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
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
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
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
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
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

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嘘之氣溫然而
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
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
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
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
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
天下共驕而益厚其賜戎狄縱傲而益加其禮蕩然
與天下爲咻噢溫煖之政萬事惰媮而終無威刑以
堅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
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
氏所記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
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
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
欲以天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
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
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
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呂氏之時令則柳

宗一人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
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
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
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
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
乎盛夏報田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務僭之月
圓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本
闕王教之淵源百工因先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
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

禁令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　內或曰何以
為京師之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以皆一偏之說
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
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
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
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通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
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
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
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
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
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
矣始以區區之仁棄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
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
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傳延方士而
多與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
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
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
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

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
公為詩王業也而係之豳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
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
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
何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
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
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

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翻諫一二之對謂當責之
內史者實之言不宜無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
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
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下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
昔唐之初以御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
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利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貴之議特以其權
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當以爲有
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

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戍兵之
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大者也方
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
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
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
著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
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
蓄積之備則莫若從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
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
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

[illegible]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
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
而固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
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
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臣雖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參雜其辭恐
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
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
使君主之耳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嘗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嘗同天下之
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
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
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
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
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
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
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疏疏乎難入
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
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亦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俟列之於未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樸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　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諮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亦以愛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

伈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成其聽功
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
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
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
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
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
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
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
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
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
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
執政之意邊鄙大患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
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
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
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
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
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
以爲意輕丞相然身爲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
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
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
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
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
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歡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
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
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敗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
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
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
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
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
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
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
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
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

[illegible]窮困乏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　陛下以[illegible]
下以爲貪　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
臣者挾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illegible]
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illegible]
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illegible]
有好走馬者一爲蹉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
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
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曰信而日以勇矣
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

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
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　文宗亦非有失
德特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
者始若勇終必怯逆者損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illegible]
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
誠未有以善其後也逆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
一發不中則得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
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哉
爲之固不可　故從言之弊由此觀之則橫山之[illegible]
邊臣欲速而壞之　臣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若先年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illegible]
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illegible]
[illegible]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illegible]
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illegible]
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illegible]
於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illegible]
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
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illegible]曰因時[illegible]
而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
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

[illegible]已矣然而物莫不盡其理以至以死若夫百工
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宜爲之而況於　陛下乎臣
聞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恩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首
歛葉可以行禮諸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
請臣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
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illegible]
力之不能勝衆也又矣古者刀鋸在前[illegible]

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
姦言不過弃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王
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而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
矣欲望致和而廣繇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
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
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
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成康時群飲者殺臣請
有以詰之夏商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
豈可謂周治而商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
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
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
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
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
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
盛時哉然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
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
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
辟彼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
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
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
循規矩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溺於自知而安於
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
人之明不可學必藉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
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矣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
付之於決人無貸不肯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
行人已試而後用盖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
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
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刳骨決脾洗滌腸胃之變
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
之功解縱繩墨以恭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
佗之方其異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　陛下觀
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若甄用衆才皆

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
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
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
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
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
皆如今日爭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
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
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特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
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
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
倫不信凡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

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
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
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怒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詆呪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惟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十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
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
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
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以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今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頿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旣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新田

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蘇子曰秦幷

乎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
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畏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將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
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
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
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
燕也三國合積是以非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
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
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
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
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
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

兵空虛之秦蓋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
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齒也必以漸故
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齲齒也可拔遂抉
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
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
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
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
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幸也始皇幸
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
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
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
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

衆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
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屛至於
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又矣往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旣幷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由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此一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顔師古其後有
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
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
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
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
禮樂敎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
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

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
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
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
貨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蠡蠡亦非淸淨無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
喙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
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不去椒戶譖郤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苟從而拂之
會稽爲種蠡之過惟聞古者三諫嘗去之說耶欲以
律天下士其不隨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
如宦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
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又不受誅乎復辭禮也生
則斬首死則椒戶發其至齒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
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譖郤獨盧與群
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
先殺而猶諫以發之則雖欠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終見誣故爲一
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
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
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
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
季氏之忌克技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
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
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
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
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
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
蓋姑借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
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大夫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子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
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
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
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

子之亂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孰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躡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

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
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韓非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
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
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
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
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
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
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
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
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
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
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籠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以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睨其間哉不幸

道求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詰知詰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若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若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況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

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

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若吾獨表而出之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愧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嚙齧者與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鴆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旨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如此故特著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亂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

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於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若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嘗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殺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東坡後集卷第十二

表狀劄子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賜坤成節上壽就從班前請狀一首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勑記二首　辭免兼侍讀劄子一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潁州謝到任表三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謝賜曆日表二首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謝除兵部尚書表二首
賀立皇后表二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勑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休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辭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授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觀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許此誠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泗州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迴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震若雷霆豈臣尋常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學業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與衆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竭力辭而獲譴猶賢於不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

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
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
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
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再兩次奏乞除
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詔
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
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
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揚越陳蔡一郡庶免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便遂前請狀 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
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憐怵迫威命
已經三却其職固逞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閤門祇
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覬嫌之避愚守
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仍遂前請勉強
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詞蓋終存典刑
分義之守謹録奏聞謹奏

謝赴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illegible]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
華天澤旁流[illegible]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
古之榮伏以[illegible]墨之林號稱内相文章之外不取他
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郊牧之功邪
正雜居至有怀文之患惟賢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
鑾玉堂親被[illegible]綸之寵北扉東閤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illegible]日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
凋弊之餘當二[illegible]水潦之厄載星而治僅免流離及
瓜而還忽如[illegible]將完觀迎勞都邑聚觀簪華髮之半
空笑丹心之上[illegible]可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遴揆於
度名復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乾健明[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
之歎人[illegible]斯[illegible][illegible] 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
雖直而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録用臣
敢不更磨朽鈍[illegible][illegible]消[illegible][illegible]荷者將木有[illegible]軀之會
勿欺而[illegible]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illegible]謹録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於
當年眷待有加恩榮陞於晚節使華與貴天語丁寧
第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
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設斷自上
心之簡永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厥
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切無已試
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
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

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行用雖有寬饒之上忝
臣抱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
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
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渡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寵
麗之殊唐監八坊復下排奇之賜拜嘉寵衍已何
劭伏念臣受材狂疏賦命寒窘幼歸事錦上服緇袍
長慕少游欲乘下澤曰厭重金之耀猶樂鉤杜之良

伴□臨周章失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
庶□眾□賢故損厩庫之储以廣英雄之發致庶厚
往於秩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衰益砥其後孝德威服
忘戎維鵝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駿之頌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鍍錫金鞭示有馳
驅之勞寶節韉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
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柙鄉

龍具延晏子之一裘但厚鞍柄隨晁公之千駟無功
拜賜限愧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己而移
於眷賢嚴於私親而寬於取衆惜其朽鈍借以光華
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循其物永觀不易之
言思馬斯徂思屬無邪之志

謝詔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齊闕
寄入長禁林昔儒者之極榮宜賢材之所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總攬群英兼收

小器欲效涓埃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
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
太后坤載汎濟毋慈均一旣陶甄於衡鑪復封植於
散材誓卒餘生少圖報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
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踈竊位禁林
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補伏
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取進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揣非其
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
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詞言得
予中轍以丞轄立朝皆綱條

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之
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具重
惟　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
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
孔子之聖而亟見於猾者致茲選擇之及迂愚臣敢
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
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
命祇服訓詞涕拔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
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
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
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
爲宜而況講讀之司惟陛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
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　皇帝陛下天德旣
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
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

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豈下易於死臣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其一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蒸之病貴賤所同恕蒙退食之恩遂失流汗之昔恭惟 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逆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隅之風以安衆庭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臣等無任仰大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閉氣銷而書晴息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苦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內恕及人雖大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歎有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三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引嫌求避頗奪爽之甚明易藏□持□□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愧悚交并中謝伏念臣□□□閑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遍竊五郡之寄旨天命二年但老麻於齋祿禁林數月曾不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至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使從使不爲一乞而遐去在臣進退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表誠思報尚生死之不移臣無任成大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一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傍日月之光引避讒嫌實有簡書之畏因退甚識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 伏念臣生緣地枝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厭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君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忍遂衝至而莫賁犬馬微心猶冀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一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駿一匹若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
蘇後忘腰之適執鞭請事傾身知慙恭惟 皇帝
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
所賚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稍車服收糾事功而臣
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
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雖報深恩
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鞍
轡馬一匹者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

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循内灼服佩汗流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撫叙海
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聲貫在
馭六轡自調而臣項以衰羸上求安便奉宣德意庶
幾丘樗之譏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
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感無國士之風
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
吏民惟知感怍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
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寧與願違既未決
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
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奉天地而有
信喜怒不隨體冰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
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
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 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以汝潁為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
推於古今竊主祇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
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
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
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
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

少大季猶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
成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雲光下偶慶新宮之
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祭爲和氣坐致豐祥
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
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寡爲
天下之養甲宮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
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
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識閭共
休釜囹圄之空因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悉心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燕游節處
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存哀矜之戒一寬湯網
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均父
老之歡謳永望闕庭實同跂及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
德音下霈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
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己

或祝以壽年然猶形於謌歌被之金石而况文
繼志神母考祥追大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
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
皇帝陛下知人克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
華爲藻飾兆民之屢以仁義爲基扃眷稽斷之成能
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風侍經幃操石銘詩辭
幸神太乙之峰十圭爲裸不獲武屬車之塵徒與史
民共蒙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
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下寧
之實與情共以益夔慈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
然天人之應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
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聞學
故以所聞爲高明錫厥庶民備用五福臣備員內閣
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
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駕幸大學者輦回原廟
既崇廣孝之風怪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

風動四方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
三代所共盖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
永平始擧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
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辟伏與意默
通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
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 藝祖至仁
追配於 昭陵故擧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
侍經帷求矣馳誠想闢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覲
獻餞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若濟
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郁雍在宮服膺文武之教風
傳海宇慶溢臣工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學
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
民爲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求諸坤
載之厚轉成天經之能惟使文子文孫奚不仁故於
祀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
燕孫謀黃裳之文旁燾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
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胃榮滋久蹤
泉深外告成功行喜謁音之華中脩增德既知雄

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二首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 謹伏以閏歲將興舊章畢擧
三朝受海內之圖禁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初寒
知民言之可畏夏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自審清心貴衆時之不奪思思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號始之經鄉賜璽書亦漢家寬大
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
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
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實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祗畏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
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
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
殫綿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豈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逮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消從無餘志大才疏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饑疫相薰積大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偷安十國為連徒僭寵寄恩榮既溢慙汗寖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鄙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頹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王褒而祿已盈每懷惟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令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為哀矜之先矧結丁寧吏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己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餘化中發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臣無任

又

霜雨其零既勝小民之雍麥秋已至復廣犴獄之滋任承剝問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為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獄戒處掩則知暴露之勤於廷不忘累紲之苦吏既罔僻民知無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長物散為肩蹋之涼靈雨應時同治熱蘊之渥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泰漢律之嚴毋令瘐死推慈母之慈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誠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臣軾言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纘
女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 中賀 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
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輔寧夷夏德既茂於
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賚至仁
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
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既涓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 中賀 臣聞
周姜任姒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鄧之賢德或有愆
蔑哉六禮之隆莫此三宮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
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關雎慈孝之風仁壽無疆
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二首

臣軾言歲復六壬襲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
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 中賀 臣
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悴而體不

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循利
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
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
母慈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
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東坡後集卷第十二

東坡後集卷第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狀二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一首
辭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二首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賜曆日表一首　定州謝到任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一首
謝賜衣襖表一首　到惠州謝表一首
到昌化軍謝表一首
提舉玉局觀謝表一首
慰皇太后上仙表一首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六首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太皇太后本命功德疏文一首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一首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幷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叅䏶在躬無彼異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稚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耻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揔攬群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贍鐃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珎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束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盖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懿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盖獨求於安吉慨然攬觀敢有志於燮諧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貲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山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忍紉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寔心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少助大厦既搆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悅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誠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創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今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約己從民忘家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爲五學而臣迂踈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覩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瑄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大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爰夏來同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衛惶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 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專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閤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悚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

故求外補貪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
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
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
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
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
外更蒙增權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
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辭
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
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
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
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
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
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
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
禮部尚書者衰年[illegible]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深以爲非
意謂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
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
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
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
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
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惡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
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
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
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備員兩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
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
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愧尸祿乃
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謀言爲職業下
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
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
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
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

知爲國安危之本秖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
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
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
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
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貴省不傷民財勤者
謂躬親庶政不迩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
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
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
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
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术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
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
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
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
誦五車之書又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
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
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官黃麾響動佩章閒士劬牽光生特嘆
物之重莫逾於車馬柔之貴兼施於夫忠
功服之無數而臣衰年弱榦固難強於馳驅
林木不頑於文綉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四能任人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
誠心正衛勸以敬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
勵疲駑鐫悚立朝乏能旁之迹用猶希擇道輸老智
於莫年臣無任

又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章在躬負叉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禾魚鮮至
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
羣歎於匪頒道路竊窺或又增於指目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
於求賢得宮非食而修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
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

慮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
消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禁殿列職西淸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illegible]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
回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書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二
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
於道路未經周歲徙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忝自
不安位所冝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稟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
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
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務無大過以及替年漸還
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踰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猶數既沒共深追遠之思
凡在照臨舉增悽慕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道隮堯禹行比蹇參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
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奉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
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發斂臣軾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
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　皇
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處與天
同登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預
防勸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
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
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遠雨露既降思則無窮遥知穆
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
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
矣顯宗之孝哀若平生顧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
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屛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文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恩凡在照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益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　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褒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追逢乘謝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顧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　聖慈特宣存問賜臣等物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本歲之憂漢扎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如棗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　皇帝陛下虔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温詔下馳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靦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吏飭中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度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鵝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乘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逮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殘之爲猶獲盡惟齡餘之生得逃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記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

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忌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克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
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
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
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勑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勑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勑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
從縲紲復齒搢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罹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眞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
獨在幽遠最爲頑鈍茲起廢之初併蒙生成之力
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
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
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
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
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願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
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覩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
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
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睨天心
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
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願少
寬於追慕庶下荅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
闕庭無任哀痛迫切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眞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爲慶喜之
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輒推遐邇獲侍清閑不
緣梵釋之因曷致消災之福伏願　皇帝陛下受
天之祿如川方增奉有漢武之封禪萬唐虞之壽
考永均介福不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祭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
吾君壽以茲願力亦效佛衆仰惟無疆之慈副我必

從之我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
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
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卑延
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焉陳臣子之心伏惟
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兩階之舞
書多士克生建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皆厚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陽氣充流發長發之祥群心歸
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宸從之私獲叅對揚之
守敢緣頑力仰叩佛乘仰惟無疑之慈副臣必從之

欲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
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
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祝堯齊之北華龍下集適同浴
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 皇帝陛下立
民之極先天不違福錫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量
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在社稷慶鍾高齊含門澤及本枝天作大
任之德俔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高祥特建真壇祈

祈睿算順帝之則罔不待於祈求應地無疆亦難忘
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
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歌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
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爲民極臣
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雖信思順天氏不遠眷
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澤民心所祝神聽助臨祈
萬壽於無疆庇群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錫休遠資龜而降聖群黎仰德執瑞玉

以來賓係億臣子之誠慶泰天人之壽敢請洪恩塞文
演貝多致海衆之莊嚴擊梵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
算日躋恭惟 大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
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叡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曆迎資華夏
之昌辰已揚鴻休猶資黃屋飛試圜之淨供發秘藏
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厥算恭惟 太皇太后陛
下伏稱威神有截盡龍象以贍休壽考無疆等乾坤
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

脩歸誠之法攸緣淨供仰祝遐齡　太皇太后陛
下伏願日照月臨海涵岳峙常蘊好生之德錫壽無
疆民衛既富之仁保邦何爲臣無任
右伏以是火西流方歲功之乎秋夕月既望昭陰德
之致隆凡我有生歸誠於日佛身充滿天盤聰明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金仗雲來
之養受祿無疆慶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融照之明歲月告祥允協重
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黃
而來會孝雅舜孝仲叩佛乘伏願　太皇太后陛
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祀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
傾豈獨三音大稗之旋屢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
長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決物日新夔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咸
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　太皇太后陛
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勝東朝之鄙未從太官之
常裘仰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庶有假於吾民
志下同門下萬於猷祝頤膺多樂之壽永保無疆之

東坡後集卷第十三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答館職啓一首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答晁發運及謝諸郡啓一首
賀彭發運啓一首　答杜侍郎啓一首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謝諸郡啓一首
賀鄭師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賀鄭師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答丁連州啓一首　答陳提刑啓一首
答彭賀州啓一首　答王承議啓一首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書

杭州上執政書一首
杭州上呂相書一首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答王庠書一首
答湖州吳秀才書一首
答謝民師書
答劉沔都曹書一首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旌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詣贍奉尤切詠思

答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枉諸儒之妙選蓬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覩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齊宰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軾方此睽環遽承枉篤深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俟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從溪泉甘豈惟暫委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維某官嘉猷維世茂德竊將九老廟堂自有權衡之語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姿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與京西運使劉呈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疏溪湖清遠但生縻於廪祿類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鎭撫特先叅於頒賜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曾歷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莅臨封部少奉謦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具見廟堂之兼容擇汝頻乃領關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業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淸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蓍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補疏更特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駑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元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衰病交攻已安鮮壞寵光荐及復付名郡雖見吏民厭諒條教尙緣天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不容高明畢照樂善志勢猶齊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膠之好伏念人果害求享有衷通明畢照朝廟那望汝風采之輝揭士承藹言僧光抑某猶於發茲踈拙粗免瘝曠愧辰奉之未皇但踐蘊之無斁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晏契之隆得與偏城之末竊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聲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屢試而愈高舡漕渾中行叅年豎之課錢流地上行覩劉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一首

伏審荐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褒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爽達宋遠清通直道不回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行學蹈世俗之所難事愈錄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閒休命實起懦衷遠承問訊之光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濮南趙北昔號[illegible]之雄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李此四夷之守[illegible]一障之來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疏竟無成
効蕤參詮不傷物類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普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悍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煥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养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意北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褒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踈揚之憂
才無豪恭折衝愧已深於卧護攻豫學德尚許兼容

伏惟某官名重搢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志流殊
之哭肅振臺風吏春親臨之畏惻惟祈髭得奉教條
但交旅條之際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宰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無恭由加殘
領吏民之易治幸衆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議
庇民宋方續世餘齊分獨常分無盡之光聚而
坐獲不知之閤答言於鈍求逆頗將勉加勵之
少荅吹揚之賜

賀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魁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
陽之初應知君子之象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經才
經世贊揚中外之譽益雄實之隆既致太平寘具
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載限以守邊未
呈稱慶徒云登頌莫罄鄙懷

賀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既頒盡慶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逢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德鎭浮高名擧國非獨時啓之用
已開上心更老之祥以符民望某官守有限展凌

無由欣頌之深敢陳固既

荅丁主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
改易又臨歐霧朔自疑蛇自疑本憎蹇之人難復見
習衛之士而況清時猶望今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
魏遠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
達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勵固無心於
集苑而有力於涯拈遂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賜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竊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録迷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況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會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陟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旣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魑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共官曲敎雖好深矜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采已五榮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緣青衿之敎海邦書諾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悅如昨夢後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碑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問閱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謫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嫁冢而喪我不謂恭官請修舊好收拾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季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維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閤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

日當尒然亦忍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端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試言爲過耳不恭豈有仁聖在上群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以米價斗至八九十衢婺等州至百餘錢然[illegible]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春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懸懸字流殍之構上戶有米者皆藏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急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衆外九縣月糴官

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出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錢理道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損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綠不及元數[illegible]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

以救飢設使[illegible]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illegible]恩乞與二[illegible]道度牒猶不爲過而況救飢修屋一[illegible]而並濟乎[illegible]愚意少望仰特勵堂諸公仁賢卿此[illegible]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俟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支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踰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愧恨狼狽未易遽言至乎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哉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

百六十萬石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若特預罷細絹錢帛於歲前散絕今尚闕太半剗剝之急蓋不適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撥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豈更截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糴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紬絹相兼[illegible]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急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粟助官兼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弊先及上戶浙中富

民又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出手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糴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剋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昵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御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撥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猶或自支持更遭風寒

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貫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illegible]下聖[illegible]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illegible]壽成風指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為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

法涉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觸忤諸司怨咎愈深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
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
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
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淮南無麥須之月初間見
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嘗奏乞展限至
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乞以六月爲限去歲
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
淮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
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
勢若不且用愚計未幾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
在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
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
台重伏惟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寺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
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
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
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
在外爲朝廷採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
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
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綱
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禁約束行下而罷真揚
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
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都過之但綱
梢飽暖罷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
運卒保完骨肉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
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
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
甚行路皆然商賈幾於不行所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貲用坐竭
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縱所告訴竊
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之匿不已原其情蓋爲有
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
議羞巧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
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榷之外刻剝不已行路
被其害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illegible]深可厭[illegible]
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illegible]區區庶小[illegible]
於世耳不宣

答虞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軾頓首賛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illegible]示長歲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欽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常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illegible]口哉聊以發一笑

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illegible]不須示人也[illegible]
謝不宣

答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竄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其志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其少時[illegible]對議論古人[illegible]

渺世更變往□悔其言之過故藥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答湖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異人予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眞揚閒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有到此者望之久矣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非論□揚中□謂子皆有理詞氣偉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予身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負足遠來又致酒藥海物爲二華□□並與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牢意無以云喻近在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流落身心康愉神氣无然灰槁之人□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過少留爲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

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琱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琱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荅劉沔都曹書 一首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赧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一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琰之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

咏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東坡後集卷第十五

記

眾妙堂記一首　瓊州惠通泉記一首
南安軍學記一首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一首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昭靈侯廟碑一首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峻靈王廟碑一首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記

眾妙堂記一首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

之迎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

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道離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道作通

南安軍學記一首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

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

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
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
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
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
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亂政也王
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
自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
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
太守朝奉郎曾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
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懈而
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三
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
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
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
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
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
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
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
而已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一首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
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
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
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
觀左右失手墜于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
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
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
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
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
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
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
木堪爲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
今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
異物乎兄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于路寢孔子履
藏于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
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
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
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　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　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金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寧
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觀　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撿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求而富屈
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避正殿而居所以養其餘以成此宮上以終　先帝未
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禳求
福禄自至時萬符應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

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　皇帝若曰大哉　太祖
之功　太宗之謀　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篆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
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兒是其正
神子其謙帝飲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瀆其子
允哲　文母以公誠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閲視新宮察民

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耉無
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　文母所培我膺受之
篤其成村于石之鏟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一首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
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
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
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
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
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

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
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
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
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
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
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
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
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
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
事蓋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

大夫張秉奏請益謝額上祠宇而縣尊中司封
張徽奏乞舅旋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
穴五往往見夔異出雲雨或投器其中則見于池而
所藏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
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郎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
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
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身道本於仁
智救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體相彼幻身何適不通
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

十

篤生張公跨歷隋唐爲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
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頓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
滾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
救藥疾癘驅攘蝗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巫師老叟斗酒隻雞四簋其饋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皆公之食瓊醴玉斝何以舖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
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胄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伺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十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
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不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十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鄕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
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一首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
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鎭撫其人民也唐代
宗之世有比丘尼妙寂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
寶鎭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鎭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
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十三

俚人謂其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爲鎭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
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
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
舟山上者今猶有斫石存焉天地之寶非人所得
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卒
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所賜寶以鎭
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
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
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

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
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
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
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
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環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
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
屢豐小大逍遙逐穀蟲鷗安栖不瞿風我浮而西
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至
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
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
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
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
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
艤舟將濟眩慄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
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相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
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
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
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
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
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東坡後集卷第十五

欒城後集卷第十六

傳

辛子廉傳一首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謁諸廟祝文一首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一首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謝晴祝文一首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辭定州諸廟祝文一首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定州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一首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祭亡姊德化縣君文一首

祭柳仲遠文一首

祭吳子野文一首

傳

辛子廉傳一首

辛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牽牛。晚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

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後遂遷山曰尊師韜光内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扳置閣上衆道士驚曰寧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寧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寧牛乃知死日耶葬之纔畢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游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履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王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寧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寧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虚閣上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遺迹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敢行所聞毋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一首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祗敬事神所以比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儲祥宮成赦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凡在祀典罔不祇薦維神尊和抑沴保民無疆以稱朝廷王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illegible]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祗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潁人涖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既微冬又不雨麥稿而胼閔閔農夫望歲畏飢孟走摹望莫哀我救於龍適蛇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翱舞雩詠蕩其翠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俛仰

淸里一塵破及淮南三韓玉粒積羽漭流浹日不賜
我率吏民敬鐘鼓旌旗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惟龍公甚武且仁爲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慈郷惟汝不虔我自洗濯齋居誠陳早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王貫金祠其重千鈞惠然肯來其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

決辰再雨一雪旣洽且均何以報之務銘皆斯謂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造復錢公還咨爾康邦益敬奉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三陽旣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祈農事丹青設象荳惟風俗之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穡人尚饗

謝晴祝文一首

吏旣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雲止農事孟作神則有功吏亦如作求譽之蘇其賜不貲
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惟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將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三以解脫力行平

等慈噓欠雲雷吸噓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惟星上帝分命群祀降鑒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蒞事之始祗見祠下若賦政疵纇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進仕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蒞事之始祗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旣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旣流而盜不止豈凶之決近在朝長養之德上配當宁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不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軾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呼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貢茲薄薦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敢昭告于句芒之神木釘傳音宣鄉相儀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黍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延太行東爲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民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祇方此東作敢薦其誠錫之豐歲以昭靈貺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天旣佑民必期於無害與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疾驅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爲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禱諸廟祝文一首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禍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乎　仁祖厥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星珠璧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入像　昭陵遺物更世我在能藏襲親法延

慶示別置兒僕然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轍謹以清酌有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我自齠齓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

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父乃妙物寥然疑神初如龍鳳不可還馴游于帝鄉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鬱峨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肇四方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季公老子是因我晚聞道因于坐塵每從公談棄故聚散環瑋怪公拊膺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爾見予思無復辰出戶遑遑默焉銜辛韜翳 照陵

三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撇永已山摧川堙公魏富貴如戲與賓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惜瑜歿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于巾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哉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從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欷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月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康表不供有契于心如水須海如衆良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特初無同

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英空斂不撫棺葬不執紼凡總干胥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

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首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寒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

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嚴以一言忠以爭君允也上曰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麟鳳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而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竟才疏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界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敢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家闕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羞遊萬國山川

尚憑於坤載四方老稚遂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
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於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
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耳目斷東朝家絕攀帷之望
神馭西洛想聞鉦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
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尚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二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
嗚呼在咸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
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數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
有義我待童子知為公甥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
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夷慈訓
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
微疾一卧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
非亡嘉榮之慶子孫其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
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
一新此宅永安爾居仍以大家傷殘蟻穿空但為
叢冢窣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成解既而
無懸超生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嗚呼官傅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雖我
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王立二甥實華
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
俯仰一瞬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
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
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謫海徼拊膺所痛我令妹
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宜見孫列我仲遠孝友義以
天君成之從致有成以學術入昌以言受謫至于無
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足來乃寶見勸
知止于此不如歸耕哀我孤甥學知閔衛
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奉汝門
以慰我仲遠永歸之意嗚呼哀哉尚饗
我已于南天降罪疾古之古人有死有盡不我亡
亡其朋友如柳氏姊夫常遠壁云何爾逝不矜遺一
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望其目泉壤雖隔

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
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一首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帷兀尔坐忘有似子綦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要我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知德之嶮徵知鳳鳥之不下閔清濟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illegible]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之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簡以進士起家　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緋魚袋全體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坐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閒意以文命勉娶拜其意也文從遷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卒[illegible]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

公娶褚氏追封䢖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
穎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
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
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
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
蔣堂為湖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
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
以怒朝廷規得拒絶以激使其發公以謂朝廷自景
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辱將之
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
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
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
無名吏士不直兵上雖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
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
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
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
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
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

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
宜及民力之完也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
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
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
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
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
論 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 三聖英武獨
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
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
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
備令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以書[illegible]有
旨追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
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凡籍十四萬人保捷
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獨甚皆在畜窘自是
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
弁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衆皆繫主帥而竦獨
不問麟府部將出兵牽制諸道皆不出使賊乎
豐州夷蕩而去公極言之 詔罷竦節制自是
西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略完賊至無所得及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 上既厭兵而賊

弥因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
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 陛下猶天地父
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
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中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
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善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
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破書閤論知
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反公謀無遺策雖不
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時居合人附知以禮詔使
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覘公於范
陽門外及燕覲語前兩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
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丁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
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令公館之尋召試知制
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詔命簡嚴四方誦之尋史館
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
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擢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
者皆書牘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
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
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
已本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

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
來則理難拒絶 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
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
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
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絶之則中
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
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
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
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横賜皆力爭
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險語爲高公上疏以
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
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
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
若訥代之時宮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
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
辦聞 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
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

公見上問曰河北獨不榷鹽何也　仁宗嘗曰始之
法非每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
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
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
爲我斂怨而虜獲福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
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
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
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
密擬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

會七日以報　上思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
輔臣將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　仁宗遂欲用
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
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本府寺事慶曆中衛
士夜逾宮垣爲變　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
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
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專貴妃古無
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湔

之議中輟然竟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王贈刑殺之
士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執因之士大夫爭言
兵事者貴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
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　仁宗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
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
制書皆上　仁宗驚異又手詔獎公明日復出
數千言大略以謂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
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
爲姑息漸失　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

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
切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
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
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
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亦上
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
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省
吏僕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輔相公卿宰貴之人皆
爭屈體以收譽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
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

下無特而治也上益嘉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且詔
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閣日曰朕之開先閣之□
舊朝之檢詳皆直言其狀獨引公延御榻密訪之且
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迎人於險而擠之我不
爲也然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故小人忌
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
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
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還給事中知杭州公
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
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

建言畿內役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役
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
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
秦州公力詞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
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
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
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
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
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
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

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
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
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
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
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
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
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
大震先是朝廷得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

是乃伏法後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
鑄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
儲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粮亦減半因
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
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
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
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
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
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論漕運
十四策率相當爲說公奏上前盡兩十刻付□

以備　仁宗太息稱善對曰此國計大本非常
也悉知所格沮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
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
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
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
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寨
蓼栽之西壓秦境上邊人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
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　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
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爲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
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

東坡續集卷十　十

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
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毋任當除
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
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
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還都
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　英宗
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
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
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數論
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

之任亦國器也執政乃諭奉詔拜翰林學士
旨道經要公以箴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
帝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賢人今
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
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　英宗以語公
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
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
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
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
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

東坡續集卷十　十一

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匱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
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王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
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扶恩已過厚若賜賚復用
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又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
省費十七八遷戸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
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
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
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　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
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熱

室顧陛下復登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
以殊久之繼出小紙曰登位赫政而孳中可謂朕手
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
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
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
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而命公爲參知政事
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
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富弼判相州曾公以出親上
疾在告召對初起中書御史中丞欽曾公亮欲用王
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請雖上歎息

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寶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起
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
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
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
百方公皆力詞遂知陳州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
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切危語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自焚
君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雖敬公
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然
至陳陝西方用兵李教叛慶州聲援關輔京西□機捕

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乃治 對民大懼驗公收其繳
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
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
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亡者衆公
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
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雖不能事人歸歟以全
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踰日坐兩蘄
閭外叛蔡嵳甚曰民蔡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羣賊
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
不祀褒侯何爲者哉命吏其廟之趙侯祠佛舍中未

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
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檢閱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
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
寄任不除臣求郊卿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
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
禦戎之策孰長公曰 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
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
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
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繼將
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

知併兵禦之職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
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
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
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
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
眞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略
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
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

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嘗詔封
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尔時已爲學士可謂
舊德矣特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之問虜意安在公曰
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泰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
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酒殺虛與語
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默
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
厭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
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
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
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
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
歸因以棄上之禧當辭偃蹇邸驛中不起執政未知
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謁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
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
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
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
發易汴渠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鄙
道一頓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立足之地矣非老臣

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
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
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
令與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
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
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
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
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
挍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
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涕下賜帶如常
仁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
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懼不
敢命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
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
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與
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簒立有
唐末五代藩鎭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逆條上
九事習知邊事者皆服其精鍊即還如公言新法既
罷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罷之官既得錢聽民爲
賈區廟中褻侮殘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
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
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
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深言曰
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
至求樂之敗願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宫使
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
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　今上即位執政輒
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

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illegible]大年十二
月三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illegible]特贈司空
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　太皇太[illegible]稱臣嗟歎
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illegible]請詔有司
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illegible]封永嘉郡
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illegible]寸太祝皆
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illegible]學敎敏篤
學制述敎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illegible]聽之三女
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illegible]其季已嫁
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稱欽[illegible]女三人並
幼公晩自號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illegible]玉堂集二
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illegible]批曰卿文
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illegible]加焉西漢
所不足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illegible]人皆敬憚
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軾與轍先[illegible]遊論古今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illegible]以是皆得
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illegible]而論高功
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
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
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
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公其庶幾乎嗚呼士
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
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所以失其守
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
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
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
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
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
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
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
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
薦劉夔王贄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
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
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
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愀然久之曰吾當薦公
亮人無知者豈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
偶於世而人主信之篤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
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寢　及葬赤氣

出寢而升里人望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
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
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
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毀譽是從
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
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莫覩之
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
如天無私前席惟舊見獨必宜豈不用公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則已蓋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矧其雲馭風
與汗漫期憑天何時復生此錄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後集卷第十七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一首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惠州官葬暴骨銘
神道碑一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 [illegible]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illegible]曰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公論諫達不避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凡所關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訪者[illegible]年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陰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者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覺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沿邊無然夜行兵北堤稱名將而白官為先焉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矣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半歷事三宗遇與

以資景林閣賢公挾遊公雖数進而開濟之資[illegible]
之氣益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知此石
終不大用每進小人敍樂之公嘗上章自訟請[illegible]
羊無功謗書滿篋即[illegible]付罪毀言曰開天下聞而悲
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
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
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琛爲唐國子司
業令琛生太常博士[illegible]生贈戶部侍郎侃侃生贈
禮部侍郎盖盖生戶部[illegible]詩書贈右僕射昀昀生太中
大夫陸州刺使遵遵生[illegible]州觀察推官綸綸生祠部

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嘉令
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
氏繼祖母陳氏皇妣[illegible]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
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
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
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
公嘗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
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
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
名臣也後當爲賢將仮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

[illegible]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
[illegible]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
[illegible]弟是既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遷知
[illegible]仁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illegible]爲政崔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
扈爲叛天陷入矣爲開封府二[illegible]皆論公遷[illegible]
出數百人使達始盡京師窮民稱之爲仙史
下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
賞功而密院降約束亟遣使往樞密院方詰之而中
書已下賞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

欲賞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
議同而後下上韙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
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
事公曰人有舒冤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
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
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既安皆出剽掠西人
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諤罪巳納款不當夫
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
三上[illegible]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
留曰秦州非卿意也留不遣判流內銓仍契丹使館

貢人使者慧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
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辭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
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注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
善豈將留此乎 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勞曰
朕欲擢卿執政卿適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
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
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
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
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

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處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
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
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
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
封府民有王頲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辦頲
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
金還頲頲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
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
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
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

乘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
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上奇其策然不
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專黨人願陛下
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
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
辭高陽闕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
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
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
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

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延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
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
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
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
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
有體邊入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
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
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責治道之其略曰陛下
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
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

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
寧三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
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葺置教閱馬步軍凡
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滿額
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戍卒失亡不還惟青州兵
至今為盛其謫官遷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終其
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學士鄭獬
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嘗作佐郎木
炎居喪以毀卒公既矜其孝為買田賙之欲使謝
涯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害公盡發姦狀上為
罷黜之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孫
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
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不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
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廟學生食
不給民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
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
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
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
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
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

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
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
褒美蓋然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
就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飢之民方賴
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
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甘利
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貢令
曰謹斥候無匿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
皆斬自宣司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
境上河東兵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
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
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入將皆上謂之防
秋公曰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
將足矣於是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閣爭之公指其頸
曰吾已諾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
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列著
稅額而通鹽商配卒糴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
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擁城中
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

市諸將陛列校若長史或不悅者輒以事有至死者
公奏立法將有罪者徙他郡訊鞫諸將聞之喜曰公保
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
隸河東公曰取此城易棄致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
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
以兵護還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遺失將賜寨
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
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依綏德以二十里爲界
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
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也而謀

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
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擬前議章九上
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猶及公者公爲人與詩
文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
極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
於己家則小心畏慎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敢
將吏待妻子叔姪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
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
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
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

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夫人先公卒[illegible]
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祉出家女五人長適[illegible]
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illegible]
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適齊王炳李適[illegible]
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皆以元[illegible]
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illegible]
山之原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建功千載一君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而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挺然作新堯之明雖作後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
旦月遊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立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禦侮神龍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雉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
天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一首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
生知其賢而有文章然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
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予於吳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

□□□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
公身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
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虎
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予數子由有六男
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
犇宕子立資夜然死枯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卒
至辛于奉高之傳舍盡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
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太夫人祖懿工部
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獻妣宋氏仁壽郡太夫人
考章工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

安縣君一女初伏有賈嚴子娶文有十五卷其學過
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求敘恭一唱而三歎者也七
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葬子開葬于嵩陽東郭門郭兩
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待永其終也知其亦死亦不貴求其
美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乎傳也嗚呼亦世之
後其姓名與我皆磨滅也

寶月大師塔銘 一首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山人於予爲無服
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
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簿書不用中外肅伏度僧學
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
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
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
服其心凡所欲爲莫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
郡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
大悲像四學徒二十七皆設矣而成其堅緻可支一
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耕而耘之待其自
成不數數然也故余昔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

從者皆一時名公所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客言
務自韜遠蓋不可得而親疏者皆藥所活不可勝
數少時得黑如梵僧既老而皆若後少者或曰是有
除德從於西事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
微疾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門大事無
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早暮及夜曰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玻東
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
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還悟清悟文
悟真悟緣悟深悟從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

曾孫三人法舟法燦法原家法羅敢多有聞方師少與蜀人張舜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涉於觀君事嘗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謫居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於蘇東坡之兄自少學[illegible]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澹然摩兄歸其于土銘幽之東松柏森然子孫[illegible]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予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瘵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於養生微有以致之類物有害吾生者子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寄於縣令馮祖仁而予亦竄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一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棋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究瘦飢鶴瘦終難安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安覓丹復清詩助療酷龍虎尤成無或好在焉赤霄談青鸞

惠州官葬暴骨銘一首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不能然寧此枯顱復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illegible]之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威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絶人之持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一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

繇舞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之所謂大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
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
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居仕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
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諱尚
賓為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

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盛稱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瑰麗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
不及嘗赴禮部試兗守劉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
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
歸見父老故人揖對步入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
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郵餘慶
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
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撤其所館
曰黜贓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諭富民得米萬
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假魚十

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
府推官奏宰殺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illegible]院宰
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豪吏有鄭陶饒奭一持郡
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北戍配
流已而遷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
曰歸化兵得糧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
變公笑不答奭歸北年有自容用戍所逃還犯夜者
公即斬以徇帖然因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
郡股粟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
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以民

不以為勞明年隄成而水大至慶與城平隄以
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
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
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降監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邪氣遷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
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常為青州東人
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延縻犬牙不入境召修
起居注朝廷欲用修坐淮又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
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
天章閣待制勝三品服知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

部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舍郊禮當進階封○一
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猶封
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廕
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又與高若訥同判流內
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食
饗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
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
且以素奏投其進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

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狂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
實乃誅清拜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
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恭職事所當辦
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
毋面從吾過今罪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
鄧保吉引劉宏業中燒錢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
言張茂實不宜典兵徙令行會公拜樞密副使極言

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
天下以為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
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 英宗
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
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
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
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
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
老疾聞每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
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
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
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
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
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
城縣天興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
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子鄆州子崇緒殿中丞敦
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

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
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
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貿無所怨怨非特不
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
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
歐陽脩難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
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
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
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

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辟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
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詵
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詵諂終不衰間使人
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詵為鄆州吏舉按詵役用
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洺職田租償官公曰詵吾同年
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
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
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
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謀其功利

義計有餘在漢孝文啓政之初欲以利口超進嗇夫
有臣釋之貿夫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捷帝用感悟老成是想
清淨無為基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此朴忠屏遠佞
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
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恤用之不擇帝識其心長者之
傑遂推以政歷佐三聖濟于艱難不變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佞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
從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
詩以詒後昆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東坡後集卷第十九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捨銅龜子文一首
書若逵所書經後一首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觀音贊一首　羅漢贊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　釋迦文佛頌一首
僧伽贊一首　阿彌陀佛贊一首
無名和尚頌[illegible]一首
無名和尚傳贊[illegible]　[illegible]菴銘一首
思無邪齋銘一首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金剛經跋尾一首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後入寂

駙馬都尉張君予來聘法涌[illegible]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衆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擧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晝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舉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鑿仁義不可勝用持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捨銅龜子文一首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捐捨[illegible]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

頤爲武功宰長安有倫古塔者發舊莽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實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書若逵所書經後一首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然蕩散無有蹤跡㕛亦捷速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後還其經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具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賓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扣賓交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因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造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山之度僧以奉祠守公之愛龍如愛其身我今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異覺[illegible]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能攝[illegible]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如始若[illegible]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龍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 并引

與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

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齊賢提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慶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

正坐斂眉抱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禪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裡右顧睥然汝則背西顧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五

耆年何者髮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皆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六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動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斂眉捧手為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擁石隕路迷草合逖歆千原得巳亡弓偶然及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西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
未則未來擧珠示人孰爲輪廻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
了然眞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爲饜爲口寶積之蓋徧羅十方若知

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又極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爲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鄣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旣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爲江河匯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旣強名法亦非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月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河縈帶小入無間藏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足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熟而飛仙高舉遼出其然神凝物下視屬爲同爲異
本自無同是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境法如刀戟風壞者既立護者亦空佇敬龍神
威而下怒示有四支佛之懺悔
下八位
一切官家走從衆
至難者君至要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
以憂爲樂樂叢萬人顯從般若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荒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起欲色
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淨想則爲飛行空墮少差遂墮戰爭以死爲道
也曾預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沒無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
鑽究索空今久何久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燒汝心此滅
汝若當速知唯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從流妄想貪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
惡亦幻成知幻即醒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消鎔
一洗羅之盡未來劫度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寄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
颺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從見夢

釋迦文佛頌 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
君王氏閏之請奉議郎李公麟畫釋迦文佛及十
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
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覩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
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眼有皆作如雷震時聾者皆動
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今始出

云何自度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眼觀不見者彼豈無眼業報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博尋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發惡成佛

阿彌陁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陁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攢臨行一念何由了以南無阿彌陁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喜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徐田號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從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之字註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為害不早散手抑金寶棄滿壑不知捷與貧齊吾得紫纓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瓔珞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從到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室中兩道場蘇慈決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思無邪齋銘一首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知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
蜩意鉤屨狶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
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
得則承蜩意鉤屨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
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
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
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
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
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
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
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
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
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
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乎吾老矣安得數年
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
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得行其志而用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
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
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
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為第一其費二千餘
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
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
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為一言記之
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
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
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以

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
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來世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
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
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
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
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

今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升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議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璋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日以遠去

其母之殯無與也亦以拴牲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寫皆非故釋迦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

人不急於成佛盡一切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知以來皆衆生相究竟非受胎外障譬即如生相彼成此損人益己即胎生相受染留連附託有無即濕生相一切物變爲己主宰即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謂報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集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幽囚苦可受而安幻身實無非我所著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

飼虎可乘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知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一首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擬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亦有事有一比丘誦持掌言惜此殘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而况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

[illegible]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illegible]入本心灋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愿忠信內行純備以是報君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讚應知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德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使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將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焉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聰之在巔守髮亡而腦存者乎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安人葬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窣堵波置閣上

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脩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東坡後集卷第十九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夢齋銘一首
十八大阿羅漢頌各一首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繡佛贊一首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靈感觀音偈一首　湜長老真贊一首
清隱堂銘一首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以下，而都師領畧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予憮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

純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夢齋銘一首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　而有未嘗爲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然所遇執結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竊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瓶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杖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
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猱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
知獻何況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
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
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
青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
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摧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師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井之意甚達于面六塵
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是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盆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
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立參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
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尔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
如尔取與則同我尔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数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搆
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
佛事渊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

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
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
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
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
何爲懷毒不已願即此相問誰縛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

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憮此鬅髯尊師

悲愍爲尔舉欵以尔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攢眉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伏身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殺怨存以無

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闡法家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新术

并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荅如意自横懸琹

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兹之幽深與魚皆泳大阿

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默然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闞之

於佛及吾乎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接引未悟而我看五臺靈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疑爲雪花桃李方葉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 并引

佛弟子蘇籀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遲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轍持爲進畫尊像敬拜稽首爲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寶玉

衆釋禱仰佛如翁媪回顧歡圓平風末亦除排
壽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
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
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在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生不死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求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雖
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
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
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
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
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
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
得衣食所得毫末於其無並獨此南越嶺海之
逢重寶生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
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
剎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
非己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
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
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恭謹戒也而
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鑑
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衣蒙塵雖千萬過無
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湧
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孰大且壯東傾衆心回春栢冊
茶鐵林東來闍乃成質骨未到先通靈氣蛇白壁珠
夜明三十襲吉讙致奔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
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
應不遠顧三年之後心法自圓闔思脩王如日現前
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線

匀錢逵緜綫幾何巧歷莫算錢若是佛佛當于滿
虎其非佛此相爲緣兎與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
東坡老人

繡佛贊一首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
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允聞隨喜皆拜讚歎
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
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生百首肯其松柏何是心肯與金石爲開堂主柏枯
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不見枯時不枯者存
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問兎角龜毛今問此柏
熾然常說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美很惡艷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圖者存現大杵扣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與佛相好
聽耳竊肯綺屑覆覩佛在世時見此老年開口誦經
四十餘齒時聞霄歷出一彈指
匀髭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而顧不皺
不受刀斵無心拂除留此殘雪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兩眼方用兩手自救用者注經救者寄懸二法相忘
亦不相指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勞我者皆付我者毀如是知無鮮不俾涅是哀能定
凝室殺明各研于心得法眼正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囊乳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乾重得宜使其童子能如茲乎
佛子三毛髮須與須既其莫三一則有餘因以示衆
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閒不行不立
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藏妙齋銘一首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淨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固
通亮莫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
空此那提奔走將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
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鏡水聚雪
入入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荅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

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

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為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為浮屠氏不知者以為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為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illegible]遍滿不相壞雜

咨尓學者云何覺閣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吏
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
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餅介楚越常樂我靜
一食致衲達磨耶藏動若違該我無一錢檀波羅蜜
施此法水以灌尓聽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皆崇所常供養觀世音像
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
未有擧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滴清淨
又此皆崇方供養時衆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
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尓時居士作此言已
心開影靜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天為天蒼蒼為日月星無在不在
容光則明剝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為形
亭亭空中靡所倚懸此幻身如鬼如泯生則圓物
軒昂擢衛地所不棄而應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
不可控搏剝此亭亭沛然請教搏頻頻纓如月下照
着心寒清不因脩為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恩

湜長老負贊一首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其請誌
何殊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
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清隱堂銘一首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
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
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劫大洞然但隨他去
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
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
為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　日自海南歸至金陵
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
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
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四者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
有緣無盡有二長者皆崇擅施其一天富千金日費
其一獨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
淨聖大士編滿空界擧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發藏
若其所無我亦如此

東坡後集卷第二十 終

坡奏議目錄

第一卷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第二卷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上皇帝書
乞醫療病囚狀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乞罷登萊榷鹽狀
論給田募役狀
第三卷
繳詞頭奏狀六首 [illegible]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申省狀附
薦朱長文劄子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illegible]留[illegible]配字狀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申省狀附
乞留劉攽狀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論冗官劄子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建元西五八年十二月奏狀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乞錄用鄭俠王存狀
薦布衣陳師道狀
乞留顧臨狀
第四卷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 御試不分[illegible]字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鋪内臣陳慥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璪等
論特奏名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經取士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第五卷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三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乞郡劄子
辨與王鞏劄子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再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第六卷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糶濟饑等狀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第七卷
乞開杭州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應詔論四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第八卷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子珪師號狀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第九卷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單鍔吳中水利害書狀 單鍔書附卷末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銘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 奏狀附

第十卷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乞賜度牒糴斛㪷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乞賜光梵寺額狀
薦宗室令畤狀
第十一卷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論倉法劄子

第十二卷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乞罷税務歳終賞格狀

乞歳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乞罷宿州修城狀

乞擢用林豫劄子

乞據賠償李孫狀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税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辨宗室令畤常主劄子

第十三卷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乞進免五穀力勝税錢議劄子 前進元祐七年十二月劄子

三省乞合寄六曹劄子

緣諸路圓立六議劄子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謝宣諭劄子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申省讀漢唐正史狀

第十四卷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第十五卷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録用呂誨子孫劄子

東坡奏議目録

東坡奏議卷第一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
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
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
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

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
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
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
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
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
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
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
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
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
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
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
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
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

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
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
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
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
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
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
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
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
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
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

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以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

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

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舍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

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猥辱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　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　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論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　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　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　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　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

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illegible]　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　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以用不多民亦無怨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illegible]其從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謂其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illegible]油之說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　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　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謗讟之口而臺官又勸　陛下以殺刑悍吏劫而數之群按　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　陛下縱出內藏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之

之娛故臣願 陛下將來放燈與以遊觀好弱子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須若皇族恩例此實 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變爲民然竊料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其徒哉并惟省察亦且猶恐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諫之爲罷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

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 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 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啻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 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 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月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

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

之駁犬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　朝廷遂以爲諸司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震且恐顛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

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

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語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輸之

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蹤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

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　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

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

嚴禁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
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甚於
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
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
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
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
稅旣兼之矣知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
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

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
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
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
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
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
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
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
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
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
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
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
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
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
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
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
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
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　東南買絹

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
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
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知治平之
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書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
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兵或
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
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
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
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

千家之邑已有千斛□□穀貴之發千斛□□□
□平一市之價□□一郡之民自足無事□□□
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
戶之外孰救其亂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
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
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
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
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
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
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
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
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

買也先期而與其賣也後期而取多方相濟委
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
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
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
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
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
為勞績　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
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

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
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
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高帝酈生謀撓楚
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
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
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
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　陛下
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
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
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
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
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
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
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

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
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
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
龐勛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強
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
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
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

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
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
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
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
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
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
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
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
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

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
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
擢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
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
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
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
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
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
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
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

士卒多因循苟不振擧乃欲獎之以奇察稽之以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
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
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
乎日務求瓌琁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
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illegible]
利口傳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
退人以虛誕與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
王之擇遂將寖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
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

爲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
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
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
以黃忠蒙身之貸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
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
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
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
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
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
行說尤不可信矣終必誤也而易言之正知趨於之

秦李斯之易從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哉
矣使賈生常從親幸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作
以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
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上於
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中尉貴相發
憤而死紛更致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
術亦窮矣文景待錯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
奔走必待積勞而後遷以明待久而難得則人各安
其分不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肯從徒步而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徒待自名則

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滯爲歎使天下常調擧生妄心
至不安人心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
之改官當須十年以上昇遷險阻計皆深歷其間
一事無所常至終身爲吏今乃以一人之薦擧而與
之爲官秉鈞章服遽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
人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貧多闕少久已患之不
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
隘無聊利害相刑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
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又近
日三司薦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

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當官吏部又有三
百餘人得先占闕常闕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
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領進用之
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
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漸
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
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
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
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

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
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陋
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
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
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
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
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
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
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
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
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
爲子孫立萬一之防　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
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
廟之初始建稍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
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

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
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
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
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
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
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
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
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
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

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
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
責其死節人臣苟皆知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
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晉之王導
謂元臣每與客言衆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
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
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
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獻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
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
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
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
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
曾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
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
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
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得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
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
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具述所
以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
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
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

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
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
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
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
已卒進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
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過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擧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

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 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鎭侍從雖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擧胡宗愈不願撿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好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

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

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擧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敢取誅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諂諛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illegible]人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　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

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志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來與告虎翼吏卒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殆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今所謂　陛下

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敗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

忤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奏議卷第一

東坡奏議卷第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上皇帝書
乞醫療病囚狀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乞罷登萊榷鹽狀
論給田募役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　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吳越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

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

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豈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之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勝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忌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

亡帝辟臣殺百人貴必不比苟非　陛下至明至
至仁至慈較得喪之輕重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
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
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
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宜
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至十月
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
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
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

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無苗可檢
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
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
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
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
罔　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
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
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
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
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

若來開閑勾卻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許
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
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
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
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　朝廷體察不行其言
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
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
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
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

民愈難興販　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
瀕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
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
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
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
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
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
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
眾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
貫卻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

人為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
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
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
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分
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
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 聖意令所在雕
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
誦 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
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

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
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
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
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
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滯無緣大販
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
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
在爭來分買大商販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
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
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

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爲 朝廷捐十萬貫
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
朝廷為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
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
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
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
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
以為生舉為盜賊則 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見
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
失鹽課昔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

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
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
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
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
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憫獨使從
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勑雖不下與行
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
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
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資

頗變主戶或雖窮乏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隱匿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闘食之人苟營衣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臣古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

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致為叢賊之資而致勝負之勢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如 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特出 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奏放行鹽禁 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變佩早臣猶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 陛下聖哲度越前古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 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 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過聽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瓶竭則罍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

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戰守之

兵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
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
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
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
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
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
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　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
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
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

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剽賊致死
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
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
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
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
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
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
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
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
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

矣臣欲因此以告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
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
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
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部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
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
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
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
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
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
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

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
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
之勞而移之兩耳今兩路為一去來無所損益而
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
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
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
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
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
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

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
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
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
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借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
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
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
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

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
禁酒博比春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爲諸郡之
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
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
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
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離畔之心萌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
伏節死義者以中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
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
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
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
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
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
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
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
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
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

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
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
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
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
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
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
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
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
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
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

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官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覇起於卒史薛宣起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

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

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廣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

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識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　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瘐死者所坐名縣尉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
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　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
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
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
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
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
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
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
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
吏與犯法者旁緣爲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
罹其害良可閔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其具爲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
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
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
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
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
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
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
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
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

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加黜責行之未及
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
日中書劄子詳究劾所狀令衆官參詳狀因不因
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侵虐致殺官
司有逐一條貫及至諸管格君官并緣病死則非獄官
之罪況有不幸遭遇瘴癘死者或衆而使獄官獲
罪竊未爲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內病死
條貫更不行用奉　聖旨依所申其治平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　陛下好生之德所以深
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鄭縣俗吏不能深識上意輒其
小不通輒爲異議有司不能將順聖德乃舉而
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獄官坐
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所能必責吏以其
所不能且獄吏多方以求免因而有疾則責之門
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病者致
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
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
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
理院獄囚[illegible]一名[illegible]醫人因一名有病[illegible]以一
周年爲[illegible]所因繫多少立定分數以免殺實

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候界滿比
較除罪人抵捕及闘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
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
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
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
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
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
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
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
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

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坊差
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
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
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
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
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為公私罪伏
望
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
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

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　國朝以來常
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
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
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
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
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
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
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知有
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
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

路安撫司又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
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今
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
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
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
皆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
分弱以啓戎心而北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
戰武藝情願有誤緩急伏乞　朝廷詳酌明降指揮
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
屯駐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
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權厚利
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
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
生太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
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
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
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
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
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
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
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
弃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
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
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　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
只乞出自　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
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
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
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
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　先帝
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　朝廷以免役為
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
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　先帝升遐聖意
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
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謗以興長世無窮之利
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
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
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爲之道路本出　先帝聖意
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更
相駮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　朝廷
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
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
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
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雇役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

一從伊出設官田平時畫租法幾至不逃[illegible]
人人命敝伐傷農晨貴入田常苦不售若官與[illegible]
又官田為怪者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illegible]
價高錢以買田則貴賤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
見其利追悟　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民用
而錢盡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不可不
給與民為主以齊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illegible]
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貪[illegible]
問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illegible]
此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illegible]

無依歇慮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
之害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
然後於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猶有三千萬
貫石而兵興以來借貸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除錢
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
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依五七
年間役成大學農民以當以錢[illegible]此無窮之利也
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騎[illegible]且依
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一頃可募一
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illegible]

項其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項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少
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
護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
吏不任其責緣修成列有名無實若有賞[illegible]
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
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
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

先次施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
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
切推行或推行乖方　朝廷覺察重行遣
一雍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
縣大遠即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
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
仍及所定頃畝[illegible]即須先
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
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illegible]

諸色致久妨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illegible]
先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須先具給田頃畝數出牓召人投名應役第
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剩第
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
等第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
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
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

廿三

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招不
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土以
一退換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更許出賣更
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給
令召募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
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詳

赴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
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當
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掌
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
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
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
終不能卒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大錢錢日減
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
長久萬全之策深願　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事
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

廿四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
者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
亦為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
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
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
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　先帝本意　陛
下嘗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
何足道哉臣荷　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　陛下
非次拔擢思慕感恩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
裁幸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東坡奏議卷第三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張誠一 吳荀 李定 沈起 [illegible]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中省狀附
薦朱長文劄子
論榷管坊場役錢劄子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議富弼配享狀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中省狀附
乞留劉攽狀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論冗官劄子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還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薦布衣陳師道狀
乞留顧臨狀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為脩堤開河縻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寒司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文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令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揚汲黃履纔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而惠卿汲何等贊從不待臣言而知今乃辭

其所舉使臣指揮一道以實未親其詞所有告詞且未
敢撰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
奉 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稅務者右臣伏見熙
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
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因而
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
坐受屠城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

以謝天下而王安石以其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
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聖旨沈起所犯深重
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 先帝不刊之語
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發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
生靈數十萬性命擢髮鋪絡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
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彝
攀援把持斑於此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
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
猥下素行險詖桂州兵叛起守永興派言始聞被甲
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狀人以為笑知抗
洲日措置 為乘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袞親
等遞法無紋交私靡所不至 朝廷用姦亦不允公
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
誠不足計較竊哀 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議
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群小陰相慶幸
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
聖明深念 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
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 明詔有司今後有敢
為起等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
奏 聞伏候 勅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
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 聖旨墨
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
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
其罪外買生羊寄養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
有餘州宅元供養權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
貿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贓一疋二丈合
准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特不令赴教縱

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綽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
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
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放免白雖係竊盜自首不盡
贓罪杖其餘罪犯雖以恩陳奏勅陳繹落職降官知
建昌軍其詞略曰赦罪至於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
等謹按繹貪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
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與大郡非惟必致
人言亦恐姦邪後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
撰詞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黄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

來罪該霈恩登極大赦其敘法止於散官即與
其他贓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
將使貪墨無恥復害充民非 朝廷爲民擇牧
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二
道奉 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
遂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寄省使提舉江州太平
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狀多年不葬

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日觀忘親[illegible]
所寄猶擅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
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
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
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
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
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黄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棺
方犀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
時誠一任寄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

及處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illegible]私
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後上
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
道奉 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illegible]孫頌
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
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illegible]人
言卬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 朝廷[illegible]

實而使無母不莽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　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　聖旨依所乞令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　聖旨切緣　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　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端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闊又況衙前[illegible]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illegible]伏雖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illegible]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　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　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

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　朝廷推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　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哀其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贍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　進止

臨黃伏乞特賜撿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狀揀
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
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
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
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往人
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
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
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

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爲見不足
將合招募人卻行差役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
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
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役繁難處以戶長
爲重士人不閑書筭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
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將足即須將以次重
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
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
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
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
趙彥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
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
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准勅節文中書省尚
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 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
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 神宗皇帝
神主祔廟所有配享功臣令乞特制以上及秘書省

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丼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奏
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盤庚之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
烝司勳詔之 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
歷選勳德實難其人 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
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
太尉諡文忠富弼眾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許
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
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
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
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
不以為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　聖旨不
許緣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戇終執
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駮臣所論蓋是臣
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
即執政所欲立法無繇得成況今來季限已滿諸路
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籍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
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

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望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
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　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
奏繳前件　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
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
右軾前後兩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拙決難施行所
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
日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
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
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秘省旋以病乞出
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欲以數月必復康強
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
事之美如古循吏沉雜因煩守道不回此皆　朝廷
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
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
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　朝廷惜也欲望　聖慈

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　臣
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
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
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大臣有始終進
退之分亦在　朝廷為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
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　國家有非常之政

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
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歷盛德
之舉如建中輩决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群言
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
進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
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
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
務求多散諷諭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

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
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
皆歸本戶　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
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
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
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輙
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道　先朝
本意慮恐州縣不曉　朝廷本意將為　朝廷復欲
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
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諸

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
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
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
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
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
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
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
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
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
可得者況　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

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扼臂徐徐
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
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
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
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
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
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
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
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
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

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衆民至有徒手而
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肆樓𦆵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
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
自縊者不可勝數 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
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
異而今月二日指揮循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
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虞後日催納之患
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
法惠民之外官未有別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
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藏不足欲假此法以

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
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
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義
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仁宗
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
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
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
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 朝廷惜之欲乞
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

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
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
放免庶使衆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
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
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
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

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
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
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
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
是 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
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 朝廷
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
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
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
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illegible]

降矣臣請畧舉今年　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為七七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勑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　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　仁宗從之民以息肩著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速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　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疾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耆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召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　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須因大禮之後於向着恩降祠不至特出　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覲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　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兼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

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若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外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

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待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 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 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 二帝何與爲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 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 聖鑒若有毫髮諷議 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

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 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亦不免於有

衍引文帝宣帝仁宗而事不廢核實所致……
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鮮視望希合之心則
下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
同同歸於仁其所謂諭與刻若專謂今之百官有司
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
至於此文理甚明縱若果有何嘗有意譏斥以誣
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
罪可恐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
親者兄弟也不惑者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
之可亂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

之可惑今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
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
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
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
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
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 陛下也
不然者亦非獨臣受賜之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
亦不以臣為戒崇尚忠孝避形跡望風全
[illegible]為免豈 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
亦與身口相謀未知死所[illegible]八

賢亦有所不盡言是歟 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
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
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
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 仁宗朝
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 仁宗勵
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 神宗蒙召
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
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
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 二聖臨御

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
下翕然銜戴恐德同然可識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
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偷而 神宗勵精核實
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
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
者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
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
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
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 陛下覽之有以感動
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每謙者以此

言臣　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
乃以為譏諷　先朝則亦疎而不逆矣且非獨此策
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
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
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
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
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
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
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
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憮然曰若如君言

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
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
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
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
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
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
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
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

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
卿之陰謀非　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
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
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
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
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
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
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
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
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

弓手民甚便之此本　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
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
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
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
而推行　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
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
此二事臣自[illegible]一同[illegible]文字甚詳今只略稱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勑下始行光
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
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

上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
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
蒙施行及衆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前議先
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
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施述上疏極言衙
前可雇不可差　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
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决其是
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
天下之所同患也　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
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

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
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
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　先帝
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
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　先帝約束毋敢弛廢
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譏先朝
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
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
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頃因臣此言譬黨在位救其
所偏捃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

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懇切之
戰恐之至取　進旨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狀元豐八年十二月奏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
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
輒備録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
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
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
詳臣所不及者　朝廷肯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

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　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
冊手詔臣愚亦恐有異今非昔之嫌故其畧云
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　聖明謙抑退
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
不悟文詞鄙淺未盡　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
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　聖慈矜
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

取進止

乞録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萬死不顧以處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　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致顯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衒附忠于　先帝亦嘗欲若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設罪吕惠卿黨皆大扶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　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令來　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爵今滿年而俠於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　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遂先朝露則有識必爲　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審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　聖慈召俠赴闕及追寵安國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　聖慈特賜録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嘗以十科薦師道狀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近年之流則日畏憚近因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遂去　朝廷衆所嗟惜方今　二聖臨御講求治綱知臨等輩正常置之左右以輔闕遺議者謂黄河決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　[illegible]乞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代

河北且留臨在 朝廷以盡忠竭補益之御臣等滿
位負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東坡奏議卷第三

東坡奏議卷第四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獲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 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大臣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申明舉人盧君倚王燦等
論特奏名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稅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經取士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捕青唐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若獲此醜虜功

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　朝廷方欲精治邊防豈當驕傲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已悟太過則將驕卒惰從無以使臣願　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符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之事伏乞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處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誅之不深因中

國厭兵遂納其使歲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蕃之其民臣五六十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覘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終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

骨輦遵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韋
檀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告兒章温
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兒
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 朝廷從汝請遂授節
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
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又何
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背命未下由不在吾彼既一
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兒章
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
事爲務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

憂兒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
解仇結好之謀而兒章亦不平 朝廷之以賊臣君
我也故怨而益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
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
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
用兵竟於天村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
而後定今梁氏專國婦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
能以劉殘呻吟之餘又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
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
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用舍諸

戎朝廷五塞好請不獲勢必從稍狂之役求未不
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 朝廷降詔諸路勒兵戰
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
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聞之太急納之太速
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
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兒章之使或漸有款塞之
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夏有求必獲
不獲必叛雖竊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
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

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
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
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
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遂復
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然必其
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
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而今
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
不可以不知者也今 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

臣愚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 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由成之未嘗直情而往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 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 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遷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 先帝之意本在討伐所以言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 朝廷尋欲得地非貪殺戮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 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憚畏未衰心此不服惟有鬭力力盡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吏貪易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熙河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委而已則今所以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遷繫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故惜此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洮州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府在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求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 一行年諸羌可停撥而定然 朝廷至意亦自難 門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擇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

以前□帥而察其不知詔者臣又竊聞朝諭諸鬼章
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
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
幾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
老病甚死必不能甘於囚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
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
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
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
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
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

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西以窺熙
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
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
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
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
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
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
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
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
阿里骨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
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解縛不誅放還慈卒立奇
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
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
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
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
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
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
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
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
骨累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
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
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
之理今既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
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
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
大事若待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
羌然不待已若□與□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

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鬼章以為心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目若欲戰欲和無不討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郢卿之請削奪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嚴師深入尚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脅勢未能動而心惟欽遵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

其部族與溫溪心欽遵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 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 朝廷既不絕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
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為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駁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 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諫議之臣悉心不回無悴後害三省同奉
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 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

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 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 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 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使欲 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頭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 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
奏令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
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
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聞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狀奏右臣近奉 聖旨參定葉祖洽所
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
敕命云言者欲乞在 朝廷大臣與多當時考試之
官[illegible]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
洽[illegible]議論幸察[illegible]祖洽[illegible]係編
[illegible]勑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illegible]合在
甲科[illegible]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illegible]於是黜
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
子云 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illegible]不
舉者誠為不少今朱祖洽上章自辯[illegible]上件言
語只云 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illegible]之[illegible]亦
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illegible]為不可
故行減落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 御試不分初覆考

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望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
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 朝
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
若闕下三五百人赴時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
所亦非 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便
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常
迷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
遲延恐趁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
卻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 御試差官分
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
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
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
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
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省者條式聚衆考官為一
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
詳寡失又 御試放榜[illegible]可以速了臣竊[illegible] 祖宗
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illegible]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

緣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繳次出
縱其勢無由者只依南省條例委無妨礙乞賜詳酌
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
雪過常燠氣不效衆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
汗之澤畢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
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 陛下即位以來
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

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
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
近似者 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
便獨臺諫官數人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
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疏遠小臣張
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
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
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
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
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

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
行之令不欲輕變蓋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頗 陛
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
在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令若差役歲費錢幾何
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
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衆民在官貪吏猾胥百端蠶食
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
須至轉雇慣習人充為患尤甚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
司守令覩望不言若并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
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撤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

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
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
其徒所疾屢遣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 聖意即乞
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
作 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
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兼

元祐三年二月望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

永崇領截到進士王太初王𢘆稚稱是傳義問紛紛
人各稱被巡鋪官吏執錄令巡鋪官從郎京學批
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
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
授者同坐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
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
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
朦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
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覲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
鋪內臣亟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

以此扶帳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
諸科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
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 聖慈速賜指揮
或且句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
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 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說
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扶
士高聲唱示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符立待約有

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
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
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 朝
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
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
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 聖
慈特賜行遣取 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爍等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

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爍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
盧君脩來就王爍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烈其王爍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
字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
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 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
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
歸竒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

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讟
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翕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以
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
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
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
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纔未能分減豈
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
是龍飛榜乞為特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
切不行兼不住有經 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
坐條告示近准 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

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
劄子取前來 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
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 朝廷作何行遣不
當先事建言但恐 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
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
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 朝廷所放
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
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
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若以悅此
饒倖無厭數百人若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

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
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
識也伏乞斷自 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
近日 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
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
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黄臣竊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
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
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

為到官之後即請程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
授差闕許先借料錢遂若許借三月又得四十
餘千以令偷無知之久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
其清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 勅權知貢舉竊謂 朝
廷待士之薄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簾設傳義
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疑士類鄙褻

體近年緣錄事改為試官非理受怨舉人遂致喧競
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兩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
盜賊而息賞至重官員使臣歲年磨勘指射差遣諸
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浮重
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擾探懷袖裝證以成其罪
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德升理
役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　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
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
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　朝廷待士之意取
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　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
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
中合格者少即取詞理淺弱卷子以足其數如今格
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
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
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
更不分經取人已奉　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
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
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
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
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
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
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為
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嘗別求經義及第之
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
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
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使為創立此條使一試
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
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
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
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　朝廷
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　朝廷必
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
間文雅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
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誠試

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
異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令後差試
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
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　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　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
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　祖宗舊法
以彰王國多士之義熙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

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
取　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舉人
程試有犯　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
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　陛下親
發德音以謂此人犯　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
又有犯　仁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稱
首欣服臣　與同列退相告語猶偶以見　聖人畢躬

尊祖之意亦足以知　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
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因當推廣　聖意將順其
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
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
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雖猶不取雜犯而近歲
流弊之極雜犯亦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
及第僥倖既深亦玷科舉見謂既濫名器自輕
非　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
日持久方試特奏名見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

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
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
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絕
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雖有法不
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
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
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　聖意初
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
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免

設特奏名人並及第者皆若令升一甲紛然並
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
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
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
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
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
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曉伏望 聖慈
更與大臣詳議前件着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
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
不許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脩

一制科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
名人之弊澤太學李家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
有司所議義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入授太學
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令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
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
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
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
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

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
士便充試官何嘗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
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
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
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
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
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
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
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 朝廷既復
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 朝廷必

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
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
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
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
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 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 聖旨何故屢入
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

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　皇帝與
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
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
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
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
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
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　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
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
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
是孤負　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

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
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
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
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
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　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四

東坡奏議卷第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脩議
狀劄子
乞郡劄子
辨舉王鞏劄子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准　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
當轉對。雖愚無取，備位禁林，豈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
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時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

以此知明庶務達聰聽源防蔽塞雖無門達之
猶待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
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
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
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
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
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惟獨許臺諫官及開
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
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
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　陛下便謂天
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
章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
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
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共惟　太皇
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
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
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
事獄訟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
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推諉決之廟堂
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

壅於細故也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
諫官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亦許請
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得　祖宗故
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
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
笞杖之法足以震讋姦宄若不愛惜慎重則
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
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　祖宗以來用刑至
惜習以成風故益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
是以從來在位輕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
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
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皇族轉補
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
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
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
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
爲自　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
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
以決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惠

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
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
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　　聖斷今來
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
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免該特奏名人
正及弟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
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
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
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

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　　聖慈特詔大臣
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
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恵以収
虛譽其諸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
竭則慢吾令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
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必行姑
息亦理之常而公路進衆衆人欲與一武官陸

贄力言以為不可今天下晏然　朝廷清明何
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
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
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
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至當務適厥中使國有
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
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
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
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

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
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
廢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恐當
時　聖慈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
今若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
用之之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
者若　朝廷怙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謹
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修撰教坊所關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説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

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　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親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以譏晉平公周景王乎親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親王之喪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準宜[illegible]同已葬也臣竊恐　皇帝陛下清[illegible]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　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　聖明故不敢不奏取　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　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蓋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　二聖在位公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　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蓋非水旱不作則是[illegible]雖得之事導書曰[illegible]

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
號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也在不疑
臺 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
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淩陰
雨大雪常寒女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
臣愚無知竊謂 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
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謳怨上達以傷陰陽
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 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
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功戰以獲鬼
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

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
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為亂新州差將官
童政救之致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 朝廷
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勢附罪於新
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勞乞以功過相
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構謀經
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
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
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
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

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官李亦殺平民一家
五六人皆婦女無辜殘剽斬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
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
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
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
一臣不敢盡言姑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數人得無
狀小人千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
而紀綱頹弛喻隨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
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
所恃頑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由首謀誥鞫平則

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
賞罰不明之失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湮塞
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 先帝盡力
塞之不及幾年遂決小吳 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
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纔獲目前之安而終澶復決
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
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
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
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監官
外至安撫轉運提點外監丞皆以為故道卯勢若登

堅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若以堅河北東流賑貸息貴賤皆以為然獨一事竊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行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吴之决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補塞之災必倍於今等先見之初將不及此近因人言滄州方議北外都丞司言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修治又緣因

循計春料便令計置令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深促埽岸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責之責也若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 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令若先使將此役作常程無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數難逃其以謂害不易是數但臣深恐議論以謂河此可不脩若今歲雖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並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約費三千餘萬錢米外民勞之極變故横生豈細之禍是以復致水以干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

之地稍立堤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若行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狀也臣竊見 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 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問論事殆無虛日今自蘇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得講猶獲親近請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覬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

進讀之言上陳 聖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
進止

貼黃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録言多不謹伏望 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

辯然臣終柔致廷諍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
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
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
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
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
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
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
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
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

所建去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
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
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
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
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
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
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
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
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

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
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
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
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 朝旨委槩
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
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
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
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蔑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
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

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
臣罪欲使臣撓折於十夫之手而使 陛下投杼於
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
傾危臣非不知 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以臺
諫氣焰震動 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
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
無復全天下知之獨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
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
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讒言死非其
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是殺[illegible]何候

蓋寬饒為大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也而讒
者以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即言
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
殺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當此之時大臣
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流涕曰
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
之事太宗不察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
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
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 陛下不逮寬
饒劉洎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
乃十倍於當時雖 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
亦豈敢恃此不去以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
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
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慮微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
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惜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
使天下後世有以議 陛下者 先帝召臣上殿訪
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
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
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
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
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
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
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謗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
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
人則內愧本心上負 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
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深望 聖慈念為臣之不易
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
麾於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
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貼黃挺之累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為監司者蓋畏挺之口欲以塞說
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
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岩叟
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
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
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
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
待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
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
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
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勘實
其事須加顯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illegible]
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
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

室因論事臣以獲譴擊奉　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臣
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
少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
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愈厲此
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
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朝廷惜
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　朝廷
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
中獨稱其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
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是亡友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

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illegible]
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伯雖未必中理[illegible]
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illegible]
舉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官
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嘗建言若果是離間光
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寢罷諫初無
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挾私之邪
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
臣為學何名為朋黨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　聖明
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

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
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謂同
之漸[illegible]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　進止
貼黃臣嘗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
劄子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敕舉學
官臣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　朝廷差充鄆

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穜上疏言 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 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擬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 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令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降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既遷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 聖鑒 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 元帝配享已定用當彌天下愈然以爲至當穜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 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君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具劾以待罪伏望 聖慈特勑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 進止

又

元祐二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 先帝配享欲公肆試 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竊以爲國之令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苟邪正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 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已難擊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知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蠅蟻腥膻所聚瞬息千百此可招而來之乎 朝廷日近倘寬此等如李定[illegible]近也

君從王安禮抗拒甚紹尊乜乞放逐其黨皆點遂
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復進用楊汲亦漸牽復是
惠卿竊見此意故敢乞居黔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
之臣盡得全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
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獨寬之後必漸用之如
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亦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
法亦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昔鄉佐
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付寺監詳
能興開塞之議為俑識之漸其狀既行遂冒言於朝
欲次復用臣恭察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

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貴降既
久經赦累教德宗欲與一小州舉朝憂恐而卒拒之
如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京亮張薦
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杞等非陷一邦也知杞得
郡不已必漸復用一起其涼京之變而溢觴有為天
之禍故也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啟
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
若發蒙耳今穜小臣而敢為大姦蓋 朝廷
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之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
引古人但使韓致之中□□富弼韓琦□□

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
石在 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
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
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
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
而寬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
而惠卿之流有以卜 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
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穜之罪不可
惧怨縱使 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
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

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
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惷伏俟誅譴取
進止

貼黃周穜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
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若穜
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
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

之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 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簡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屢瀆聰聽 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傷斃近令取十數瘠者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蕃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 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省視民

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疏遠讒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 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 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 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賓鞍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 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則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 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

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 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 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闕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 聖意蓋為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 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 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

古之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潁
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飭學古著文頗諳故
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皆當屢進不
肯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
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
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
奏聞伏候　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
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　先帝見
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
武臣官去非不敢違　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
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
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
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
文章無施不可欲望　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
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
所舉臣等甘伏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奉
聖旨特授承事郎充徐州州學教授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
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　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
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
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
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
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　二聖所為
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
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　皇帝陛下見人毀謗
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
者亦或以謂　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
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
臣愚欲望　皇帝陛下降勑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
後　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
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特確嘗為輔
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
勿問仍榜朝堂如此處置則　二聖仁孝之道實為
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憂君愛國之心出
位僭言謹伏待罪取　進止

乞將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 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 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 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旣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 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 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

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複因臣言鄆州敎授周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 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旣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眞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旣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

則小人皆知其然公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望 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 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糞土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 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中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忍

臣無與一事空受惡聲 聖明在上焉得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 聖明欲不得不詳若臺官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 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東坡奏議卷第五

東坡奏議卷第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飢等狀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 朝廷尊用儒術史定貢舉條法漸復 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 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錢今承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 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 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然商小民銜荷 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

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 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臣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疏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錮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

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昔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疏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拍撲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近年例只是將輕疏糊藥紬絹納官今年亦必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緣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疏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洪武抹退即須拍撲專揀扇搖衆戶叫喊投州衙詣官吏令只依近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疏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疏短絹多被揀退尋拍撲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

扣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喊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喊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高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壇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

前弊清理臣蠹實難容忍本州既已依法施行訖臣恐
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
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
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
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疏糊藥紬絹以備納官
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　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
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
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身副不至破家
陪填所有臣前外斷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
　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
　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　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
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
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
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雖有心長
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
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
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
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
為朽壞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
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
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
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
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
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

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
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
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
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
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
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
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
刻剝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　朝
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
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減使為小屋若須行毀拆

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愛惜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椽頹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盡賜乞從如蒙 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㴞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勑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 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一倍者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却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裁解乞將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首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 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攙議之人欲以姑息之恩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 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 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㴞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 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諸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

學筵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曰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
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
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
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
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
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

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搆則高麗豈敢
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 二聖嗣位
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
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
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唯
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內載到高
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
裴善等五人及賚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
令壽介等賚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
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

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
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 朝旨
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 國母指
揮令賚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
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頗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 聖意故以祭奠源闍梨
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則知所以待之之
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
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遙致 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
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 朝廷若 朝廷待之稍重

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
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
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
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造夾
註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
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
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
不至兹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上並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
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夫
一高麗僧統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
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已僧徒發 國母之意
為備無禮莫斯為甚若 朝廷受而不報或報
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
重幣答其奇謫無禮之饋也臣已一面令管句
職員退還其狀云 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
奏聞臣料以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
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
判云州司不奉 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
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
非 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可乞賜
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令差僧閱
探請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
下侍者非因王親屬其來乃託於義天本非因事
行之匹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
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
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
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數關報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來意上
免 朝廷將窮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應奉
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知杭州龍圖
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
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
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
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絶少來
歲之熟指以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慮來年春
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
多方擘畫措置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
百六十餘萬石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別制變轉
不行官吏急於趁辦務在免責催迫縣邑督促
欠負鞭求私酒漏稅之類必能於平日飢貧之
民無路逃死必將發為盜賊之縁上供額斛數
目至廣部米以備以令逐州廣行收糴指揮數

緣官吏不免遞柵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㪷湧
貴小民乏食欲乞一　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
中飢疫人死太半至今城市蕭索少人官私逋
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
溝壑令來亦不敢望　朝廷另賜錢米但秖乞
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追
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
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
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既得寬減流倖

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糴數足若遇移替與所
替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㪷及省倉軍糧又糴封
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不務趂辦爭奪相
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　聖慈速賜勘會如在
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與轉疾速與斟逐
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糴有備外更不得
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一失所　浙中
來號稱饑荒今者尤甚百姓皆銀紬絲綿入
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皆閉若得官錢三二
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
合上供錢散在諸州抵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
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群黨興販私鹽急則爲盜
近來　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
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
愈衆或爲深患欲乞　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
重及私鹽結聚群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
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愚有所畏懾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㪷二百
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令來米㪷已及九十
口長安沒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　仁聖哀憐早
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
揮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
祐改法臣忝詳定令又出守郡行其法考問吏民備
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

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
賤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
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
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
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
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
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
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遊手聚為盜賊當時識者亦
欲獨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
若皆獨免則所失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

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
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
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
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
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
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
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
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
過論也臣愚以謂　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
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

伏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今後空閑人戶
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
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
當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
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
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
兩赤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窄薄反不得雇
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
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
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极多以此然起人戶皆及三

番然第二等戶豈可不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
等乃除吏之巧謀非　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
面改正施行次從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
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
依舊雇役吏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係餘
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
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此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
前又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曲邑
小夫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
臣忝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狀奏聞

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後及
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
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勅令在役只是
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戶衙前
本無替期乃是勅令長名祗應顯於人情未便
令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
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法差役更不支錢如
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並依支酬錢
即全行支給卻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

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役外其招募長名之人並
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如所納數少不係出
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illegible]納役錢之人依數
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illegible]衙前如有虛占
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卻將減下錢數
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 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
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稍少故也自元豐前
不問大下有闕額衙前者蓋[illegible]抑勒差充直以
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illegible]使之人如[illegible]

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
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
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
招募不行令不反諸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
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教免役錢二十
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
許討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
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
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
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 朝廷既

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稍少以此補足
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
色人戶者蓋令表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
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
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
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
件 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
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
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
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焉無招募不行

之理自[illegible]以來無一人附額豈有今日頓不
應募臣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閑
額長名前須嘗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
元豐又因何招募得行令來因何不足事由
申奏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
施行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
募不敦勸誘手業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
天下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
人足十分其上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
計令[illegible]限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都差人戶物力厚薄等
第高下丁口進減數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石
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從次輕重優
募從人願見役當所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
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
係條定差如空閑年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戶以
助役錢支募催督戶罷支（已前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日至罷令從役有支）
（連上）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係條量留一分准備
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
量行減放具數奏聞所有[illegible]募州役及分

番指揮更不比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十為一番向來指揮如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
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更民
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
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章有餘剩正可加添
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
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革閑了六年
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
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

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處餘
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
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請
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
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
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豈能前知當雇當差隨事
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
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
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
增增減紛然簿書殽亂百弊横生有不可勝言

者衆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
戶猶以出錢爲樂若更滿三年樂者之行亦
救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漸
在人除坐寶准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
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
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
人則去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不復與六色人
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
常樁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別留自備用）及約
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給入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

運與守令商議將所剩錢逐縣入戶寬當色役錢
少項行品配以一分六色錢通融令給今州縣
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
簡而易行錢物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
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令後空閑三年入戶官吏隱庇
不差抑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緣多是
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闕及二年
未差字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優參用物力高下
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者皆仍如前　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皆然
臣在外所見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　聖慈
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
納之案牘無決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
干犯　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
本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祝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
大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勿令本州取左
詳諸僧思義只作己意龍門所獻金塔次第甚爲詳
悉壽介如臣不爲謂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
字以示恩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
寺處祝延　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禮勸元封決
臆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驗見高麗人將此金
塔嘗探中國意向如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只將此
塔捨在惠因寺院只是蒙移捨諸僧院即　朝廷難
爲回謝若從而不報更可怪者竟或生姦望伏望　朝
廷詳臣奏明降指揮細前來寺將上件金塔捨

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荅不本 朝旨不敢令僧
院收留所貴稍絶後患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黄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
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説
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
浙官私遍遣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
者姓顔人賫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
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
實奏聞次令 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
人妄有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
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
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 朝
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舡送到明州
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即量
度回贈去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
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
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

本國得罪不輕丙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
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等亦將
米麪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
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
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
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
無因便舶舡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
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
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
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丁十
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在兼
外常平米均匀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廿餘
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 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
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
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
米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

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
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
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
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頻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
諸州例皆闕米般使皆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
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
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
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降
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擘將上件度牒召募
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斗以便

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六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
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
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
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
朝廷上瀆 聖聽伏乞 聖慈深念本州外邑溪谷
之民將墜溝壑特發 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
戰懼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
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勅勘
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米價湧貴雖已降指
揮減撥上供斛斗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
斗數多不能周足牒奉 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
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
入納斛斗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斗添助
賑濟支用者右部令依准 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
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
一依前項 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

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悞者當
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
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擬外今將杭越
等九州放稅錢數衮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
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 勅旨為兩浙淮南
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
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 勅旨
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
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
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往

路受得上件　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肯覆奏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璹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東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斗斛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爲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斗九十足錢（浙中雖得見歲每斗九十光祿寺以前所四五十文因）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　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

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卻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　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　勅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一月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　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　朝廷施行乃是　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

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　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令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糴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糴官米爲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糴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

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洶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雖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斬

惜不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
朝旨討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運使未
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
足伏望 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
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
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認其
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
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
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
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
錢米足用今來卻與一百道深貽物聽乞 朝廷
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
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
未足用乞自 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
運使兼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奏議卷第六

東坡奏議卷第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應詔論四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
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
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
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
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
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
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
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
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
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
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

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

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去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

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

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　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　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今之葑地尚存太

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
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
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　聖斷別賜臣度
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
二百道內契勘淮浙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
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
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
羽毛鱗介同詠　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目下淛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
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
蔓又淛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
甚

一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
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
一煩瀆　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中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
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
開浚不惟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
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
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其處置土
某家遷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嗟既得重賂又轉
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
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
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
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

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
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湖水泥沙渾濁一汛一淤
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
言湖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
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
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
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
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
既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
堰名為清河意亦是隔截湖水不令走下自大遂中故

議臣竊不知杭州始廢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之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瀦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既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作錢塘湖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須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

職錄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承恩非與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卻之今自城外轉過不能達

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

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梅家橋入鹽橋）（可見曾於此海十里自之外明以）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損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與茅山河淤下四尺）（鹽橋河淤尺）則鹽橋河亦無淤塞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之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其一集賢亭前一所一菩提寺前一所）（菩提寺橋）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

置一小堰，使臨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以汲用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又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遂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illegible]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視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蹙，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　朝廷近賜度牒一百

道一百七十道若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用於[illegible]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illegible]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illegible]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illegible]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多有志於民者，[illegible]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根蔓，雖盡力開掘，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illegible]除蕩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葑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刻佃，但使人戶常憂刻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不度所雇得十萬夫功，所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illegible]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眾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所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撩江軍務、稅務兵士共五百人，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牐雖每遇潮上閉牐
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舡欲出入牐者自須先期
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牐兼更有茅山一河
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
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
開淘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謬
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
請新置鈐轄司前一牐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
山浙江牐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牐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

石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其載
闊狹丈尺令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
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
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
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權逐人家後丈尺各作
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
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
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
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
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是葑之地方許
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
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
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
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
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
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
支賞錢伍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
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

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葑為
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
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
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
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
置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置立課額今後永不
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
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
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

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葑草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葑草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遣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輒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仍乞速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右臣近者伏見 二聖遇災而懼恭

分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吏不奏稟 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 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邱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察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 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患不細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 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 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 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免 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

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飢食之民與功開湖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 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 聖慈憐臣孤忠不避仇怨特賜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當致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有乖施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慟以涕泣而言曰嗚呼 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恩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位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適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無知 朝政得失竊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飢體微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絲毫功於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 勑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抵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責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勑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餘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別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

百姓讙然出許子是以謂其等自失業已久[illegible]
毋妻子離散轉徙溝壑又無所歸伏望[illegible]
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吏生吝者有司
以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恩澤蓋與無同以節
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民畏[illegible]
開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無[illegible]
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illegible]
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從以苟趨目前之急[illegible]
至限滿不能塡償又理一重息罰旋月[illegible]
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illegible]

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
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限伏定文狀了日理
作季限教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任條
索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
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
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
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
同　聖恩寬大特爲立此以救前日之弊所稱
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illegible]
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無事之人[illegible]

憂恤元初特須較繪與官[illegible]
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准元條[illegible]
非　朝廷綏養寬用之[illegible]元祐四年三
月二十六日勑人戶欠市易官錢[illegible]
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illegible]
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illegible]
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濟以刻爲恣曲有[illegible]
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illegible]
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illegible]
被　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勑尚書戶部狀據提
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
元豐三年以前射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
陪塡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
易等錢只令送納官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
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
項事理施行仍[illegible]　聖旨依奏又準提刑司
備坐元奏積欠[illegible]催納[illegible]及六年
催到見爲不以[illegible]並[illegible]下等貧困之人
無可送納已係[illegible]一具狀申

奏令雜省符商賈指揮請詳　朝旨施行今例
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
朝旨已來迨今前後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且
鍋竈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
自兩浙流行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派擗之禾人
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
民之疾苦依然尚在　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
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貨
乏不在此數而州縣之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
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

後官司催納到買鍋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
之人既以貧乏致困此類而今只乞與納官本
價錢本部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
聖旨施行即要執中所委欠戶自是貧困之人
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此是節略元
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吏
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之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
本例看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
前積欠臨戶奏聞後有部看詳方始立文如
後是貧乏之即從放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三省

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委並謂見今貧乏
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蘇次今州與轉運
司各出曉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
開拆了　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
明而了　至執至今猶懷至使州縣吏人尸行
達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論陳里尚復多方指
望以肆規求待其犯敗然後保明多逐致其間一
百四十八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
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
司又有一戶二戶被申省部知此反覆多方留

難即至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維　仁聖在上
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恩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
今乃中道壅格以弱姦吏乞取之路反使
先朝之恩徒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
覺察官吏亦恬不爲怪甚非所以仰體　仁聖
憂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明示德音申飭有司更
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猾吏執文害意法
興革弊。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
合出放　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處
並蠲等第合免及貧窮依然蠲除及至吏無倖

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欠缺以前所
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
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
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即自元
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
帳籍虛數以害　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
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
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匱酒稅例皆減耗諸
路無已經費不足上下皆責益急故酒務官吏
至有興賣條雜作州縣受官覩事去處亦或為
小民詐謀舉放之肆又不能售於催荷逃罪反
巧為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
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抵酒是也臣
近與訪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徒當酒者
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三千一十九
百餘貫其間發官司催督監繫以敗管拘當在
常逃亡破業又自收其租割中間以至保累拆
錢公與私皆發人與產與七十餘年間除已催
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
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
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
乞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
當產業依鹽鐵例拘收以其與鹽事同體一
故也今若鹽錢欠戶已蒙元祐元年九月十六
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　朝旨許納場
監地頭等所欠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
如此施行並是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
異此蓋鹽有司不能推廣　朝廷德意故也
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
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　朝旨並除放前項申
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欲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
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
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上供買絹每年三萬一
千疋準　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
置場一十一處收買以數內棣下不堪上供
五萬七千[illegible]七十七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
勒逐場受給專副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
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與償足指之市中

莫有𩔗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
賖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
人與無頼子弟詭冐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
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日前之禍其後督責
嚴急以於取償奏立近限專委强吏十餘年間
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
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
所從出與詭冐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
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
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

勑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靑苗錢物元是冐名
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
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絶雖係元請官
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
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
仰知　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
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
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
僭妄竊計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
助耕歛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間官吏以絹

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指之餘取償倍稱不
實之直賖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卽是
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
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
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
合依今年四月九日　朝旨施行外伏望　朝
廷深念前項鹽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
如蠶鹽和預買靑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
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冐名及隣
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播物

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　聖慈特察臣狠忠忘在愛君別
無情弊更賜淸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勑施
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
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爲駮難無由
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　仁聖之心本不
如此天如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況
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
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
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有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

伏望 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惷少慮言語
狂蹤干犯 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 二聖恤民之心
無異父母但臣下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
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
而立法致已給遂産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
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
悲之自 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
巧爲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

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 陛下亦未嘗峻發
德音戒勑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
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
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
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
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
産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
不謂之 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
皆以放生爲忠藎當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
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

便與施行漸迎天休以益 聖筭其賢於放生
萬倍亦遠矣若 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
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
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
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
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
列以報 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
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
易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
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
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
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
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
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
食流殍既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勑運江西及截本
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

然終不能救飢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
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
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
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
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
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今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
災傷不減熙寧然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
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䦆二十萬石賑濟又
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
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

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
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
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
然遂無一人饑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
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
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
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
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
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
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

已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
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
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斗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
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
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斗
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
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
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
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
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

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
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
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
駕起湖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
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
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
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撈漉云半米猶堪炒
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
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
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盡

計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
放税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
石只了兑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
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
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
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
殣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
平米見在絶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
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
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

策唯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
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
年額斛㪷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
飢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
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
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
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
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飢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
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

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
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
委得不至飢饉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
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
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僚訖　天威無任戰懼待罪
之至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聚方
云邵武軍有捉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
臣見令傍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
恐萌一有之豕可不預慮也

又貼黄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屢
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
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
西道狀皆云水旱爲方隅校任皆　朝廷信古
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因非虛説也御史
官早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陛
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救當即日救濟其飢
貴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陛
過失絳等頓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
衆之爲速宜賑貸之　又按不朝會要　太

語宰臣曰國家儲蓄……
人命昨者江南數州饑有災旱飢開之忌遣使
往被分路賑貸果闕不至流亡無無飢殍亦無
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
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方奏雨水
匀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飢殍流亡然後
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豈敢寀須
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利若來
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
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𣦵例皆出
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
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
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
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稍止至夜復大雨
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
廣行收糴常平斛𣦵準備來歲必有流殍之
准望聖慈早賜懲戒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

街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東坡奏議卷第七

東坡奏議卷第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子珪師號狀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連元祐五年所論事狀
乞擡官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搆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来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来本僧搔擾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　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礼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

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申與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擬子四十餘布袋前来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通密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據請文籍官吏疏於應答質索假借若市為

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
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
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不知全濟
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
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
已具案買書一事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
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
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為深防姦
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
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寧編勅稍稍改

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
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
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
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
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
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
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
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
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

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
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
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
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
與告　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
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
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
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
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

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
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
物價錢支一半與告　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
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
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
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
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
發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
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
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舡非明州市舶
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
官原減其發高麗舡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敕節文諸非杭明廣州
而輒發海商舶舡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
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
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舡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敕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
入舡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
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
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
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行回
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
公據而擅行或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
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
害事將　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
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舡入貢因此致前件商
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意今來不可不改
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敕施行不
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
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
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　聞乞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
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即
具諸州合用數目目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碩仍
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於
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
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
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
四日敕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
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之
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
備救濟候　敕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錄奏

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
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狀內止是
節略行下既奉　聖旨依奏即未審尚初並依臣所
奏係有司節略為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
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
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
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減裂須至再具
申明伏乞　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
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　勑知杭州兩浙西路
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
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報恐甚於去年伏
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
合如何準備救濟奉　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
半月本司令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斗
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
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

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
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
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
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
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
糴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以此爭
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
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
貴人飢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　仁聖
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

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
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斗只減十文亦須
坐失五萬餘貫而況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
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　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
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
絹上供則　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
常平收糴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
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
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唯　勑只

計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撿放賑救次第
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乏合行加
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 聖慈憐愍
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旱傷 朝旨截撥江西及
本路上供斛㪷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
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
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 聖旨令發運司撥上
供斛㪷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
熙寧六分之一然須特與用急廣有備米不勝
踊人見係拘本司今來尚會蘇湖常秀等州類
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撿放分數亦必加
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慮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
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
供斛㪷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
糧之闕伏望 聖慈憐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
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聞牒本路轉運提
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
饋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 聖明以一方生

靈爲心非爲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
此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
成然後盡數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 聖
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近准 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
相度準備來年救濟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
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
碩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
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㪷於正月以後便
行出糶平準在市米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
策今來遷差官吏開倉和糴便估米價立約專斗不
得乞覓亦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
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
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
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谷無米日就腐壞見今
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
災災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民米

價為小民日下之患又官本既責來年難為出糶若
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
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
畧具事實聞奏 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
鄰路擘畫斛㪷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
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
朝廷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二分之一却令將折斛
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
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於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
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

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飢殍為憂不細欲乞 聖慈
過為防慮特勑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
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
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樁管若今來春本路闕
常平米出糶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
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
上件米出糶即乾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
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
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 聞
伏候 勑旨

貼黄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
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
訴災傷詞狀致踐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
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踐死人多獨彰露耳若
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税分數即無由
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
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
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
民間有錢尚因無米餓死數十萬人況今民間
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

伏望 聖慈深為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
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
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
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輙具 朝廷至
仁寬減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
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 聖恩並
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

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
聖恩已許只納産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
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
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産富酒見欠者亦合依鹽
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據下不堪
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
民不住摧督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
今年四月九日 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
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
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尚書省取會到語處稱不曾

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
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待從常求勝己以
為報國恭惟
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
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
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
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赴策
廷中極論用兵利害 先帝覽而異之特援右班殿
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 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
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
推輓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去非聞乞試
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
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以微言輕不足
取信亦恐 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
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

三省執政考覽如臣所言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遺
才風曉士類亦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曰決
疑正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 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
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 聞奏內多雜常平以
備來年出糶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
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

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㪷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斬措兩三錢過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訪聞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綱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必若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㪷散與飢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低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糴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煩朝廷救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糴仍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若合淮浙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頗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糙米以備出糶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或以米貴而）（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雖有虧本而已若不行別爲他用雖名爲救民與士同利之賴有出入所費既相若以救饑民等）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依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

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依散亦未能盡濟飢民惟是開
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或
價出糶則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
請欲乞將常平米除恰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
餘並每斗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糴者每斗或二
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減價一處出
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
尚有剩數亦許樁積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
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
普得賤米實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費止

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僅八十餘萬石況自有條
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依散但依散之所及者狹不
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早賜
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
饑饉已成疾疫已作 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
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聞
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家賜
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
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敗竟罵賊不
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
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
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
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
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
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

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
陞遷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
朝廷推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
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勘會杭州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
泉其餘並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
遘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

因遠取汲而創始減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復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辦工凡相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博時臣為通判親見其事到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為甚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毀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竊聞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管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効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中明給還市易務納延錢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撲綃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一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分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 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彫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撲坊場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有貲貨卻來請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太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二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將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令不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

然例主管又勘會仵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敕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御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祖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域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

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　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録奏　聞伏候　敕旨（右奉聖旨宣令杭州答）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

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債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債錢年納一千二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債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

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盡爲
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倒皆
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猶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
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
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止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
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
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内臨安縣四千三
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
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
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

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
待臣言而墳廟荒毁行路嗟傷就使　朝廷特賜錢
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
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
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
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
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即修完經今十四
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毁使
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　聖慈特
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
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尋逐修本觀及杭越州諸
墳廟仍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
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
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黄如蒙　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
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
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别行支借
使用

東坡奏議卷第八

東坡奏議卷第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單鍔書附卷末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樁斛𣃁應副浙西諸郡接續
糶米劄子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 奏狀附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能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湖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陂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知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

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數故

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
舟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
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
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北志新河石門 左止之南則地皆斥鹵不積民下又自新河以北江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紀近江七萬以一 數十年之後江水轉徙河不堅又高自石門至以東出定山之此則地墾土皇又達細變爲處民田五 大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亦問民田之良者不瓜二千以嫌償之亦萬餘爲而已此二書更之今盤 司又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
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
則用竹大冗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
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
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
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
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一轉運使
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所凡福建
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
大無窮之利臣竊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
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浙江水有皇天
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赴償舍拯溺者
又見先帝以長蘆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

〔〕〔〕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
〔〕比〔〕比而二聖仁慈憫民如傷必捐十五萬緡
〔〕乎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聞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
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
料照貴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目若舉細度可以施行之乞問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
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
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
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
物施行臣竊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
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
望 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
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
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
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
浙江浮山之險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豈可平治
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聽虜不足取信只如
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險竊聞
亦已平治豈可一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
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恐潮水所衝齧

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效[illegible]
本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
遙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湖頭為西陵石磯
所射亚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
有缺壞隨即補完入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
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湖頭自龍山薄
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案堤
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
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
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
没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
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
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芥萁食之又為
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腹死並是臣親
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
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
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
人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
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
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
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
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
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
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充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
去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充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
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
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

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
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
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
錢收糴壹斗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
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為
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
之心中塗失望却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
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
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
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illegible]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

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又已指揮本路臣元奏乞
於發運司糴三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足
用分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所
充今年撥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
蒙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殍之勢極可憂
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遂患後人更
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
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充撥三
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
不收糴無可充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

萬石發日却令發運司於封樁一百萬貫錢賦令年
豐熟日收糴塡還若謂是不以臣言爲然待饑饉疾
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
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
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緣臣元
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
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
以拒塞朝旨顯亦不副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
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二千
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
旨一十四萬石而况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來
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日與蘇
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
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
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
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臣區區之誠未能
遂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
恐死罪臣昔於仁宗朝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
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
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
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
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
臣有素故仰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

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
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
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
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
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
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
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
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
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
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

東坡奏議九　　九

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
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
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
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
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
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
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
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
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
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

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
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
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
寡不勝眾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
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眾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
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
足以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
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
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
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遂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

東坡奏議九　　十

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
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
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
享，以嘗試朝廷，料得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
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
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擬論黃
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
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疾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
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
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

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illegible]
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
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
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
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
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
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
臺諫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

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
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
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
道以擬知黨人之衆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
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
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
獨立不回以犯衆怨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
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
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

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
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
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
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
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擲
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
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
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
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
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隕

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途忿怨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脩蓋上清儲祥宮將
欲了畢合用脩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淸宮元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曆中遭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失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淸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營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又緣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入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單鍔書附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郞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大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淸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淸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谼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無疑

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必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天聽非獨顧戀身命為保全之計實為朝廷惜此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怨仇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糾結黨與再三論奏必致聖聰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蠢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

中興所恨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
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
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
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
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
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
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

皆言屢有章疏言臣 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
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
織以無為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
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
若更少留必須搖撼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
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
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
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
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
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備燭萬一而

使汙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聞察
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
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棲於丘
墓舟筏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
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
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
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其人

辟窺柔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
為業百十為群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
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問今入浙無食不暇販鹽則
此等失業聚而為寇或得豪猾為之首帥則非復巡
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
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
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
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
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倶散則力必不[illegible]
中路斷絕大懼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illegible]

[illegible]協力一意專務糴米若糴不繼則市價再和人人
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益亦有限量矣
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糴三千
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
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
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 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
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
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
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
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

糴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腳
錢出賣及賣到米腳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
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
之類候出糴有餘方得施行似此措置雖是數目浩
瀚然止於糴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
糴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
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
出牓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
運司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郡糴米直至明
年七月終不惟妥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

[illegible]不以官米大至自然趨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
糴米五十萬石蒙 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
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
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斗七十
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
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
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
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
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
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
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崇
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
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
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尊遵彥甚宜其

妻而婦不悅遂彦出之妻既被出猶孝愛不衰臣竊以
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遂彦亦不再娶
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
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
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
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録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
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
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
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
所懷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
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
權要獲謗曖昧臣今來若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
之謗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
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
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
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
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保
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
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
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頼給事中封駮諫官
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
不顧一方生靈陷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
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
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
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
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并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俛俛

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
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
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
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
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
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
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
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
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云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遹往見君錫令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蠢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又因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鐫肺腑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兼能發議論辭超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轍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言此事衆

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新起力爭以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有正字令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詞君錫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遹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遹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專臣又語遹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遹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感悟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過當

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若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

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

決非山寺歸來聞好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錄進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數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鉤口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趨埴索塗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而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

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
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
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
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
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由分水銀林二瀆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
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五堰
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
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
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泄荊溪之水東入于
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
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
未嘗參究 小詳攷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
西五堰東一 震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
則咽喉也百瀆則胸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眾瀆
則絡脈眾竅也 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
歙九陽江 下入荊溪又東注震澤下又有吳
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為桎其

手縶其足 以木狀其口欲而不已腹漏而死
眾竅絕視者恬 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
諸瀆以泄 是猶決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
解其足縶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識何心哉然
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
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
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
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 欲具驗
之隤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
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眾水入震澤而歸于海蓋

震澤吐納眾水今納而不吐鍔嘗視熙寧八年時雖
大旱而運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
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於歲
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
與平地無異矣雖大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疏鑿時官
又無留意疏導者致此乎稍死百然寧八年迄今
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
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嘗是將
深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以
食利之民 濟是年大熟此百瀆之

一千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
有蠡河横亘荆溪東北達滆湖東南經署查溪皆泄
蠡所以溪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
遇大旱則淺澀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
入震澤其他港瀆湮塞其名不可縷舉矣吳江岸東
於吳松江震澤之附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
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
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
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横截江流五六十
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

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
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
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
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
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
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
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
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
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
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
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
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椿二條
各長二丈五尺椿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
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
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
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
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洪開茭蘆爲港走水仍
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
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

縣也其地勢自西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
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
堰瀆曰東西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犁溶港
曰蔣瀆口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
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官以泄衆水入運河
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
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
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
石硔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
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浮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

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已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點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點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鄉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親王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運西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剏運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世見函管之中，時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行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終亦河

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荊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西蠡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晉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己田，陰構胥吏，皆沮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尋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又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

飫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披
年之水十年無一熟投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
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逃
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
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𡾊
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
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其骸耶嘗得
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矣昔為高原今為
沮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熈寧閒檢正張諤分屬
吏殺丞劉懿相視蘇秀三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

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
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鍔謂懿曰地傾
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
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
則有時因東風駕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
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勢然倍其如此
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今乃有之
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
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
百川湍流緩慢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

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
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
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
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
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
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
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
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
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
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

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
之斗門石𥕐堤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
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
昔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
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霖
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
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
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
其工可畢所有劃橋疏通河瀆置斗門利便制度不
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

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韓載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壅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

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閩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鍔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道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

浸溢下道而不可施功矣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渠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覩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安亭于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

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擠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决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應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

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常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瀆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必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始於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從運河南通荊溪，初限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又失江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泄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荊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荊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

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必然之利害。大抵塘與堰為經，為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見，皆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從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安青龍安江亭，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多古者，凡如此也。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舟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單堰既不渡舟筏，而隔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

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擬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諸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又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

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親臨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　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書待草略不敢進上乞下有司討會

單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砌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今長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究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

圍塘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税自
是河道淤塞堰埭低損處務亦罷者十有一堰往來
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
水泛漲則圍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
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
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
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稍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
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
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審之
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尚則通

建平廣德比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塡以便商
旅舟舡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税如前之利此五堰
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
荊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
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
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
不可縷舉而槩可以遍究也難者曰舉復伍堰奈何
伍堰之側山水東下爭從堰無益也愕答曰由伍堰
而東注太湖則有宜歙池廣寧溧水之水苟後堰從
上之水不入於荊溪自餘小稠之水寧有幾邪此之

禾權十頃殺其六七耳雖若乃服

東坡奏議卷第九

東坡奏議卷第十

中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奨狀
乞賜光化寺額狀
薦宗室令時狀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

軾狀中右軾今看詳前件李宜德所陳利害一事云云
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濟
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
縣界以東江陂鎮以西地頃卑下之處雖爲開決溝
平地築岸沿汴河例不納眾流免致溝中滿溢壞處
之患所是田間橫貫溝港雨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
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
臨時啓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
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
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
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景從乃欲築岸如汴
河不納眾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
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欲擔擎欲乞於合該
縣鎮擇要去處創立津渡小三二艘積久少助堤岸
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
未見其可而義從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網小利所
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
寮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
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
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
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
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illegible]一旦欲
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illegible]人情騷動爲害
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illegible]積水
所致今來[illegible]可以閘排流
之患何不公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
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illegible]人戶
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成之後潁州水患自然衰減
又不消費錢公私開一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雖據
既狀依羅朝散等割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
萬貫石開溝之後又潁壽等三縣農民疑衆不
知凡幾千百頃又將廢[illegible]以[illegible]陂塘附會
羅朝散[illegible]必歸施行[illegible]領得上件
書司文[illegible]下從孫勸
會古陂[illegible]年月日三縣[illegible]
其事[illegible]
[illegible]利害狀[illegible]

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為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稍落則潁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塞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illegible]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為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輕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迎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潁州地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而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而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附會以興大役縱使起夫百萬徒費錢米至臣萬死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二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為可開曾肇陸佃朱勃以為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創言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

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帳後批國
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illegible]
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託所有逐
年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
吏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
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兩縣上三縣官
吏文狀稱羅適狀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
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
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

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審如何
見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
顯是全然疎謬[illegible]
[illegible]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
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黄堆
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
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
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
以此便定八丈溝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
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

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吏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黄
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
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
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
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過淮水
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
横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
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
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
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黄堆口至淮面直深十

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虚乃是適意
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
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
以意增損其它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
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
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涅溝兀溝之類皆可
以回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
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
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爲次[illegible]

江陵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
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為州城深
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
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
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
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
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
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陵安能奪
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
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

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
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
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據吏臣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創開六處
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
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
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梢樁土薄水淺地脉
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
填車水與切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
令慢平滿身漸深岸崖隨開則適所計料全未

足實數共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
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
節不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
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為陳項間田良水少而開
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勅已論之詳
矣伏望 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
詳即見八丈溝不可開導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
果決不開指揮以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
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
舡不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户妄生異議
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
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
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
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
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損人何緣
過得舟舡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售
其私意

奏淮南閘羅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
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傷稻
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
日到固始縣朱皋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
種不肯放過河參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當來勝內
只說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說欄截
稻種（今來不甘收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誤向春布種甲乞施行住寺滿耕來者）狀及
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縣并朱皋鎮
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斗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
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

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斗價例貴本州見闕
軍粮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斗行人楊信等
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信等供狀稱乃得淮南客
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浄般粳
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
會編敕諸興販斛斗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
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
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
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排上供粳米
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

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致使百姓驚疑各
欲藏稻斛斗不肯出糶致餓損人户爲害不少今來
淮南官吏又乘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
州及京西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痛賜指揮即人户
必致失所欲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淮西轉
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
販斛斗淮南並遍會轄下如條災傷地分不得違條
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發爲濟仍乞
速賜行下伏緣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
蘇軾狀奏臣近爲光州固始縣朱皋鎮巡欄違條禁
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又取
到行人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出立賞錢禁止米
斛過淮致本州收糴糧食不行及災傷民闕種城市闕
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行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
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勘會如條災傷地分不得違條
收五穀力勝稅錢仍乞令本州一面候淮南提轉
及光州固始縣朱皋鎮等處收行斛斗先從轉運司

並不回報依舊施行准米無錢官吏坐到本處
許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牓云如有糴買違法
四路米斛不滿一碩即勸白日任便搬載外有一碩
以上者一半者並仰地分捉搦收捕施行犯人
備賞錢一貫文一碩加賞錢一貫文若夜間過渡一
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碩加一貫其所捉到
米數却勾歸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糶餘依他人既
到其經歷地分內當人並力追勘若以此致奏
毅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陳縣百姓狀
伏為本處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北糴到納稅

又被家貲用米四碩被米事鎮立賞局不合過淮
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百姓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
界內今年為潁州不曾令人於本處糴米納稅依
家并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打訐逐州縣
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明敕條明出牓示禁約累
路旋糴即過處官吏亦未當似此肆行無忌之政須
至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
米價多是違條立賞閉糴致使人戶搬運之勞
凶年中緣親近赴官行此事致浙中飢死百餘萬人
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南兩路

刑既然收糴宜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戶豈
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牓示嚴刑重賞令人
捉搦勾攔收糴縣是強買人物為國斂怨無甚於此
況提刑司明知編敕違戾不得禁止販者斛斗
乃敢公出牓示立賞禁米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
絕其儀糴禁其布穀以至官戶本家立課亦不得般
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亦明
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
敕條貫不敢違監司專庚指揮代望　聖慈特賜早
為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

伏候　敕旨

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行按訪
知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門守把
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說淮西提刑司出牓立賞不許
米斛過淮北因此艱糴遂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壽
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麩雜馬
齒莧食之蓋緣淮南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
劫施功教家霍丘縣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

畝，發打劫掘冢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殺傷者，器仗甚備，每處贓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逋寇，敢立名號，與官吏鬥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群盜不止，流入潁州界，緣不能為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眾，如王中等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餓殍布路，盜賊群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妄言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則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斗，見管穀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細元糴價每斗計一百一十八文，有時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細元糴價每斗計七十二文，有時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細元糴價每斗計五十四文。有時上件三色並係元糴價高，雖依條豈賤出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無濟饑民，轉徙

災，所於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既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斗召募飢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賑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為工役；又緣常平斛斗本法元只用糶糴以準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有出無收，令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將而臣知杭州日，為見浙西饑饉全賴常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乞立法，常平錢米只許糶糴外，不得別用，然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斗，臣終不敢以賑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斗踊貴時出糶，以濟本州百姓。

一、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以檢坐前條貫，並減價出糶，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又探若實事，乞朝廷詳酌特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役，雖有成法，如今官剩息錢，候見令來下官

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
深爲可惜乞撿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
額斛斗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麥
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斗六十文菉豆二千一
百餘石估定每斗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
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斗
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兌糴除勘會本州軍
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糴上件封
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菉豆粟米豌豆可
以奏乞擘劃錢物盡充糴準備浙西流民一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
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充買
右臣伏望　聖慈愍念淮浙累歲見傷來年春夏必
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爲一扶老携幼今
現內理難斥逐若飢餓道路見饑荒民間被災疫
之害弱者既轉溝壑則強者必聚爲盜……
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充買前件小麥粟米豆
豌豆四色封樁斛斗飲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
齊如至時卻無流民自當封樁變賣錢數……折還

書押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
應辦若不寄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
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
反爲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
日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
司支等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淮壽等州災傷盜賊次第關得
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
州各有撿放戶數元未奏陳致　朝廷不信臣
言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
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爲至甚而臺官賈易等
猶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水未退高士
城門而知州黃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
以成風伏望　聖慈試採臣言過作準備則一
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
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惡盜尹遇白元
祐二三年閒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又……陳欽鄒立

尹榮尹遇等亦只聚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
是時新成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持處
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
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戶尹遇自稱大
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
畏懾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
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葉評董安三人
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
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
打劫皆用金貼峁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

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蔡近日壽州界內強
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
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與商量應和
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縣尉捕盜官吏
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
募人告首知得逐賊窟宂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
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
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
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宂離州界最遠
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

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
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騾一馬
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
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
而入尹遇驚起發弩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
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
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
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
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
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

根勘萬一或死刑配即須走回爲衆爲害竊甚以此
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
饑饉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
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三
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
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
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須
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部衆獲盜一半以上
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若逋討人數同躬親

決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宿姦老
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
獲既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
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
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
名即卻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
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尋捕尹
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卻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
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顧是該說不盡伏望
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

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
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討析毫釐
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　聖恩體念尹遇
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爲嘯聚群寇而直方儒者能捐
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　朝廷惜此恩
例恐今後妄有攀援爲害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
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
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流涕而行若萬一
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
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

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雖臣亦爲莫大之幸且
免後人攀例緣　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
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　朝廷未盡以臣言爲
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
捐軀奮激之狀故及二逆賊未死間奏乞可以優
與施行仍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入管四是
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
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
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　敕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
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
利真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
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
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
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
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
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

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賜父老之言今
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乏食無所投訴境內諸廟
不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即遣官賫香禱請
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
敕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奏乞者右謹具如前
欲望 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敕額如蒙開允
以光梵爲額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薦宗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
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

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
士皆周召毛原畢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
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
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
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
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
身不試神宗皇帝實憫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
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
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
蓋朝廷未有以大肄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

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
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
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
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
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
伏望 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
遠業以風動宗室勸于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
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
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東坡奏議卷第十